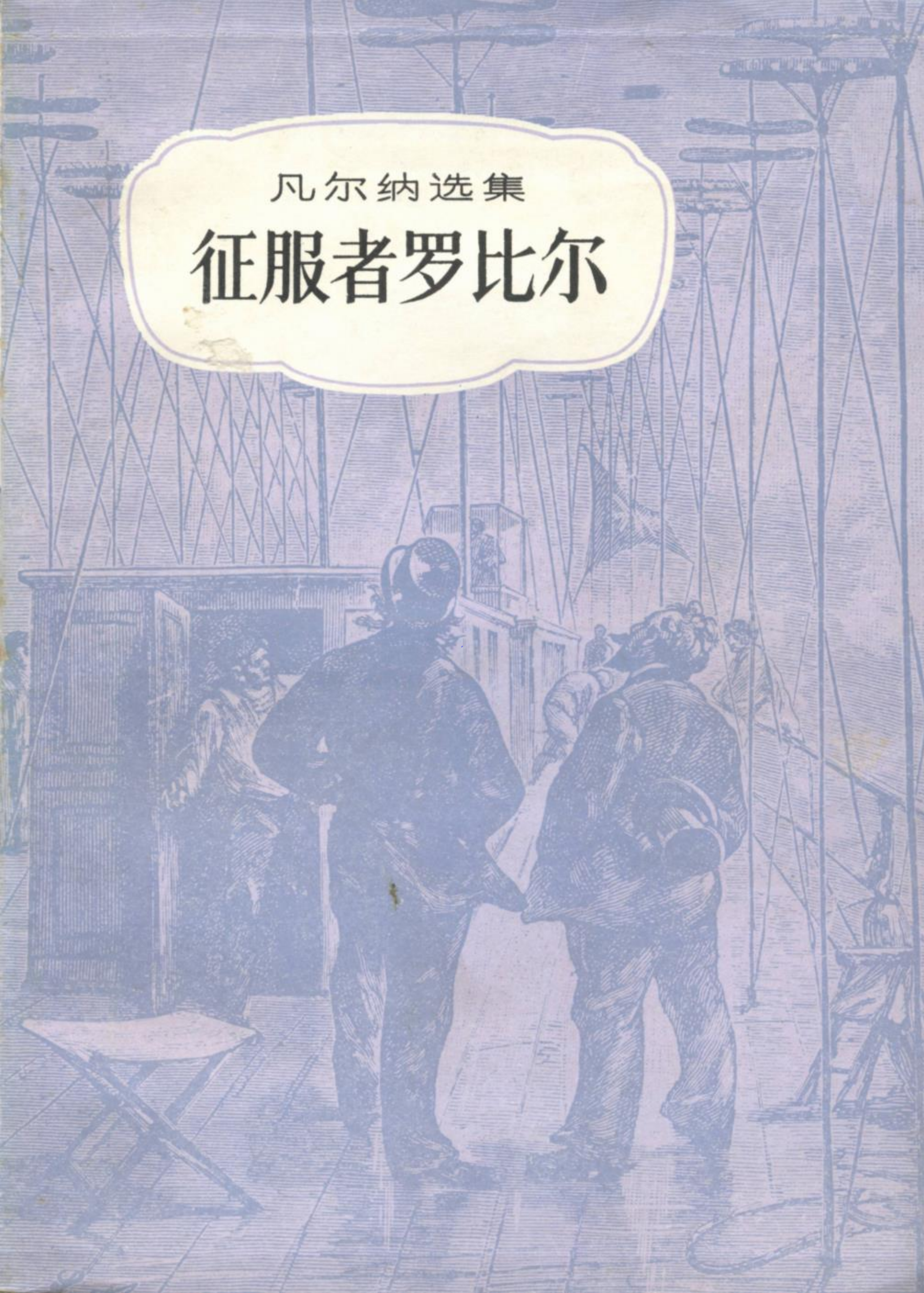
凡尔纳选集

征服者罗比尔



征服者罗比尔

儒勒·凡尔纳 著
何友齐 陶 涤 译
何友齐 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十九世纪后期，用比空气重的机器真正解决飞行问题仍是人们的一种设想。但是工程师罗比尔已经秘密制造了“信天翁号”飞行器，并驾机来到费城，郑重宣布：只有比空气重的机器才能真正征服空间。他把顽固的“比空气轻主义者”、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劫持”到飞行器上，带着他们做环球飞行，在同大自然的数次较量中充分显示了这种飞行器的巨大威力。最后，“比空气轻主义者”们的得意之作“前进号”飞艇与“信天翁号”相遇，不击自破，再次证明，只有罗比尔——未来科学的象征——和那些“信天翁号”才能完成征服空间的使命。

本书情节曲折、生动，幻想奇特、丰富，同时还介绍了各大洲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以及许多航空知识。但在对非洲、美洲等地的土著和黑人奴仆弗里科兰的描写中，流露出作者一定的种族偏见。

JULES VERNE
ROBUR-LE-CONQUÉRANT
LIBRAIRIE HACHETTE
PARIS，1922

目　次

一　在这章里，学识渊博的人和无知无识的人一样，全都感到莫名其妙……1
二　在这章里，韦尔顿学会的会员们争论不休，难以取得一致……12
三　在这章里，有个新人物，他无须旁人介绍，因为他作了自我介绍……25
四　在这章里，在谈及听差弗里科兰时，作者试图为月亮恢复名誉……36
五　在这章里，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一致同意暂释前嫌……46
六　这一章，工程师、技师和其他学者们也许还是不看为妙……58
七　在这章里，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仍然不愿信服……68
八　在这章里，可以看到罗比尔决定答复向他提出的那个重要问题……81
九　在这章里，“信天翁号”飞了将近一万公里，最后以惊人的一跃而告结束……95

十　在这章里，可以看到弗里科兰怎样以及为什么被拖在飞行器后面……111
十一　在这章里，普吕当大叔的怒火以速度的平方暴涨……126
十二　在这章里，工程师罗比尔积极行动，好象要夺取一次蒙第庸奖似的……136
十三　在这章里，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渡过了整个大洋，一点也没有晕船……151
十四　在这章里，“信天翁号”做的事可能是空前绝后的……164
十五　在这章里，发生了一些确实值得叙述的事情……180
十六　这章可能使读者因未见分晓而感到遗憾……194
十七　在这章里，我们倒退两个月，然后再从那里跃进九个月……203
十八　这章没有结局地结束了“信天翁号”真实的故事……217

一

在这章里，学识渊博的人和无知无识的人一样，全都感到莫名其妙

“砰！……砰！……”

两声枪响几乎同时发出。一头在五十米开外经过的母牛在脊梁骨上挨了一枪。然而它却与这场争执毫不相干。

两位对手谁也没有中弹。

这两位绅士是什么人？不得而知。不然，这也许是个让他们留名后世的机会。笔者只能说，两人中年纪较大的那位是个英国人，年纪较轻的则是个美国人。至于要指明那头无辜的反刍动物适才吃完它最后一丛青草的地点，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那是在尼亚加拉瀑布的右岸，在瀑布下游三英里[1]处那座沟通此岸的美国和彼岸的加拿大的悬索桥附近。

[1] 一英里合 1609 米。

这时那英国人向美国人走去，说道：

“我仍然认为那是《大英之治》①。”

“不！是《杨基歌》②！”那人反驳他道。

眼看一场争执又要爆发，有位决斗证人大概是为了牲口们的安全，便居间调停道：

“就算那是《之治歌》和《杨基大英》好了，我们还是吃饭去吧。”

众人皆大欢喜地接受了这种对于美国和大不列颠歌曲的调和折衷。那些美国人和英国人于是回到尼亚加拉瀑布的左岸，在两段瀑布之间的中立地带山羊岛③上的饭店共进午餐。既然他们面前已经摆上传统的煮鸡蛋、火腿、配上又鲜又辣的泡菜来提味的冷烤牛肉，还有源源不绝、连有名的尼亚加拉瀑布也会嫉妒的酽茶，我们就不去打扰他们了。况且我们在这个故事里也不大可能再遇到他们。

那么到底谁对呢？是那个英国人，还是那个美国人？这可不好说。不管怎样，这场决斗说明，约一个月以来，那个弄得大家神魂颠倒的难以解释的现象，已使新、旧大陆的人们着迷到了什么地步。奥维德曾说过这么一句赞颂人类的话：…Os sublime dedit cœ lumque tueri④。事实

---

① 英国歌曲。

② 美国流行歌曲。

③ 瀑布中一小岛，分瀑布为两段：左属加拿大，称马蹄瀑布；右属美国，称亚美利加瀑布。

④ 拉丁文：使人抬起脸来仰望天宇。奥维德（前43－约后17），古罗马诗人。

上，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人们还从未象现在这样看过天空呢。

就在前一天的夜间，有一支铜号奏出的乐曲在安大略湖与伊利湖之间的加拿大土地上空回荡。有些人听见是《杨基歌》，另一些人却听见是《大英之治》。那场以在山羊岛饭店共进午餐而告结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①]的争执便是由此引起的。也许到头来它既不是这首也不是那首代表各自国家的歌曲。不过有一点倒是谁也没有怀疑：这种奇怪的声音，怪就怪在它仿佛是从天而降的。

是否应当认为，这是一只天堂的号角，吹奏它的是个天使或者大天使？……或者不如说是些个快乐的气球飞行家在吹奏这种嘹亮的、名声女神[②]使用得那么出色的乐器？

不对！当时那里既没有气球，也没有气球旅行家。天空高处出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现象。关于这个现象，人们既无法了解其性质，也无从得知其来源。今天它在美洲上空，四十八小时后又在欧洲上空，再过八天，又到了亚洲，中国天朝的上空。这只一路号音嘹亮的铜号，不是最后审判日的号角又是什么？

因此地球上的所有国度——无论是王国，还是共和国——都焦虑不安起来。将这种情绪平息下去是至关重要的。假如你在家中听到一些奇怪的、难以解释的响动，难道

---

① 盎格鲁和撒克逊是古代日耳曼人中的两个部落集团，七至十世纪期间结合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近代常用来泛指英吉利人、苏格兰人以及他们在北美、澳大利亚、南非等地的移民。

② 法国寓意画中象征名声的人物，肋生双翼，口吹铜号。

你能不设法尽快弄明这种响动的原因吗？而假如调查毫无结果，你不就会丢弃你的房子搬进另一座房子吗？是啊，确实如此！不过现在，这房子就是我们的地球，我们根本无法离开地球住到月亮、火星、金星、木星或是太阳系的任何行星上去。因此，对在大气层里而不是在无垠的太空里所发生的这件事，就必须刨根究底。的确，没有空气，就没有声音。而既然有声音（总是那只号角!)，那就是说这个现象发生在大气层里；大气层的密度是渐高渐小的，但它在离地球表面二法里[①]的范围内没有变化。

当然啦，数以千计的报刊立即就抓住了这个问题，从各种角度加以探讨，予以澄清或搅混，报导着或真或假的消息，恐吓或安慰着它们的读者——这是为了扩大发行量——终于使已经神魂颠倒的人们更加如痴如狂了。这一来，政治一落千丈，不过生意倒并不因此更糟。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们向全世界所有的天文台求教。天文台如果不能答疑，那还有什么用处？如果那些能把一百万亿法里以外的星球分割成两部分、或者三部分的天文学家却不能辨识几公里范围以内的宇宙现象，那么天文学家还有什么用处?

由此可以想见，在这些美丽的夏夜里该有多少大大小小、单筒双筒、各式各样的望远镜对准天空，多少眼睛凑在各种强度、各种规格的望远镜的目镜上？那真是无从估计。大概少说也有几十万吧，比能用肉眼在苍穹上数出来的星

---

① 一法里约合 4 公里。

星多十倍、二十倍。连在地球上所有地点同时为人们所观察的日蚀月蚀，也从来没有过如此的盛况。

那些天文台作了回答，但很不充分。每个天文台都发表了见解，但各不相同。这就引起了在四月份的后几周和五月份的头几周里学术界爆发的一场内战。

巴黎天文台持保留态度，它的任何部门都没发表意见。数学天文室根本不屑观测；子午线观测室什么都没发现；物理观测室什么也没见着；大地测量室什么也没觉察；气象室什么也没瞥见；计算室什么也没看到。他们至少承认得都很坦率。蒙苏里天文台、圣摩尔地磁站也同样地坦率。经度局也同样地尊重真理。没说的，法国人就是坦率①。

外省的态度则更肯定一些。也许在五月六日至七日的夜间曾经出现过一种以电力为光源的亮光，持续了不过二十秒。在南部山峰，这种亮光曾在晚上九点与十点之间出现。在比依·德·多姆气象台，人们于半夜一点至二点之间见到这亮光；在普罗旺斯省的旺都峰，则是二点至三点；在尼斯，则是三点至四点；最后，在阿纳西、布尔歇和列曼之间的桑诺瓦-阿尔卑斯，则是在天色微明的时候见到这亮光的。

显而易见，对这些观测结果不能通盘否定。这种亮光曾在短短几小时内先后被不同的台站观察到过，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这种亮光或者是由穿过地球大气层的几个光源发出，或者（假定是同一个光源发出的话）就是由能以

---

① 在法语中，“法国人”和“坦率”词根相同。

每小时将近二百公里的速度移动的光源发出的。

可是在白天曾否有人在空中见过什么不寻常的东西?

从来没有。

那么至少那号角的声音有没有穿过大气层让人听见呢?

从日出到日落，那只铜号没有发出过一声呼唤。

在联合王国，人们莫衷一是。天文台之间不能取得一致看法。格林威治天文台和牛津天文台虽然都说“实际上什么也没有”，但却说不到一块去。

一个说：“这是视觉幻象。”

另一个却说：“这是听觉幻象。”

于是他们又争论起来。但不管怎样，这是幻象。

在柏林天文台和维也纳天文台，这种争论大有引起国际关系复杂化的危险。但俄国通过波尔科瓦天文台台长之口，向他们证明双方都有道理。这取决于他们以哪种观点来断定这个现象的本质，在理论上不可能的事，在实践中却是可能的。

在瑞士，阿彭策尔州、萨于提斯天文台、里吉高原、加布里地区、圣戈塔尔观测站、圣贝尔纳尔观测站、瑞利埃观测站、桑普隆观测站、苏黎世观测站、蒂罗尔、阿尔卑斯山区的松布利克观测站，都对这个谁也没见到过的事情持极端保留的态度——这倒是十分明智。

可是在意大利，维苏威气象站、设在从前的卡萨英格来斯的埃特纳观测站和卡沃峰的观察者们则毫不犹豫地断定这是种物质现象，因为他们曾见到它在某日白天象一团旋

涡状气体、某日夜间象一颗流星似的掠过。但他们也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事实上，这个奥秘已经开始使科学家们生厌了，但却仍然使那些卑微无知的人们着迷、恐惧。按照大自然的一条最明智的规律，这类人过去、现在、将来都在世界上占绝大多数。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们本来已经要不管此事了，然而在二十六至二十七日的夜间，在挪威芬马克的康托凯诺天文台、二十八至二十九日夜里，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伊斯弗若尔天文台，挪威人和瑞典人双方都一致同意下述事实：曾有一只巨鸟、一种空中怪物，在一种北极光似的光芒中出现。当时虽未能确定其结构，但至少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它曾象炸弹爆炸一样放出许多微粒。

在欧洲，人们很愿意相信芬马克和斯匹次卑尔根天文台的如上观察结果。不过这件事的不同寻常之处却在于瑞典人和挪威人竟能在某个问题上取得一致。

从巴西、秘鲁到拉普拉塔[①]，从西德尼、阿德莱德到墨尔本，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所有天文台都嘲笑这个所谓发现。而澳大利亚人的嘲笑是最具感染力的。

总之，只有一个气象台长对这个问题持肯定态度，尽管他对这个问题作出的解答会招致种种讽刺挖苦。那是个中国人，徐家汇天文台的台长。这个天文台设在一片宽广的平原上，离海不到十法里，视野开阔，空气澄净。

他说："很可能大家所说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航空器、

① 阿根廷东部港口城市。

一种飞行机器而已。”

这真是开玩笑！

然而，如果说在旧大陆争论已经十分激烈的话，那么可以想见，在新大陆——美国在这个大陆占最大部分——该是怎么个情景。

大家知道，美国佬做事从不拐弯抹角。他们总是一条道走到底，而那条道则往往直通目的地。因而美联邦的所有天文台都毫不迟疑地相互道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所以没有相互朝对方的脑袋扔望远镜，那只是因为等到要用望远镜时还得去找新望远镜的缘故。

在这个争论如此激烈的问题上，哥伦比亚特区的华盛顿天文台和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天文台同康涅狄格州的达特默思大学天文台和密执安州的昂·阿勃天文台相持不下。他们争论的题目并非被观察物体的性质，而是观察到那物体的精确时间，因为他们全都认为他们是在同夜、同时、同分、同秒见到它的，虽说这个神秘的运动物体的轨迹距离地平线并不高。然而康涅狄格州与密执安州、马萨诸塞州与哥伦比亚特区之间的距离相当大，以至可以说他们不可能同时观察到这个物体。

纽约州奥尔巴尼的达德利和军事学院的维斯特·布恩特公布了一份上述物体的赤经、赤纬坐标的记录，否定了他们的同行的意见。

但后来却发现这些观察者们弄错了，他们看到的是一颗穿过中层大气的小行星。因此这颗小行星不可能是大家所关注的那个物体。况且小行星又怎么能吹号呢？

讲起那个号角，大家都枉费心机地想把它嘹亮的号音贬为听力的错觉。但在这件事上耳朵并不比眼睛差。人们肯定看到了，也肯定听到了。在十二日至十三日夜间——那是个很黑的夜——谢菲尔德科技大学耶尔分校的观察者们记下了乐曲的一个短句，每个音符、每个拍子都和《出征歌》[①]完全相同。

“好极了！”于是那些爱讲笑话的人说道，“这分明是个法国空中乐队在演奏嘛！”

可是讲笑话不能算作回答。这是大西洋钢铁公司创办的波士顿天文台所指出的，这个天文台在天文学和气象学方面的意见已开始在学术界变得举足轻重。

这时辛辛那提天文台也加入进来，这个设在路考特峰上的天文台是在一八七〇年由于基古尔先生慷慨捐资而建立起来的，以双星测微技术而著称于世。它的台长郑重地宣称，确曾有个什么东西、有某种运动物体在相当接近的时间内出现于大气层的不同地点，但这个运动物体的性质、体积、速度、轨道，则无从断定。

就在这个时候，一家发行量极大的报纸——《纽约先驱报》，收到了一封匿名的读者来信：

“人们当未忘记，几年前，在美国俄勒冈州的南部地区，拉贝甘·德·拉格日那拉的两位继承人，弗朗斯维尔市的法籍博士萨拉然和斯塔勒斯塔特市的德籍工程师舒尔茨先生之间发生的竞争。

---

① 法国著名爱国歌曲。

“人们当亦未忘记，舒尔茨先生为了摧毁弗朗斯维尔而发射了一枚可怕的飞弹，这飞弹应命中并一举夷平该法裔城市。

“人们更未能忘记，这枚飞弹飞出巨型大炮的炮口时初速度未计算好，竟高出普通炮弹十六倍之多，达到一百五十法里的时速，以至再也不能坠回地面而成为一颗流星，它绕着地球运行并将永远运行下去。

“为什么那个不容否认其存在的天体不能是这枚飞弹呢？”

《纽约先驱报》的这位读者真是聪明之至！那么铜号呢？……舒尔茨先生的飞弹上可没有铜号啊！

因此，所有这些解释都什么也解释不了，所有这些观察者都观察得不好。

徐家汇天文台台长的假设倒一直未被否定。可这是一个中国人的意见！……

别以为旧大陆和新大陆的公众对此已经谈腻了。不！争论愈演愈烈，无法取得一致。不过，其间曾有过一段间歇。几天过去了，那东西——流星，或是别的什么玩艺儿——却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听见空中响起号声。难道那东西掉到地球上一个难以发现其踪迹的地方，比如说大海里去了吗？那它是埋在大西洋、太平洋，还是印度洋的深处？对此应当作何解释？

可是，从六月二日到九日发生了一系列新的情况，这些情况不是仅仅以一种宇宙现象的存在便能解释清楚的。

在那八天里，汉堡人在圣米歇尔塔的尖顶上，土耳其人在圣索菲清真寺的最高尖塔上，鲁昂人在他们大教堂钟楼的金属顶端，斯特拉斯堡人在蒙斯特谷的尽头，美国人在赫德森河口的自由神的头上以及波士顿市的华盛顿纪念碑顶，中国人在广州五百罗汉庙的屋顶，印度人在但殊尔庙的第十七层塔顶，圣皮埃特罗人在罗马圣彼得教堂的十字架上，英国人在伦敦圣保罗教堂的十字架上，埃及人在吉载大金字塔的尖角上，巴黎人在三百米高的 1889 年博览会铁塔[①]的避雷针上，都看见在这些难以攀登的顶巅飘扬着一面旗帜。

这面旗帜是一块黑色的薄纱，上面缀有星星，中央有一个金色的太阳。

① 即埃菲尔铁塔。

二

在这章里，韦尔顿学会的会员们争论不休，难以取得一致

“而只要有人说个不字！……”

“真的吗！……有必要时就会有人说！……”

“不管你怎么威胁！……”

“你说话得留点神，巴特·芬！”

“你自个儿留点神，普吕当大叔！”

“我主张，螺旋桨不应当安在尾部[①]！”

“同意！……同意！……”五十个嗓门齐声呼应。

“不对！……螺旋桨应当安在前部！”菲尔·埃文思叫道。

“在前面！”另外五十个嗓门不甘示弱地大声响应。

“我们永远不能意见一致！”

---

① 原文如此。

“永远！……永远！……”

“那么争论有什么用处呢？”

“这不是争论！……这是讨论！”

凡是听到整整一刻钟以来充塞会场的这些唇枪舌剑、指责谩骂的人，都不能相信这是讨论。

这个礼堂诚然是韦尔顿学会最大的礼堂。韦尔顿学会在所有的俱乐部里素享盛名，设在美利坚合众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沃尔纳特路。

而在这前一天，这个城市为选举一名点路灯的工人发生过游行示威、吵吵嚷嚷的集会和拳来脚往。由此产生的沸腾的情绪还未平息，也许这就是刚才韦尔顿学会的会员们表现得过分激动的原因。虽说那不过是“气球主义者”的一次普通会议，讨论的是一个在当时仍然激动人心的问题：气球的驾驭问题。

这事发生在美国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发展之快超过了纽约、芝加哥、辛辛那提和圣弗兰西斯科——一个既非港口又非煤矿、石油基地，既非制造业中心又非铁路枢纽的城市；一个比柏林、曼彻斯特、爱丁堡、利物浦、维也纳、彼得堡、都柏林还要大的城市；一个拥有能容纳下英国首都七大公园的公园的城市；一个目前拥有一百二十万人口、号称继伦敦、巴黎、纽约之后世界第四大都市的城市。

费城因其风格宏伟的建筑和举世无双的公共设施而几乎成为一座大理石城。新大陆最好的学校是吉林德学校，而这个学校就在费城。世界上最大的铁桥是飞架于舒依基尔河之上的铁桥，而这座铁桥就在费城。共济会最漂亮的

教堂是共济堂，而这个教堂就在费城。最后，航空事业的信徒们最大的俱乐部也设在费城。如果有人愿意在六月十二日这天晚上前去参观，也许能在其中得到某种乐趣。

在这个大礼堂里，在一位主席、一位秘书和一位司库的领导下，一百来名气球主义者，一律带着礼帽，激动、骚乱、指手画脚、高谈阔论、争吵不休。这些人根本不是职业的工程师，不，他们只是些气球爱好者，但这是些狂热的爱好者，尤其是那些想以“重于空气”的机器——飞行机器、飞船或其它什么东西——来取代气球的人的死对头。这些好汉可能会找到驾驭气球的办法，但无论如何，他们的主席却有点难以驾驭他们。

这位主席在费城是个知名人物，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普吕当大叔——普吕当是他的姓。至于大叔这个称呼，在美国是不会使人惊奇的，在那里，你没有侄子侄女照样可以当大叔。他们那里叫大叔，就象别处叫那些从来没有生儿育女的人老爹一样。

普吕当大叔是个可敬的人物，而且尽管姓普吕当，却以大胆闻名[①]。他极其富有，这没有任何坏处，即使是在美国。他既拥有尼亚加拉瀑布的大部分股票，又怎能不富呢?当时，布法罗市成立了一个旨在开发瀑布的工程公司。这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尼亚加拉瀑布每秒流量七千五百立方米，能产生七百万匹马力的能量。这股巨大的力量分配给方圆五百公里以内设立的工厂，每年能有十五亿法郎的

① 普吕当在法语中是谨慎的意思。

进益，其中一部分流进公司的钱柜、特别是普吕当大叔的口袋中。他又是单身汉，生活简单朴素。他唯一的仆人就是他的听差弗里科兰。那人可不怎么配得上这么位大胆的主人。世上就有这样的反常情况。

普吕当大叔既然有钱，自然就有朋友；但他也有对头，因为他是学会主席，在这些对头中就包括所有觊觎主席宝座的人。在最起劲地反对他的人里面，应当提一笔韦尔顿学会的秘书。

这个秘书就是菲尔·埃文思，他也非常富有，是沃尔顿钟表公司的老板。这家大表厂采用机械化生产，日产五百只机心，其质量足可与瑞士的头等货色媲美。要不是普吕当大叔，菲尔·埃文思本来可算是全美国、甚至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他和前者同样年届四十五岁；同样身强力壮，经得住任何摔打；同样不愿以独身生活的确实而牢靠的好处去换取婚后生活的难以预卜的幸福。这本是一对天生的知音，但他们却互相不理解。还要说明的是，这两个人个性极强，普吕当大叔是火爆脾气，菲尔·埃文思则藏而不露。

那么为什么菲尔·埃文思没有当上学会主席呢？他和普吕当大叔的票数不相上下。进行了二十次投票，每次都是谁也没有赢得多数。这种局面实在令人为难，而且能比两位候选人的寿命延续得还要长久。

于是学会的一个会员提出了一个裁决的办法。那人叫杰姆·西普，是韦尔顿学会的司库。杰姆·西普是个虔诚的素食主义者，或曰蔬食主义者，一个半婆罗门、半穆斯林，不食荤腥，不沾滴酒，赛过曾为这个纯属神经病患者们的宗

派争光的皮特曼、瓦尔德、戴维之辈。

在这件事上，杰姆·西普得到了另一位会员威廉·特·福布斯的支持。他是一家大厂的厂主，那家工厂用硫酸处理破布来制取葡萄糖——这样，旧衣服便可用来制糖了。这个威廉·特·福布斯是个四平八稳的人，是被叫做多尔的多萝丝小姐和被叫做玛特的玛尔莎小姐的父亲，这两个可爱的老小姐在费城的上流社会颇具影响。

杰姆·西普的这个得到威廉·特·福布斯和其他几个人支持的建议，是采用“中点”的办法来决定学会的主席。

实际上，这种选举方式可以应用于任何需要选举最称职的人的场合，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美国人已经考虑用这种方式来任命美国总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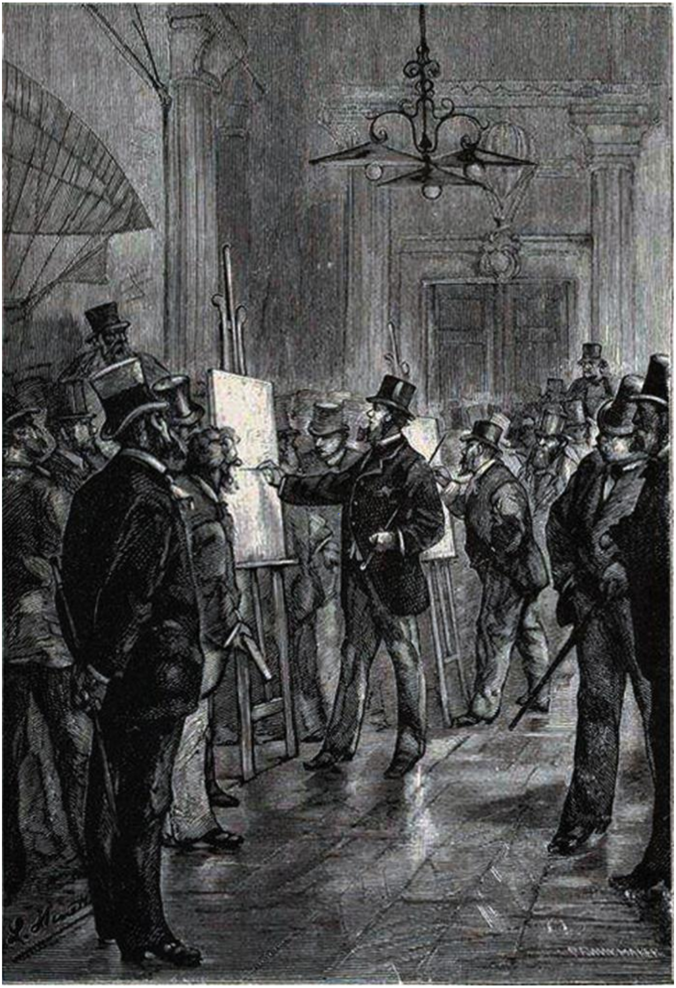
两张洁白无瑕的白纸各画上一条黑线，两条黑线长度严格相等，就象在进行三角测量时，确定第一个三角形的底边那么精确。然后，把纸贴在支架上，放在礼堂中央光线明暗相同的地方，两位竞争者各拿一枚细针同时向各自的白纸走去。两人里面谁能把针插得更接近黑线的中点，谁就能当选为韦尔顿学会的主席。

无需说明，这个动作应当一下子完成，没有标记，不能来回摸索，单凭目光准确，就象俗话说的:“眼中有数”,胜败就全靠这“一下子”了。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同时将针插了进去。然后，人们便进行测量，确定两个竞争者谁离中点最近。

真是奇迹！两人的动作是那么精确，简直量不出多大差别。那两根针虽然没有准确地插在正中，但两根针之间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同时将针插了进去。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同时将针插了进去。

也看不出什么差别来，似乎插得一模一样。

这下子与会的会员们大感为难了。

幸而其中有个叫特鲁克·米尔纳的会员坚持要用另一种刻度尺重新进行测量，这种尺的刻度是由佩罗先生的能将一毫米分成一千五百等份的测微机器确定、用金刚石碎片刻出来的。以这种尺子重新测量、并借助显微镜读出刻度以后，终于得出了如下结果：

普吕当大叔离中点不到一千五百分之六毫米，菲尔·埃文思不到一千五百分之九毫米。

就这样，菲尔·埃文思不过是韦尔顿学会的秘书，而普吕当大叔则被宣布当选为该会主席。

一千五百分之三毫米之差！菲尔·埃文思不需要其它理由而对普吕当大叔结怨了。这种怨恨虽然藏而不露，却依然十分强烈。

那时候，通过自十九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以来进行的一系列试验，飞艇[①]的问题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一八五二年亨利·吉法尔、一八七二年迪皮·德·罗姆、一八八三年蒂桑迪埃兄弟以及一八八四年克莱勃船长和勒纳尔船长的挂着装有螺旋桨推进器吊仓的长圆形气球都曾取得某些不容忽视的成就。然而这些飞行工具固然曾在比它们重的大气中斜顶着风、甚至逆着微风前进，并且回到原来的出发地点，从而真正地进行了“有方向飞行”，但这些成功的飞

---

① 一种轻于空气的飞行器。主要由气囊（内装氢气或氦气）、动力装置、舵面和吊仓组成。利用气囊的浮力上升；利用动力装置推进；利用舵面改变运动方向。

行都是在极端有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在高大宽广的有顶场地——非常成功！在平静的大气里——很好！遇到每秒五、六米的小风——还过得去！但总而言之，任何切合实用的东西都还没有取得。遭到磨坊风——每秒八米——这种飞行工具就几乎寸步难移了；遇到稍强的和风——每秒十米——它们就得倒退；遇到暴风雨——每秒二十五到三十米——它们就会象羽毛似的被风刮走；遇到飓风——每秒四十五米——也许就会粉身碎骨；而如果遇上每秒一百米的旋风，那就连影踪也找不到了。

因此这就很明白了：在克莱勃船长和勒纳尔船长的轰动一时的试验之后，飞艇的速度虽然有所提高，但终究只能抵挡微风而已。这就是直到那时为止这种空中机车仍无法实际应用的原因。

不管怎样，与驾驭气球，亦即使气球获得一个净速度的问题相比，发动机问题倒是进展得无比迅速。亨利·吉法尔的蒸汽机和迪皮·德·罗姆的人力发动机逐渐被电动机所取代。蒂桑迪埃兄弟的高能铬钾电池使气球速度达到了每秒四米，克莱勃船长和勒纳尔船长的十二马力的电动机使气球的平均速度达到每秒六米五十。

于是工程师和电气技师们便力求在发展电动机方面日益接近所谓“每一只表大的体积产生一马力”的夙愿。克莱勃船长和勒纳尔船长严守秘密的那种电池的功能渐渐被超过了，继他们之后的气球飞行家们使用的电动机，重量越来越小，马力越来越大。

这对于那些信奉飞艇之用途的信徒们确实有令人鼓舞

的地方。然而多少有识之士不赞成使用这种工具啊！的确，飞艇可以在空气中得到支撑，但它却从属于这个它所置身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它的推进器十分强大，它那极为招风的艇身又怎能顶得住哪怕是中等强度的风呢？

这个问题始终存在，但人们仍希望用大型机器来加以解决。

在发明家们的这场追求既有力又轻巧的发动机的角逐中，美国人是最为接近目标的。波士顿的一位直至当时为止还默默无闻的化学家运用一种新电池（这种电池的结构依然是个秘密）设计出来的电动机被买了下来。精心计算和精确标明的图表表明，以这种机器推动适当大小的螺旋桨便能获得每秒十八至二十米的速度。

真的，那样的话倒是很了不起！

“而且价格不贵！”普吕当大叔补充道，他一面接过手续齐备的收据，一面将十万美元纸币付给那发明家，作为购买发明权的代价。

韦尔顿学会立即行动起来。每当事关某项有实际用途的试验时，美国人总是慷慨解囊的。甚至不用成立股份公司，资金就纷至沓来。号召一发出，三十万美金——这相当于一百五十万法郎——就源源而来，堆积于学会的钱柜里。在美国最有名的气球飞行家哈里·乌·廷德的领导下开始制造飞艇。他曾成千次上过天，其中三次飞行使他名垂后世：一次他上升到一万二千米的高度，远远超过了盖·吕萨克、考克斯韦尔、赛维尔、克罗塞·斯皮奈利、蒂桑迪埃和格莱歇尔；另一次，他由纽约到圣弗兰西斯科横越美国，超过

纳达尔、戈达尔和其他许多人的飞行距离几百法里，甚至超过了约翰·怀斯——他曾经从圣路易斯到杰斐逊飞越一千一百五十英里；第三次，他从一千五百尺[①]的可怕高度摔下来，仅仅扭伤了右手腕。而皮拉特尔·德·罗济埃则没他幸运，只从七百尺的高度摔下来，就一下子摔死了。

当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人们已经可以这么说：韦尔顿学会的事情相当顺手。在费城的特纳工地，横着一只巨大的飞艇，在气球承受强大压力的时候，它的牢度将经受考验。这个气球在所有的气球中当得起庞然大物的称号。

确实，纳达尔的“巨人号”有多大容积呢？六千立方米。约翰·怀斯的气球有多大呢？二万立方米。一八七八年博览会上的吉法尔的气球呢？二万五千立方米，半径为十八米。若将这三个飞艇与韦尔顿学会的容积为四万立方米的飞行工具相比，就能理解，普吕当大叔和他的同事们是有点权利那么趾高气扬的。

这个气球不是用来探索最高大气层的，所以没有被命名为“Excelsior”[②]（这个形容词在美国公民中间非常吃香）。不！它就简简单单地叫做“Go a head”——这就是说：前进！——现在万事齐备，只须它以其操纵便利来证明它无愧于这个名字就行了。

当时，按照韦尔顿学会购得了发明权的那套系统而制造的电动机已近于完全竣工。可以预计，六星期内“前进

① 本书里的尺是指法国古尺，一尺合 325 毫米。

② 英语，意为更高者。

号”就将飞上天空了。

然而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并非所有技术难点都已解决。他们多次举行会议，不是为了讨论螺旋桨的形状或大小，而是螺旋桨应当象蒂桑迪埃兄弟那样安在飞艇后部，还是象克莱勃船长和勒纳尔船长那样装在飞艇前部。不消说，在讨论中两种方案的支持者之间甚至都动起武来。“前部派”和“后部派”的人数不相上下。理应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起关键作用的普吕当大叔、无疑是在比里当教授①的门下培养出来的普吕当大叔，此时竟发表不出意见来。

所以，没有办法统一意见，安装螺旋桨。这种情形也许会旷日持久地延续下去，除非政府出面干预。但是众所周知，在美国，政府并不喜欢插足私人事务，或是卷入与它无关的事情。这点它做得很对。

事情已发展到这种地步，连那天的会议也大有无法收场之虞，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在可怕的吵闹中收场：互相谩骂，由谩骂到动拳头，由动拳头到挥舞手杖，由挥舞手杖而至开枪……就在这节骨眼上，在八点三十七分，出现了一个插曲。

韦尔顿学会的看门人象位警官一样冷漠而泰然地穿过暴风骤雨般的会场走到主席座前，递上一张名片，然后站在一边恭候指示。

---

① 比里当（1300－1366），法国经院哲学家，以其对驴的论证而出名：有一头又饿又渴的驴，发现在距离它相等的两个地方分别有一捆草和一桶水，但它却因无法决定是先吃草还是先喝水而致死。人们常用“象比里当的驴一样”来形容在两者之间犹豫不决。

普吕当大叔拉响了汽笛，那是用来代替主席专用铃铛的，因为就连克里姆林宫的大钟也会嫌不够响了！……但喧哗声仍然有增无减。于是主席“脱帽”了。由于用了这样的极端措施，会场才多少安静了些。

“有个通知！”普吕当大叔打一个从不离身的鼻烟壶里吸了一大撮鼻烟后说道。

“说吧！说吧！”九十九条嗓子叫道——大家在这一点上取得了一致，真是难得。

“亲爱的同事们，有个陌生人，想进我们的会场。”

“绝对不行！”所有的人同声答道。

“他看来想对我们证明，谁相信气球能被驾驭，谁就是在相信最荒谬绝伦的乌托邦，”普吕当大叔又说。

一阵嗡嗡声迎接了这个宣言。

“让他进来！……让他进来！……”

“这个怪人叫什么名字？”俱乐部秘书菲尔·埃文思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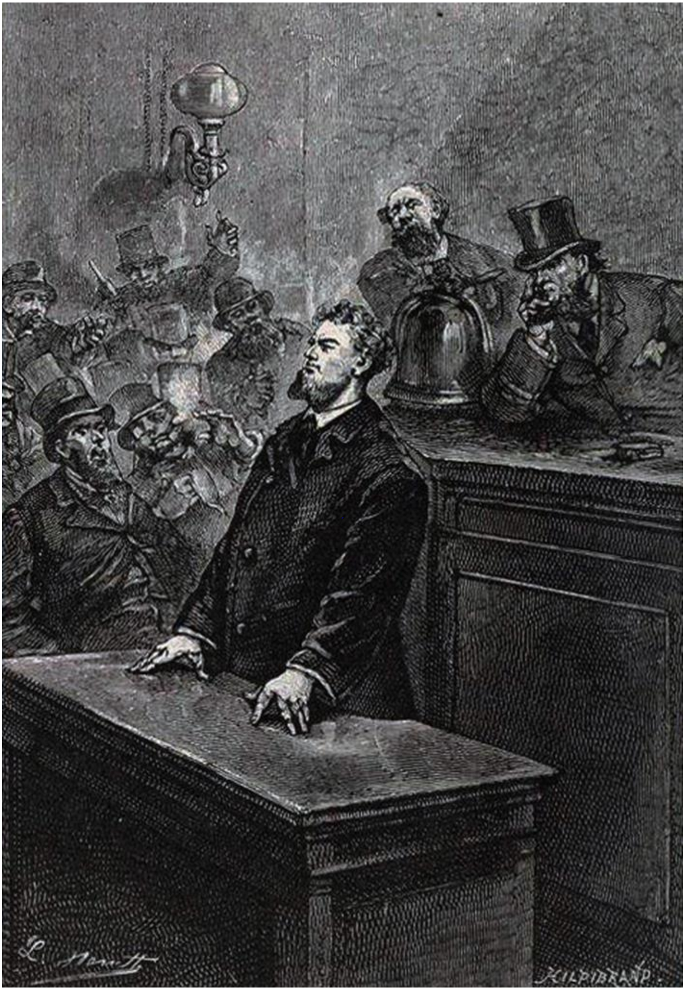
“罗比尔，”普吕当大叔说。

“罗比尔！……罗比尔！……罗比尔！”所有到会的人都怒吼起来。

韦尔顿学会对这个奇特的名字如此迅速地采取了一致的态度，是因为大家都想把过剩的火气发泄到叫这个名字的人身上去。

于是风暴平息了片刻——至少表面如此。在这样一个民族中间——这民族每月都以大发雷霆的方式向欧洲送去两三个风暴——风暴哪能平息下来呢？

“我叫罗比尔。”



“我叫罗比尔。”

三

在这章里，有个新人物，他无须旁人介绍，因为他作了自我介绍

“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们，我叫罗比尔，而且无愧于这个名字。我今年四十岁，但看上去还不到三十，铁打一样的筋骨，经得起任何考验的体魄，过人的膂力，还有即使在鸵鸟世界也堪称首屈一指的胃口。关于我的身体状况便大致如此了。”

大家都听着他说话。那些吵吵嚷嚷的人们起初被他出人意表、劈面而来的演讲弄得目瞪口呆。这人是个疯子，还是个骗子？不管他是什么，他的态度咄咄逼人而且令人折服。方才还风狂雨骤的会场如今却没有一丝风色，滔天巨澜变得风平浪静了。

况且罗比尔看上去确实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中等身材，身子呈几何形状——等腰梯形，梯形较长的那条底边就是肩膀，上面是一个由强壮的脖子连接起来的滚圆的大

脑袋。如果说“感情类似论”确有道理，那应该说这个脑袋象什么兽类的脑袋呢？象个公牛脑袋。但这是个长着聪明的面孔的公牛脑袋，上面有一双稍不如意就会发出白炽的光芒的眼睛，一对显得毅力过人、永远紧皱着的眉毛，象一丛铁丝般短而略鬈的、发出金属光泽的头发。此外还有象铁匠的风箱一样起伏着的宽阔的胸膛以及与身躯颇为相称的手臂、巴掌、腿和双足。

他没有髭须，也没有颊髯，只在下巴颏留着一把美国式的水手短胡子——这使人可以看见他颌部一定有着惊人力量的咀嚼肌。有人曾计算过——还有什么东西不曾计算过呢？——一只普通鳄鱼的颌部可以有四百大气压的力量，而大猎犬却只有一百个大气压。人们甚至还得出了这么个有趣的数字：每一克猎狗有八克的咬力，而每一克鳄鱼则有十二克咬力。这个罗比尔大概每克起码能有十克咬力，所以是介乎狗和鳄鱼之间的。

这个出色的人物是打哪儿来的？这可不好说。不管怎样，他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没有新英格兰[①]的杨基们所特有的拖腔。

他继续说道：

“尊敬的公民们，我精神方面的情况如下：在你们面前站着的是个精神毫不逊色于肉体的工程师。我天不怕、地不怕，人也不怕。我的意志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屈服过。

---

① 对原为英国殖民地的美国东北诸州的统称，包括康涅狄格州、缅因州、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罗得岛州和佛蒙特州。

如果我认定了一个目标，那么全美洲、全世界联合在一起也不能阻止我去达到这个目标。当我有一个想法时，我就要大家赞同而不能容忍异议。我之所以强调这些细节，尊敬的公民们，是因为必须让你们对我有较彻底的了解。你们也许会觉得我谈论自己过多？没关系！现在，你们在打断我之前先想一想吧，因为我来这里是要讲些也许不合你们胃口的事情的。”

会议厅前排开始发出激浪拍岸的声音——这是大海即将变得波涛汹涌的信号。

“讲吧，尊敬的陌生人，”普吕当大叔费力地克制着自己，只这么回答了一句。

罗比尔却并不在意听众的想法，照旧说了下去。

“是的！我知道！在经过一个世纪毫无结果的试验、徒劳无功的尝试之后，仍然有一些头脑不健全的人顽固地相信气球能被驾驭。他们以为可以把电动机或是其它什么发动机用到他们那些自命不凡的、在空气中阻力那么大的皮囊上去。他们自以为能象驾驭海上的船只一样驾驭气球。难道因为有那么几个发明家在晴朗或基本晴朗的日子里斜顶着风或是逆着一阵微风前进，就能使比空气轻的航空器变得切实可行吗？算了吧！你们这一百来人相信着你们的迷梦能够成为现实，将成千成万的美元丢到空中——倒是没有丢进水里，这真是强为其不可为！”

真有点奇怪，韦尔顿学会的会员们听到他这么说竟然没有作出反应。难道他们都变得又聋又哑又有耐心了？还是想克制自己，以便看这个大胆的反对派会走到什么地

步吗?

罗比尔又说:

“怎么，气球！……要得到一千克浮力就得用一立方米气体！想让一个气球凭借机器的力量来对抗风的力量？要知道推动一艘船舰的帆的大风就已不下四百匹马力了，在泰湾大桥事件中飓风的压强竟达到每平方米四百四十千克！气球！然而自然却从来没有创造过一个有这种构造的飞行动物，不管是长着翅膀的鸟类，还是某些长着肉膜的鱼类或哺乳动物……”

“哺乳动物？……”一个会员叫起来。

“是的！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蝙蝠是会飞的！难道打断我的话的人不知道这种飞禽是一种哺乳动物？难道他见到过炒蝙蝠蛋吗？”

这一来，那人只得把他的打断话头的本领暂且收了起来，而罗比尔则依旧口若悬河地说了下去:

“但这是不是说，人类应当放弃利用这个绝妙的交通条件，征服空气，改造旧世界的民风政习呢？绝对不是！正如人类已经借助船只，借助桨、帆、齿轮或螺旋桨成为海洋的主人一样，人类也将凭借比空气重的机器成为大气空间的主人。因为只有比空气重，才能比空气强。”

这下子会场可炸了起来。那些嘴巴就象枪筒炮口，对准罗比尔一齐吼叫起来。这不是在向气球主义者们挑战吗?这不是意味着“比空气轻”和“比空气重”两派之间又将重开战事吗?

罗比尔连眉头也不皱。他双手交叉在胸前，勇气十足

地等待会场重新归于平静。

普吕当大叔做了个手势，下令停火。

于是罗比尔又说："是啊，未来是属于飞行机器的。空气就是支持它的可靠桥梁。如果以每秒四十五米的速度向上喷射一股气流，这股气流就能托住一个人，只要他鞋底面积有八分之一平方米就行。而如果气流速度达到九十米，他就能在上面光着脚走路。当螺旋桨的叶片以这个速度排开空气时，也可得到同样的效果。"

罗比尔所说的，正是在他以前的所有飞行事业的拥护者们所说过的话。这些拥护者的工作终将缓慢但是可靠地导致问题的解决。传播这些如此简单明了的思想的荣誉应当属于德·蓬通·达梅库尔先生、德·拉朗代勒先生、纳达尔先生、德·吕济先生、德·卢夫里埃先生、利埃先生、贝莱吉克先生、莫罗先生、理查德兄弟、巴比内先生、若贝尔先生、迪·当普勒先生、萨利弗先生、珀诺先生、德·维勒纳弗先生、戈绍先生和塔坦先生、米歇尔·洛先生、爱迪生先生、普拉纳维尔涅先生以及其他许多人。这些思想几度被人摈弃，又几度重新提出，但它们终将有朝一日取得胜利。对于飞行事业的敌人，即那些认为飞鸟只需将体腔内的空气加热就能在空中停留的人，他们有没有迟迟不予作答呢？他们不是已经证明，一只五公斤重的老鹰，仅仅为了在空中停留就得要五十立方米的热空气吗？

这就是罗比尔在一片吵嚷声中以不可辩驳的逻辑所证明的。他把下面一段话作为结论向气球主义者们劈头盖脸地摔了过去：

“就凭你们的飞艇，你们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干不成、什么也不敢干！你们气球飞行家中最大胆的人约翰·怀斯虽已横越美洲大陆飞行一千二百英里，却不得不放弃飞越大西洋的计划！打那以后，你们在这条道路上就一步也前进不得。哪怕就是一小步！”

“先生，”这时主席按捺不住发话了，“您忘了我们不朽的富兰克林在第一个热空气气球出现时、在现代气球行将诞生的时刻所说的话：‘这还只是个婴孩，但他会长大成人的’。它确实长大成人了……”

“不，主席，不是长大成人！……而是发胖了……这并不是一回事！”

这是对韦尔顿学会的直接攻击，这个学会决定、支持、资助了制造一个硕大无朋的气球的工程。因此会场上马上此起彼伏地响起如下难以令人放心的建议：

“打倒不速之客！”

“把他扔下讲台！……”

“以便向他证明他比空气重！”

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但大家还只是说说而已，并未付诸行动。因此泰然自若的罗比尔还能叫道：

“进步绝不属于飞艇，气球主义者公民们，进步属于飞行机器。鸟类会飞，但它不是气球，而是机器！”

“是的，它会飞，但却是违反一切力学原理而飞的！”火气十足的巴特·芬嚷道。

“真的吗？”罗比尔耸耸肩膀答道。接着，他又说：

“人们研究了大大小小的能飞的生物的飞行后，这个简单的思想就占了上风：模仿大自然就行了，因为大自然从来不会弄错。在每分钟扇动翅膀不到十下的信天翁、每分钟扇动七十下翅膀的鹈鹕……”

“七十一下！”一个嘲讽的声音说。

“每秒振翅一百九十二下的蜜蜂……”

“一百九十三下！……”又有人嘲弄地叫道。

“三百三十下的普通苍蝇……”

“三百三十零半下！”

“和几百万下的蚊子之间……”

“不对！……几十亿下！”

罗比尔虽然一再被人打断，却仍不中断自己的论证。

“在这种种差异之间……”他又说。

“有一个伟人！”一个声音接上去说。

“……有着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的可能。当德·吕西先生发现鹿角锹甲这种仅重两克的飞虫竟能提起四百克，即比自身重二百倍的物体时，飞行的问题就已解决了。此外，业已证明，动物体积和重量越大，其翅膀面积就相对地越小。那以来，人们设想或制造了六十多种飞行机器……”

“一架也没飞起来！”学会秘书菲尔·埃文思叫道。

“飞起来了，或即将飞起来，”罗比尔不慌不忙地答道。“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名字命名这些机器，但不管它们叫什么，总之，将使人类成为天空主人的飞行器已经造出来了。”

“哦！又是螺旋桨！”菲尔·埃文思顶他道。“但据我所

知，鸟类却是没有螺旋桨的！……”

“有！”罗比尔答道。“正如珀诺先生所证明的，鸟类实际上就是个螺旋桨，其飞行是螺旋运动。因此，未来的推进器应当是螺旋桨……”

“这样的旁门左道，
圣爱利丝[1]啊，
请别让我们碰到！……”

有个与会者凑巧记住了哈罗德的《赞珀》里的这段曲调，这时便哼唱起来。

于是大家齐声重复着这个叠句，那种腔调简直能使这个法国作曲家的在天之灵听了发抖。

随后，当最后几个音节淹没在一阵可怕的喧嚣和嘲骂声中时，普吕当大叔抓住时机，乘这片刻的平静对罗比尔说道：

“陌生人公民，至此为止我们一直没有打断您的发言……”

看来对韦尔顿学会的主席来说，那些顶撞、那些叫嚷、那些瞎打岔的话都算不得打断，只不过是交换意见而已。

他又说道：“然而我要提醒您，飞行的理论已被宣判破产，并遭到美国和外国大多数工程师的唾弃。这种理论欠下的债，有萨拉冉·沃朗在康士坦丁堡的遇难，沃阿道尔在里

[1] 圣爱利丝（Sainte-Hélice），Hélice 意为螺旋桨，这里被拟为圣徒名字，表示嘲弄。

斯本的死亡，勒蒂尔在一八五二年和格鲁夫在一八六四年的丧生，这还不算我忘了名字的牺牲者，至少还有神话中的伊卡尔[①]……”

“这种理论并不比另一种理论更应受到非难，”罗比尔反唇相讥道，“那另一种理论的殉难者名单上包括加来的皮拉特尔·德·罗济埃、巴黎的布朗莎尔太太、掉到密执安湖里的唐纳森和格里姆伍德，还有西韦勒、克罗塞-斯皮内利、埃卢瓦，以及大家难以忘怀的其他许多人！”

这可真是所谓的“以牙还牙”！

“况且，你们的气球再完善也达不到可以实际应用的速度。你们得用十年来环游地球，而飞行机器只要八天就行了！”

这话又引起了整整三分钟的抗议和反对的喊声，直到菲尔·埃文思得以发言为止：

“飞行家先生，”他说，“您刚才夸耀了飞行的好处，您自己‘飞’过吗？”

“完全正确！”

“您征服了空气？”

“也许如此，先生！”

“征服者罗比尔万岁！”一个嘲弄的声音叫道。

“好吧，不错！征服者罗比尔，这个名字我接受了，我就

① 伊卡尔，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建筑师代达罗斯之子。他身上插着用羽毛和蜡制的双翼逃出克里特，由于忘记父亲的嘱咐飞近太阳，蜡翼遇热融化，坠海而死。

用这个名字，因为我有这个权利！”

“而我们也有怀疑的权利！”杰姆·西普嚷道。

“先生们，”罗比尔的眉头皱了起来，“当我严肃地前来讨论一件严肃的事情时，不能允许别人跟我唱反调，我倒很想请教方才打断我的人的尊姓大名……”

“我叫杰姆·西普……蔬食主义者……”

“杰姆·西普公民，”罗比尔答道，“我知道,蔬食主义者一般说来肠子比别人长——起码长一尺。这就不少了……请别逼得我把您的肠子拉得更长，先从您的耳朵开始……”

“滚出去！”

“滚到街上去！”

“把他大卸八块！”

“把他处以私刑！”

“把他拧成螺旋桨！……”

气球主义者们怒气冲天。他们站了起来，围住了讲台。罗比尔在手臂组成的麦束中间消失了，这些麦束象在暴风骤雨吹打下似的摇摆着。汽笛白白地向大会发出鸣号！那天晚上，费城的居民们大概会以为城里有整整一个街区着了火，倾舒依基尔河之水都难以扑灭呢。

突然，乱叫乱嚷的人群纷纷后退，罗比尔从口袋里抽出手来，向前面几排疯狂的人们伸出去。

他的双手戴着美国式的铁手扣，它们同时又是手枪，手指一动就能打响——袖珍连发手枪。

于是，趁着这些进攻者不但退却而且安静下来的时机，他说：

"的确如此，发现新大陆的不是亚美利克·维斯皮斯[①]，而是塞巴斯蒂安·卡博[②]。气球主义者公民们，你们不是美国人，而是一些卡博[③]……"

这当儿，响起了四、五声枪响。枪是朝空中放的，没伤着任何人。那工程师消失到硝烟之中，而等硝烟消散之后，他就不见影踪了。征服者罗比尔飞走了，仿佛是被某种飞行机器带上了天空。

---

① 亚美利克·维斯皮斯（1454－1512），意大利航海家，曾四次远征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德国地理学家瓦尔德西姆里耶（1470－1518）在他的《宇宙志》一书中，误把发现新大陆归功于维斯皮斯，从此美洲便以他的名字（Améric）命名。

② 塞巴斯蒂安·卡博（1476－1557），意大利籍航海家，和其父一起发现了纽芬兰岛，后又对南美洲的几条大河进行过勘测。

③ 卡博（cabo）是法语"拙劣的戏子"（cabotin）一词省去词尾后的读音，在这里是双关语。

四

在这章里，在谈及听差弗里科兰时，作者试图为月亮恢复名誉

当然，韦尔顿学会的会员们在经过风狂雨骤的讨论离开会场时，已经不止一次地使沃尔纳特路及邻近几条马路充满他们的喧嚷了。这一带的居民已经不止一次地、确有理由地抱怨过这些闹得家家户户不得安宁的吵吵嚷嚷、无尽无休的讨论。警察们也不得不屡屡出面干预，以保证行人过往通畅，这些行人多半对航空问题不感兴趣。不过在那天晚上之前，喧哗声还从来没有达到过那种程度，居民们的抱怨从来没那么有理，警察们的干预从来没那么必要。

然而韦尔顿学会的会员们是情有可原的：竟有人打上他们的门来了。有个同他们一样狂热的“比空气重”派对这些狂热的“比空气轻”派说了些极不中听的话。而当大家正要给予他应得的惩罚时，他却不见了。

这可不能善罢甘休！即使血管里流的不是美国人的血

液，也不能对这种侮辱漠然置之、不予惩治。亚美利克的后裔被称做卡博的子孙！这岂非莫大侮辱？而因为从历史上说，这种侮辱正中痛处，所以就更其不可原谅了。

于是韦尔顿学会的会员们成群结队地涌上沃尔纳特路的街头，涌向邻近几条马路，走遍了整个街区。他们甘冒日后因侵犯人权而付出赔偿的风险——在盎格鲁-萨克逊后裔的民族里，人权是极受尊重的——弄醒那些居民，强行进行搜查，白白地折腾、搜寻了一气。哪儿也不曾见到罗比尔。他无影无踪了。即使他坐着韦尔顿学会的气球“前进号”逃跑也不至于那么难找。他们搜索一通之后只得作罢，但在分手前都发誓要把搜索范围扩大到包括南北美洲在内的整个新大陆的所有地方。

将近十一点时，这个街区大体上又重新归于宁静，费城又将重新进入甜蜜的梦乡——大凡有福气不成为工业城的市镇都有这种令人羡慕的特权。学会的会员诸君都只想回家了。仅以其中最显赫的几位会员为例：威廉·特·福布斯朝他的以破布为原料的大糖厂走去，在那里，多尔小姐和玛特小姐早已替他准备好加了自己出产的葡萄糖的夜茶。特鲁克·米尔纳走上通往自己在偏僻郊镇的工厂的路，那厂子的鼓风机日夜喘着粗气。那位被当众说成肚肠比别人长一尺的司库杰姆·西普，则回自己的饭厅，他的蔬菜做成的夜宵正等着他呢。

在最重要的气球主义者中，有两人——只有两人——看来还不想这么早就回住处。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一场更加尖刻的谈话。这两个人就是势不两立的普吕当大叔

和菲尔·埃文思，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

听差弗里科兰则在学会门口等着主人。后者一出来，他便紧跟在身后，但对那两位同事所争论的题目却毫不理会。

用“谈话”这个字眼来表达学会主席和秘书的共同行动，不过是种委婉的说法。其实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原因则在于他们由来已久的竞争。

“不，先生，不！”菲尔·埃文思一再说道。“我如果有幸担任韦尔顿学会主席，那么永远，永远也不会发生这种丑事。”

“那么您如果有这种荣幸担任主席的话，将怎么行事呢？”普吕当大叔问。

“我会不等他张开嘴巴就把这个侮辱大家的人的话头打断。”

“我觉得，只有等人讲了话才能打断话头。”

“在美国可不是这样，先生，在美国可不是这样！”

这两个人一面互相回敬尖酸多于甜蜜的话，一面穿街越巷，离自己的住处越来越远。他们走过一个又一个街区，以致得绕一大圈路才能回到家里。

弗里科兰一直跟着他们，但他看到主人走到了这荒僻的所在却放心不下。听差弗里科兰可不喜欢这些地方，尤其是在夜半时分。的确，夜色很浓了，而一弯新月还只刚刚开始它那“二十八天的工作日”。

因此弗里科兰便向左右张望着，看是否有可疑的人影在窥伺他们。果然，他觉得有五、六个彪形大汉似乎一直对

他们紧盯不舍。

弗里科兰本能地向主人靠拢一点，但他怎么也不敢打断他们的谈话，否则他们会迁怒于他的。

总之，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纯粹出自偶然地、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费尔蒙公园。他们在激烈的争论中从那著名的大铁桥上走过了舒依基尔河，只遇到几个晚归的行人。最后他们来到一片开阔地带，那里有的地方是宽广的草地，有的地方则嘉木成荫，使这个公园成为世界上一个独一无二的去处。

到了那里，听差弗里科兰更加心惊肉跳起来，尤其是那五、六个人影也随着他过了舒依基尔河大桥。因而他的瞳孔扩大到了虹膜的边缘，而身子却越缩越小，仿佛他有软体动物和某些节肢动物所特有的收缩能力一样。

这是因为，听差弗里科兰是个地地道道的胆小鬼。

这是一个真正的南卡罗莱纳州[①]黑人，长着个蠢笨的脑袋和一个孱弱瘦小的身子。他刚好二十一岁，这就是说，从来没当过奴隶，连在襁褓中也没当过，但他却并不因此而有出息些。他装腔作势、又馋又懒，尤其胆小得出奇。他给普吕当大叔当了三年听差，就有一百次险些被撵走。留他下来只是因为怕找到一个比他更糟的而已。然而他既然被卷进一个总是准备进行冒险事业的主人的生活中，那就要随时准备应付无数严重考验他的老鼠胆子的机会。不过这也有些补偿：人家倒是不太挑剔他嘴馋，更不挑剔他懒惰。

① 美国东部的一个州。

哎呀，听差弗里科兰，你要是能未卜先知的话！……

而且，弗里科兰为什么不留在波士顿，替一个叫斯内福的人家当差呢？这家人本来打算去瑞士旅行，却由于那里有塌方而临时打消了主意。难道对弗里科兰最合适的不就是这种人家，而不是普吕当大叔那样的胆大包天的人家吗？

不管是什么缘故，他在这里呆了下来，而他的主人甚至也终于习惯了他的毛病。此外他也有个长处：虽然他出身黑奴，讲话却不象黑奴——这并非小事，因为再也没有比那种滥用主有代词和动词不定式的可恶而莫名其妙的语言更令人讨厌的了。

总之，弗里科兰是个胆小鬼，那是铁证如山了。他就如人们所说的，“象月亮一般胆小”。

说起这个，如果对这种给金发的费贝[①]、温柔的塞莱娜[②]、阿波罗[③]的纯洁的妹子所作的侮辱性比喻提出抗议，是再有理由不过的。人们有什么权利指责这颗卫星怯懦呢？她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正面直视着地球，从未背过脸去。不管怎样，在这个时候（马上就到午夜了），那“苍白的、备受诬蔑的”一钩新月已经西沉，开始消失到公园高高的枝梢后面去了。月光透过树枝在地面投下一些碎影，使树林的下部显得不那么黑暗。

这使弗里科兰得以更好地用目光搜索周围。

---

① 即阿耳忒弥斯，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

② 希腊神话中的月神。

③ 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耳忒弥斯的孪生兄弟。

“啊哟！他们一直在那儿，这些坏蛋！不但在那儿，而且越来越近了。”

他沉不住气了，于是走近主人说：

“主人大叔。”

他就是这么叫他主人的，而韦尔顿学会的主席也就是要他这么叫的。

此时两位对头的争执正达到了顶点。由于他们双方都叫对方到一边儿呆着去，弗里科兰当然也就被打发到一边儿呆着去了。

他们这样一面说话一面互相瞪眼，普吕当大叔穿过费尔蒙公园空无一人的草地，越走离舒依基尔河和那座铁桥越远，他们回城就得走那座桥。

三个人到了一片高大的用材林中间，树木的梢顶沐浴在最后一道月光下。林子边上是一块宽阔的林中空地。那是个宽广的椭圆形场地，是进行赛马、竞技的绝妙场所。没有一处凹凸妨碍在其中纵马；没有一丛树木遮挡围在十来公里长的圆形跑道上的观众的视线。

然而，如果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不是那么全神贯注于他们的争执，如果他们稍为留心看看四周，他们就会发现这块空地与平时的不同之处了。那是前一天晚上刚建起来的面粉厂吗？真的，看到那一大片风车磨坊，那些停着不转、在若明若暗中张牙舞爪的风车翼子，谁不会说那是个面粉厂呢？

可是不管是韦尔顿学会的主席还是秘书，却都没有发现费尔蒙公园里景色的奇怪变化。弗里科兰也什么都没看

到，他只觉得那几个在他们周围逛来逛去的人越走越近、越靠越紧，就象要干坏事一样。他怕得抽起筋来，四肢瘫软，毛发直竖——总之恐惧到极点了。

然而他虽然膝盖发软，却还剩得有一点力气最后一次叫道：“主人大叔！……主人大叔！”

“哎！你到底有什么事？”普吕当大叔应道。

也许菲尔·埃文思和普吕当大叔两人倒不反对揍这倒霉的仆人一顿来发泄怒气，可是他们没来得及这么办，那仆人也没来得及回答他们。

随着林子里一声口哨，空地中央顿时亮起一颗电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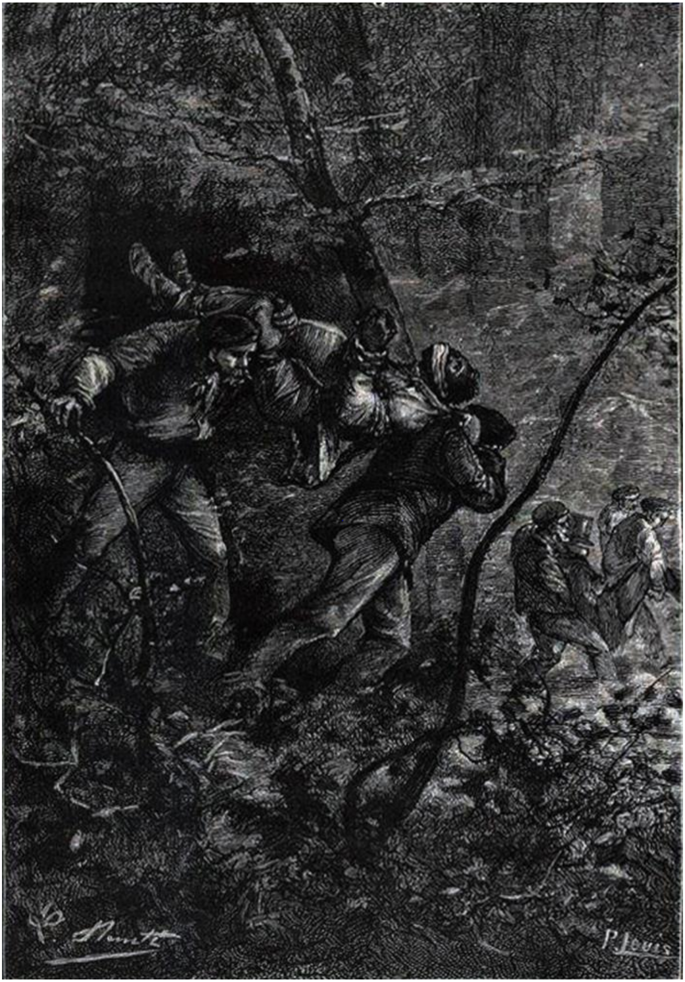
这无疑是一种信号！既是信号，那就是说进行某种暴力行动的时刻到了。

说时迟，那时快，六条汉子从那用材林里蹦了出来，两个扑向普吕当大叔，两个扑向菲尔·埃文思，两个扑向跟班弗里科兰。最后这两个人显然是多此一举，那黑人早已没有还手之力了。

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虽然遭到突然袭击，却还想进行抵抗。但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进行抵抗。几秒钟内，他们就被堵上嘴巴喊不出声音、蒙住眼睛看不见东西了。他们被人按着捆住手脚，迅速地抬过林间空地。他们会怎么想呢？不是遇上了专在树林深处掳掠晚归行人的无法无天的歹徒，那还能是什么人？然而根本不是如此。那些人连他们的身子也不搜，虽说普吕当大叔总是习惯地随身带着几千美元的纸币。

总之，这场袭击一分钟过后，普吕当大叔、菲尔·埃文

他们被抬过林间空地。



他们被抬过林间空地。

思和弗里科兰感到自己被人放在一种什么地板上，而不是空地的草地上，他们身子的重量压得地板吱嘎作响，那些袭击者之间却并未交换过一句话。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地躺在那里。一扇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然后，锁舌在铁锁横头里刺耳地响了一声，告诉他们已经成为俘虏了。

一种持续不断的声音响了起来，象是有什么在震颤，呼噜噜地作响，无休止地延续着；而除了这声音，在这个如此宁静的夜晚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第二天，整个费城真可谓群情激动！一大早人们就都知道了前一天晚上在韦尔顿学会的会议上发生的事：一个神秘人物、某个名叫罗比尔——征服者罗比尔！——的工程师的出现，他的似乎想同气球主义者展开的斗争，以及他的难以解释的消失。

而当全城得知学会的主席和秘书也在六月十二至十三日夜间失踪的时候，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大家在城里城外进行了多少搜寻啊！结果是一无所获。费城的报纸、随后是宾夕法尼亚的报纸、随后是全美国的报纸都抓住这个事件，众说纷纭地加以解释，却没有一种说法真实可信。许多广告和招贴许下了大笔的赏格，不但许给能够找到可敬的失踪者的人，而且同样许给任何能为寻找他们提供线索的人。这一切同样毫无结果。就是大地张开口子将他们吞了下去，也不能比这样从地球表面消失得更彻底了。

据此，官方的报纸要求大量增加警察编制，因为这一类

谋害行为还会危及美国最优秀的公民——这当然说得有理……

反对派的报纸则要求将这批警方人员作为废物予以遣散，因为竟然发生了这样的谋害行为，而且又找不到作案的人——他们也许也没说错。

总而言之，警方在这个最好的，但不是、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社会里还是依然故我，而且将永远如此。

五

在这章里，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一致同意暂释前嫌

眼睛上扎着布条，嘴巴里堵着东西，手腕、脚踝捆着绳子，不能看、不能说、也不能动。这可不会使普吕当大叔、菲尔·埃文思和听差弗里科兰的境遇变得更好受些。况且他们对于谁是这种绑架的主使者、他们被这样象扔在行李车里的邮政包裹似的丢在什么地方都毫无所知。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什么命运等待着自己，连最有耐性的羔羊也会发怒的，而大家知道，韦尔顿学会的会员们恰恰不是善于忍耐的羔羊。由于普吕当大叔性情暴躁，人们很容易想见他当时的情景。

无论如何，他和菲尔·埃文思总该想到他们很难在第二天晚上去学会的办公室了。

至于弗里科兰，他合着眼睛、闭着嘴巴，什么也不可能想，早已半死不活了。

整整一个小时里，囚徒们的境遇没有变化。没人来看他们，也没人来恢复他们的行动和说话的自由，而他们是那么需要这种自由。他们只能发出窒息般的叹气，透过塞口物“唉”上几声，象离开养鱼池失去知觉的鲤鱼一样扭动几下身子。不难理解，这里面意味着何等无言的愤怒和强压下去的（或不如说被绳索捆绑住的）火气啊。在进行了这样徒劳的努力之后，他们安静了一会。他们既失去了视觉，于是就竭力通过听觉来获得关于这个令人不安的事态的某些线索。但是他们白费气力了，除了那无休无止的、难以解释的、象是把他们包围在一种震颤的空气中的呼噜噜的声音外，再也听不出其它声音来。

然而这时却发生了这样的事：菲尔·埃文思冷静地干着，终于弄松了捆住他手腕的绳索。然后，渐渐地，绳扣解开了，手指一个一个地滑脱出来，他的手又象平时一样活动自如了。

使劲摩擦后，被捆绑住而受到阻碍的血液循环又恢复了。又过了一会儿，菲尔·埃文思解开蒙住眼睛的带子、掏出塞住嘴巴的东西，用他那把小猎刀的锋利刀刃割断了绳索。一个不在口袋里随时带着小猎刀的美国人不能算是真正的美国人。

不过，如果说菲尔·埃文思可以活动和说话了，那么他所获得的全部好处也就不过如此而已。他的眼睛并不能有效地观察——至少此刻还不能。房间里漆黑一团。但从壁上六、七尺高的地方开着的枪眼似的窗洞那里，却透进来一点光亮。

正如大家所想到的，菲尔·埃文思没有片刻迟疑便给他的对头松了绑。他的小猎刀只几下就割断了捆住普吕当大叔手脚的绳结。气得快要发疯的普吕当大叔立即站起身来，扯掉蒙着眼睛的带子和堵住嘴巴的东西，然后用透不过气来的声音说道：

“谢谢！”

“不！……不用谢，”那一位答道。

“是菲尔·埃文思吗？”

“你是普吕当大叔？……”

“在这个地方，再也无所谓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了！”

“你说得对，”菲尔·埃文思答道。“现在只有两个人要对第三个人报复，这个人的谋害行为应予严厉的报复。而这个人……”

“就是罗比尔！……”

“就是罗比尔！”

两位过去的竞争对手在这点上意见完全一致。对此用不着担心会有任何争执。

“那么你的听差呢？”菲尔·埃文思指着象海豹一样喘着气的弗里科兰说，“也该给他松一松绑吧？”

“先别忙，”普吕当大叔说，“我们会被他的诉苦烦死，而我们除了训他还有别的事要干呢！”

“什么事，普吕当大叔？”

“逃跑，如果有可能的话。”

“就是不可能也跑。”

“说得对，菲尔·埃文思，就是不可能也跑。”

至于这个绑架是否应当算在怪人罗比尔的帐上，那是主席和他的同人的脑子里一刻也不曾怀疑过的。的确，如果是那些一般的、货真价实的强盗，那就会在夺去他们的怀表、珠宝、大钱包、小钱包之后，给他们胸口好生插上一刀，把他们扔进舒依基尔河底，而不是把他们关在……关在什么里面？——这确实是在进行有几分把握的逃跑准备之前必须弄明白的重大问题。

“菲尔·埃文思，”普吕当大叔又说，“我们开会出来后，本该小心一点，而不该交换那些无法收回的唇枪舌剑。如果我们留在费城的街道上，这事根本就不会发生。这个罗比尔显然料到了将在俱乐部发生什么事情，他预见到他的挑衅态度会激起大伙儿的怒火，事先就在门口布置了他的几名歹徒做他帮手。当我们离开沃尔纳特路时，这伙打手一直盯梢、尾随着我们，而当他们看到我们不慎走进费尔蒙公园的林荫道时，他们就胜券在握了。”

“是的，”菲尔·埃文思说，“我们没有直接回家肯定是大错而特错了。”

“不对的事总是错的，”普吕当大叔答道。

这时，从小屋最暗的角落里传来一声长叹。

“这是什么？”菲尔·埃文思问道。

“没什么！……是弗里科兰在做梦。”

普吕当大叔又说：

“从我们在离林间空地几步远的地方被人绑走，到被人扔在这个囚室里，其间不过两分钟。所以，这些人显然没把

我们弄出费尔蒙公园去。”

“如果他们把我们弄出了公园的话，我们应该能觉察出转移的运动的。”

“对，”普吕当大叔答道。“因此，毫无疑义我们是被关在一辆车子的车厢里——也许是西部草原的那种长长的货车，或者是江湖艺人的大车……”

“那是明摆着的！如果这是艘停在舒依基尔河边的船只，那就应当能从水流造成的船舷的左右摇晃辨认出来。”

“对，对极了！”普吕当大叔连声说。“我想，既然我们还在林间空地，那就是千载难逢的逃跑的良机，以后我们还可以找到这个罗比尔……”

“并且让他对侵犯两个美利坚合众国公民之自由的行为付出代价！”

“高昂的代价……非常高昂的代价！”

“但这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哪国人？……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

“是个无赖，这就够了，”普吕当大叔说。“现在，让我们行动吧！”

两人伸出双手，摊开手指，在小房间的壁上摸来摸去，寻找接头或是裂缝。什么也没有。在门上也是什么也没有。门关得严严实实，锁也撬不动。看来得挖个洞，从洞里逃出去。问题是小猎刀能否挖得动墙壁，刀刃会不会变钝或是挖断。

“可是这不停的嗡嗡声是打哪儿来的呢？”菲尔·埃文思问道，他对这种连续不断的呼噜噜的声音感到十分迷惑

不解。

“大概是风吧？”普吕当大叔答道。

“风？……我觉得今晚直到半夜都是绝对安静的呢……”

“这是明摆着的，菲尔·埃文思。如果不是风，你说是什么呢？”

菲尔·埃文思抽出刀子，想去挖门旁边的墙壁。假如门只是上着插销，或者钥匙还留在锁眼上的话，也许只要挖一个洞就能从外面把门打开了。

他干了几分钟，除了把刀子弄得缺口断尖，变成一把千齿锯以外，没有任何结果。

“弄不动吗，菲尔·埃文思？”

“弄不动。”

“我们会不会呆在一间铁板舱房里了？”

“完全不是，普吕当大叔。你敲敲这些墙壁，根本就不是金属的响声。”

“那么是铁木的罗？”

“非铁非木！”

“那是什么呢？”

“说不上来，但总之是一种连钢刀也划不动的物质。”

普吕当大叔勃然大怒，咒骂着，用脚使劲顿着地板，手里扼住想象中的罗比尔的脖子。

“冷静些，普吕当大叔，”菲尔·埃文思对他说，“冷静些！你也来试试吧。”

普吕当大叔也试了试，可是他那把小猎刀的锋利的刀

刃连一道印子也划不出来，更别说把墙壁挖穿了，那墙壁真象是水晶做就的一样。

因此，就算打开门以后真能逃走，现在也没法逃了。

暂时只得听天由命了，这可不对美国佬的脾气。而完全听候偶然性做出安排，这也是具有高度实践精神的人所厌恶的。他们可没少骂这个罗比尔：粗鲁的字眼、激烈的谩骂，——但罗比尔却不大会是个对此有动于衷的人，倘若他在私生活方面稍稍表现出一点他在韦尔顿学会所表现的那种个性的话。

这时弗里科兰开始做出几个含义不会弄错的、表示难受的动作。他也许是胃里抽筋，要不就是四肢抽筋，在那里可怜巴巴地挣扎着。

普吕当大叔觉得应当让这种体操告一段落，便割断了捆着黑人的绳索。

他大概有理由感到后悔，因为那黑人马上就喋喋不休地唠叨起来，半是由于恐惧的折磨，半是由于饥饿的苦痛。弗里科兰的肚子不比脑子少受罪。很难说他的感觉跟他的哪个器官更有关系。

“弗里科兰！”

“主人大叔！……主人大叔！……”那黑人一边哀嚎一边答道。

“我们可能饿死在这个牢房里，但我们决定等吃尽能延长我们生命的一切可供食用的东西后再死……”

“要吃我吗？”

“就象大家在这种场合都会做的那样！……所以，弗里

科兰，你还是别叫人想起你来为妙……”

“否则就把你烩——了——吃——掉！”菲尔·埃文思补充道。

弗里科兰当真害怕被用来延长两条显然比他珍贵的生命，因此他只好在心里呻唤了。

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任何打开房门或墙壁的尝试都没有结果。无法辨认这墙壁是什么做的。不是金属、不是木材、也不是石头。小房间的地板看来用的也是同样的材料。用脚顿地板时，它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普吕当大叔很难把这种声音归入任何一种已知的声音类别中去。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他们脚下的地板仿佛发出空洞的声音，好象没有直接搁在林中的空地上。是的！那种难以解释的呼噜噜的声音仿佛就在地板下面震响，这一切都令人放心不下。

“普吕当大叔！”菲尔·埃文思说。

“什么事，菲尔·埃文思？”普吕当大叔答道。

“你是不是认为我们的房间在移动？”

“一点也没有。”

“可是我们刚被关进来的时候，我分明闻到了青草的清香和公园里树脂的气味。但现在我再怎么使劲闻也什么都闻不到了。”

“的确如此。”

“这该怎么解释呢？”

“怎么解释都行，菲尔·埃文思，除了说我们的牢房已经挪了地方。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是呆在前进着的车子或航行中的船只上，我们应当能感觉到的。”

这时弗里科兰长长地呻唤了一声，如果他不是又呻了几声，简直会使人以为他咽气了。

“我认为这个罗比尔过会儿就会叫我们去的。”

“但愿如此，”普吕当大叔嚷道，“那我就要对他说……”

“说什么？”

“他先前是个狂妄之徒，而现在是个恶棍！”

这时，菲尔·埃文思发现天色已亮。一道朦胧的光线透过开在房门对面的墙壁上方的狭窄窗口照进来。该是早晨四点光景了，因为在六月份，在这个纬度上，费城的地平线正是在这个钟点开始被晨曦照白的。

然而当普吕当大叔弄响他的打簧表（他那位同事的工厂的杰作）的时候，铃声却只打了两点三刻，虽说那表一点不曾停过。

“怪事！”菲尔·埃文思说，“在两点三刻天应该还是黑的。”

“那么就是因为我的表慢了……”普吕当大叔说。

“沃尔顿钟表公司的表会慢！”菲尔·埃文思叫道。

不管怎样，天确实是亮了。小窗渐渐在房间浓重的黑暗中显出白色的轮廓。如果说按照费城所处的北纬四十度位置，晓色不该来得那么早的话，它也不象在低纬度地区似的来得那样快。

普吕当大叔的这个新发现又是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

“我们大概可以一直爬到窗口那儿，看看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菲尔·埃文思说。

“可以，”普吕当大叔答道。

于是他对弗里科兰说："好了，弗里，站起来！"

那黑人站了起来。

"把你的背靠在这堵墙上，"普吕当大叔又说，"而你呢，菲尔·埃文思，请你爬上这个孩子的肩头，我扶住他，免得他吃不住劲摔着你。"

"遵命，"菲尔·埃文思答道。

过了一会，他跪在弗里科兰的肩上，眼睛够到了窗口的高度。

这个窗子不象船上的舷窗那样装着透镜状玻璃，而只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玻璃。这玻璃虽然不厚，却妨碍着菲尔·埃文思的目光，使他的视野极为有限。

"那么，把玻璃打碎，也许你可以看得清楚些？"普吕当大叔说。

菲尔·埃文思用猎刀的刀把猛击了一下玻璃，玻璃发出银铃似的响声，但没有破。

他更猛地敲了一下。结果还是一样。

"好嘛！"菲尔·埃文思叫起来。"敲不碎的玻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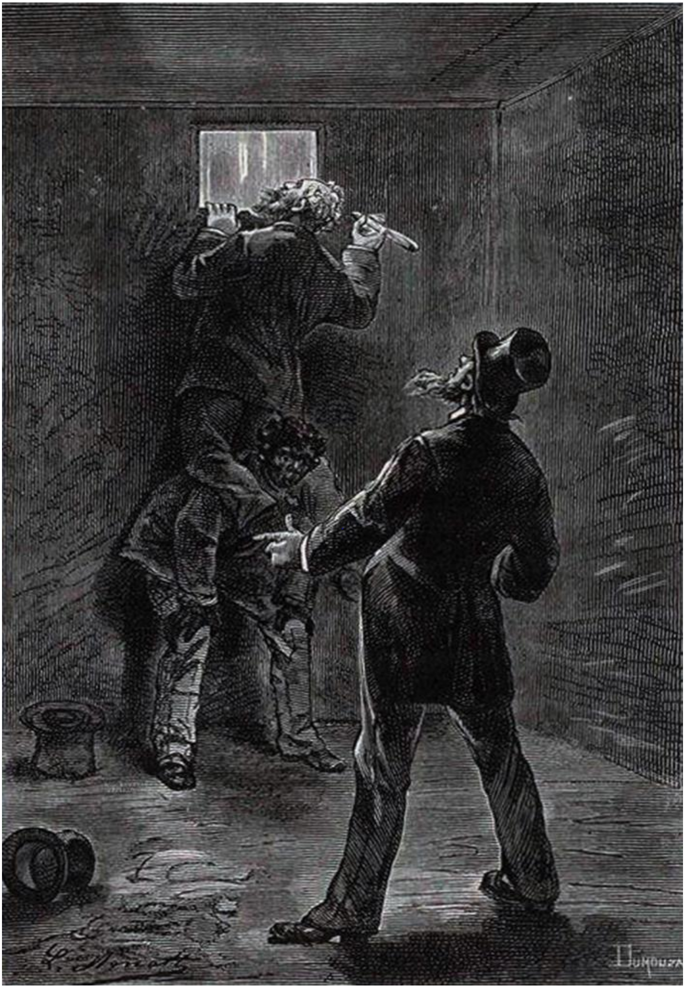
的确，这玻璃准是根据发明家西蒙斯[1]的方法淬制的，因为尽管他一再地砸，玻璃却完好无损。

不过现在外面相当亮了，尽可让他纵目远眺——至少在窗框所限定的范围内。

---

① 威廉·西蒙斯（1823－1883），德国工程师、工业家，1859 年加入英国国籍。他改进了镀金、镀银技术，并用自己设计的窑炉改造了炼钢工艺。

菲尔·埃文思用刀把猛击了一下玻璃。



菲尔·埃文思用刀把猛击了一下玻璃。

“看到什么没有？”普吕当大叔问。

“什么也没有。”

“怎么？连一丛树也没有？”

“没有。”

“连树梢顶也没有？”

“连这也没有。”

“那我们不在林间空地里了？”

“既不在林间空地，也不在公园里。”

“你至少看到屋顶或者建筑物的顶端吧？”普吕当大叔说，他越来越感到失望、恼怒起来。

“没有屋顶，也没有任何东西的顶端。”

“什么？连一根竖在楼阁上的旗杆、一座教堂的钟楼、一根工厂的烟囱也没有？”

“只有空间。”

正在此时，房间的门打开了。一个人出现在门口。

这人就是罗比尔。

“尊敬的气球主义者们，”他声音庄重地说，“现在你们可以自由行动了……”

“自由！”普吕当大叔叫道。

“是的……在‘信天翁号’的范围内！”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冲出了房间。

他们看到了什么？

在他们脚下一、二千米的地方，展开了一片他们不认识的大地。

六

这一章，工程师、技师和其他学者们也许还是不看为妙

“什么时候人类才能不再在地面爬行而生活在宁静湛蓝的天空？”

关于卡米耶·弗拉玛里翁[①]的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到机器的进步使人类得以解决飞行中的种种问题的时候。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几年来，电的进一步实用化必将导致问题的解决。

一七八三年，远在蒙戈尔菲埃兄弟造出第一个蒙戈尔菲埃式热空气气球、物理学家查尔斯造出第一个氢气球之先，就有一些富于冒险精神的人在幻想借助机械来征服空间了。因此，最早的发明家们并没有考虑使用比空气轻的装置——那是在他们那个时代的物理学水平下所无法想象

① 卡米耶·弗拉玛里翁（1842－1925），法国天文学家。

的。他们是想借助于比空气重的工具、借助于模仿鸟类的飞行机器来实现空中运输的。

这正是代达罗斯的儿子、狂妄的伊卡尔所曾做过的事，他那用蜡粘起来的翅膀在飞近太阳时化掉了。

但我们无须追溯到神话传说的时代，无须说塔兰托·德·阿希塔斯[①]，便是在贝卢兹的但丁、列奥纳多·达·芬奇、吉多提等人的作品中就已有了关于在大气中航行的机器的思想了。两个半世纪之后，发明家开始大批涌现。一七四二年，巴克维尔侯爵制作了一种翅膀，他在塞纳河上进行试验，结果摔折了胳膊。一七六八年，波克东设计了一种有提升螺旋桨和推进螺旋桨的装置。一七八一年，巴登亲王的建筑师密尔威恩造出了一种模仿蚱蜢动作的机器，他表示反对当时刚刚发明的飞艇。一七八四年，罗诺瓦和比安沃尼试飞了一种用发条发动的螺旋桨机器。一八〇八年，奥地利人雅克·德根进行了试飞。一八一〇年，南特的德尼奥发表了一个小册子，提出了“比空气重”的一系列原理。其后，从一八一一年到一八四〇年，则有贝林格、维迦勒、萨尔蒂、迪博谢和卡尼阿尔·德·拉图尔的一系列研究和发明。一八四二年，有英国人亨森的斜翼和用蒸汽推动的螺旋桨机；一八四五年，有科叙的直升螺旋桨机；一八四七年，有卡米耶·维尔的鸟羽螺旋桨；一八五二年，有勒蒂尔的可控降落系统，他本人在试验中丧生；同年，还有米

① 塔兰托·德·阿希塔斯（约前430—348），意大利数学家、天文学家。据说他发明了螺丝、滑轮，制作了许多自动木偶，其中有一只飞鸽。

歇尔·鲁的带四个旋转翼的滑翔机；一八五三年，有贝蕾尼克的由牵引式螺旋桨推进的飞机；沃桑-沙尔达纳的可控风筝；乔治·戈莱的装有煤气发动机的飞行机器方案。从一八五四年到一八六三年，出现了约瑟夫·波利纳（他曾获得几项航空发明的专利）、布莱昂、卡林福德、勒·布里、迪·当普勒、布莱特（他的提升螺旋桨各按相反的方向旋转）、史密斯、巴拿菲厄、克罗斯尼埃等等。最后，在一八六三年，由于纳达尔的努力，主张“比空气重”者协会在巴黎成立。发明家们在那里试验他们的机器，其中有些机器已获得专利：蓬通·达美库尔的蒸汽螺旋桨机、拉朗代勒的斜翼带伞螺旋桨系统、卢弗利埃的飞舟、埃斯泰尔诺的机械鸟、格鲁弗的杠杆牵引翼。局面已经打开。发明家们大搞发明，计算家们计算着能使空中运输成为现实的一切数据。布尔卡尔、勒·布里、戈夫曼、史密斯、斯特林费洛、普里让、当雅尔、波梅和德·拉波兹、穆瓦、贝诺、若贝尔、于罗·德·维尔纳弗、阿申巴赫、加拉蓬、迪舍斯纳、当迪朗、巴利泽尔、迪厄埃德、梅勒基斯夫、福尔拉尼尼、布瑞尔里、塔坦、唐德里厄、爱迪生之辈，用翅膀、螺旋桨或斜翼，想象、创造、研制、完善着飞行机器，直到某位发明家将一种威力强大而重量极小的发动机应用于这些机器时，它们就能派上用场了。

请读者原谅这张略嫌冗长的名单。难道没有必要、不应当把登峰造极的征服者罗比尔之前的飞行机器的各个阶段逐个介绍一番吗？没有这些先驱者的摸索和试验，这位工程师能设计出如此完善的飞行工具来吗？不，当然不能！如果说他对那些顽固地试图制造飞艇的人充满蔑视，那么

他是高度尊敬“比空气重”的主张者的。那些英国人、美国人、意大利人、奥地利人、法国人（特别是法国人）的劳动成果，经他改进，使他终于发明并制造出了这个飞行机器——“信天翁号”，得以在天空中遨游。

“鸽子是飞上天的！”飞行事业的一个最坚决的支持者喊道。

“人们要象脚踩大地一样脚踩天空！”飞行事业的另一名最热烈的拥护者应和道。

“有地面的火车头，就该有天上的火车头！”他们中间最爱嚷嚷的人说道。他就是吹起广告喇叭，唤醒新、旧大陆的那个人。

确实，无论试验还是计算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空气是一种非常牢靠的支撑点。直径一米的降落伞不但能减缓降落速度，而且能使降落失去加速度，这是众所周知的。

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在高速运动中，重力作用大致与速度的平方成反比，从而变得几乎微不足道。

人们还知道，飞行动物的体重越大，支持这动物的翼翅的面积就相应地增长得越少，它们的动作也更慢。

因此飞行工具应当利用这些自然规律来模仿飞鸟——“这个在空中运动的令人赞叹的物种”，正如法兰西科学院的马雷博士所说的。

总之，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机器有如下三类：

1．螺旋桨机，或曰螺旋机，这实际上是一些垂直轴的螺旋桨。

2．蚱蜢机，亦即极力模仿鸟类的自然飞行的机器。

3.飞行机，这实际上是些有斜度的平面，象风筝一样，不过是由水平方向的螺旋桨牵引或推动的。

所有这几种系统都曾有过、甚至至今还有一些决心寸步不让的拥护者。

然而罗比尔考虑再三之后，决定抛弃前两种系统。

蚱蜢机——机械飞鸟，无疑具有一些长处。雷诺先生一八八四年的试验证明了这一点。但正如有人指出的：不应该亦步亦趋地模仿自然。火车头既未抄袭兔子，蒸汽轮船亦非剽窃游鱼。前者安的是轮子而不是腿，后者装的是螺旋桨而不是鳍。而它们却走得不错。况且谁能弄清鸟类飞行机制的极其复杂的运动呢？马雷博士不是曾经猜测鸟翼在上举时羽毛会张开让空气通过吗？这种运动对人造的机器来说至少是十分困难的。

另一方面，飞行机已经取得一些好的成绩，这也是没有疑义的。用螺旋桨使一块平面斜对着空气层，是一种上升的办法。小型装置的试验证明，其载重量——即除机器自重之外人们可以支配的重量——随速度的平方而递增。这是极其有利的，甚至比用作直线运动的飞艇更为有利。

然而，罗比尔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最简单的办法。所以，螺旋桨——在韦尔顿学会里人们曾经对着他大唱特唱的“圣爱利丝”[①]——就足以解决他的飞行机器的全部需要：一些螺旋桨使机器悬挂在空中，另一些螺旋桨既快又安全地推动机器前进。

---

① 即螺旋桨，见32页注①。

确实，从理论上说，用一个螺距短而面积宽的螺旋桨，就能如维克多·塔坦先生所说的“以最小的力来提升任何重量的物体”。

如果说模仿鸟儿鼓动翅膀的蚱蜢机是正常地凭依空气而上升的话，螺旋桨机则是以其螺旋桨的叶片斜击着空气、就象是凭借着斜面而上升的。事实上这是一些螺旋状的翅膀，而不是平板的叶片。螺旋桨总是沿着它的轴向推进。轴是垂直的，它就垂直移动；轴是水平的，它就水平移动。

罗比尔工程师的整个飞行装置就是由这两种功能组成的。

它可以分成三个基本部分：平台、提升和推进装置、机器房。其精确描绘如下：

平台——这是个长三十米、宽四米的框架结构，和轮船甲板一模一样，而且也有踢马刺状的船首。甲板下面，是圆形的船壳，筋骨结实，船体内是供给机械力的机器、军需舱、操纵机关、工具、储存各种物资（包括淡水箱）的总仓库。甲板四周是一些小柱子，张着铁丝网，柱子上架着横杆作为扶手。甲板上有三个舱楼，它们的舱房有的作为寝室，有的作为机器房。中部的舱楼里运转着带动一切提升装置的机器，前部的舱楼里有前部推进器的机器房，后部的舱楼里有后部推进器的机器房——这三部机器各有一套特殊的发动方法。船首的第一舱楼里，有储藏室、厨房和船员舱。在船尾的最后一个舱楼里，是几间舱房，其中有工程师的房间，餐厅。上面的玻璃舱里，舵手通过一个强有力的舵轮操纵着这个飞行机器。这些舱楼的舷窗都装着钢化玻璃，比普

通玻璃结实十倍，船体下装有一套软簧系统，起缓冲作用，虽说工程师操纵机器是那么得心应手，着陆时完全可以做到平缓、轻柔。

提升装置和推进装置——平台上垂直竖有三十七根轴，两边船舷各十五根，中间还有七根高的。简直可以说是艘有三十七根桅杆的轮船。只是桅杆上没有船帆，却有一对水平位置的螺旋桨，螺距和直径相当短，但能作惊人的高速旋转。每根轴都独立于其它轴而运动，每对轴的转动方向都各自相反，这是防止飞行器打旋的必要措施。这样，那些螺旋桨就能一面继续沿着垂直的空气柱上升，一面在水平方向上取得平衡。因此，这个飞行机器便拥有七十四个螺旋桨，螺旋桨的三个叶片用一个金属环固定，金属环能起飞轮作用，以节省动力。船体前部和后部各有一个四叶片的推进螺旋桨，装在水平的轴上，方向相反，螺距极长，各自沿反方向转动，产生推进力量。这两个螺旋桨的直径比提升螺旋桨的直径大，但也同样能以极高速度旋转。

总之，这个飞行装置兼采科叙、拉朗代勒和蓬通·达美库尔的那些系统之长，又经罗比尔发展而臻于完善。但罗比尔尤其在动力的选择和应用上堪称是位发明家。

机器房——罗比尔不是从水蒸气或其它液体的蒸气、不是从压缩空气或其它弹性气体、也不是从混合物的爆炸产生的机械力那里来寻求使他的机器上升和前进的动力的。他用的是电，这个有朝一日将成为工业世界的灵魂的原动力。而且他不用任何发电机来产生电力，只用电池和蓄电池。但这些电池的组成成分是什么？使之产生电流的

是哪一种酸？这是罗比尔的秘密。还有蓄电池，它们的阴极板和阳极板属于何种性质？均不得而知。工程师没有去申请专利，这自不必说。总之，其无可否认的结果是：效率不同寻常的电池，几乎完全不会蒸发或结冰的酸，把富尔-赛隆-沃克马尔蓄电池远远抛在后面的蓄电池。一句话，电流强度之大是迄今未见的。这就产生了简直是无限的电力，推动螺旋桨，使飞行机器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超乎需要的提升力和推动力。

但必须再次说明，这完全是罗比尔一个人的功劳。他对此守口如瓶。如果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不能揭开其中的秘密，那这秘密就很可能永不为世人所知了。

不消说这飞行器因其重心位置而十分稳定，它没有任何形成令人不安的倾斜角度的危险，不用担心有任何翻船之虞。

还有待了解的是，罗比尔是用什么材料造他的飞行器（飞行器这个称呼对“信天翁号”真是再贴切不过的了）的。那种连菲尔·埃文思的小刀也划不破、普吕当大叔无法说明其属性的坚硬物质究竟是什么？——就是纸而已。

多年以来，造纸业就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无胶纸用糊精和淀粉浸过，再用水压机压，就成了钢铁般坚硬的物质，用来做滑轮、铁轨和车轮，比金属轮子更坚固而轻巧。罗比尔恰恰需要这种坚固而轻巧的物质来制造他的空中机车。船壳、框架、舱楼、舱房，全是以稻草为原料的纸做成的，这种纸经过高压就变成了金属，甚至变得不可燃了，这一点对于在高空飞行的机器来说也是不可低估的。至于提

升和推进装置的不同部分、螺旋桨的轴和叶片，则用涂了明胶的、既结实又柔韧的纤维制成。这种物质能做成各种形状，在大多数气体和液体（酸或汽油）中都不会分解，还不说它的绝缘性能，因此在“信天翁号”的电气设备上有着极其可贵的用途。

工程师罗比尔、他的工头汤姆·特纳、一名机械师和他的两名助手、两个舵手、一个厨师，总共八人，组成了机组的全部人员，这就足够对付飞行中的操作了。飞行器上装备着打猎的武器和打仗的武器、渔具、电灯、观测仪器、测定航道的罗盘和六分仪、了解气温的温度计、各种气压表——测量飞行高度的和指示大气压变化的、一个预测风暴用的气候变化预测管、一个小书柜、一个携带式印刷机。此外还有放在甲板中央的一门能绕轴旋转、由炮尾装炮弹、口径六十毫米的大炮，一个存放火药、炮弹和雷管的仓库，一个用蓄电池的电流产生热的炉灶，放在专门的食品贮藏室里的罐头、猪肉和蔬菜，外加几桶白兰地、威士忌和杜松子酒，总之足够作几个月不着陆飞行的东西。这就是飞行器上的物资和食品，还不说那有名的喇叭。

他们还准备了一个很轻的、不会沉没的橡皮筏，可在河流湖泊或平静的海面乘载八个人。

但罗比尔有没有配置遇险时用的降落伞呢？没有。他不相信会发生这类事故。那些螺旋桨的轴是互相独立的。一些螺旋桨停了，其它螺旋桨也不会停。只要有一半的螺旋桨在转动，就足以维持“信天翁号”正常运行了。

正如征服者罗比尔不久后有机会向他的客人们说的：

“而有了它，我就成了世界第七部分的主人，这第七部分——将来会有成千上万伊卡利亚人居住的空中的伊卡利亚[①]——比澳大利亚、大洋洲、亚细亚、亚美利加和欧罗巴更大。”

---

① 指空间。伊卡利亚由伊卡尔这个词构成。

七

在这章里，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仍然不愿信服

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大吃一惊，他的伙伴目瞪口呆。可是这两人谁也不愿意流露出这种十分自然的惊诧心情来。

但听差弗里科兰可没有掩饰自己被这样的机器带着凌空飞翔的恐惧心情，他一点也不想加以掩饰。

这时水平螺旋桨正在他们头顶急速旋转。这转速虽然已经很高，却还可以提高两倍，如果“信天翁号”想飞到更高的地方去的话。

至于那两个推进螺旋桨则转得相当慢，仅以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推动飞行器。

“信天翁号”的两位乘客俯身于甲板之外，看见一条绵延曲折的水带，象一条普通的小溪流似的在一个地势起伏不平的地区斗折蛇行，周围是些在旭日照耀下波光粼粼的潟湖（泻湖）。这条小溪是一条河流，而且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河流

之一。河的左岸，是一条绵亘不绝的山脉。

“你告不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地方？”普吕当大叔用气得发抖的声音说。

“我没必要告诉，”罗比尔答道。

“你告诉我们这是上哪儿去吗？”菲尔·埃文思也说。

“穿过天空。”

“多长时间？……”

“需要多长就多长。”

“这是在周游世界吗？”菲尔·埃文思挖苦地问。

“不仅如此，”罗比尔答道。

“要是我们不愿意做这番旅行呢？……”普吕当大叔问。

“你们必须愿意！”

这就是“信天翁号”的主人和他的客人们（这是为了免得说：他的俘虏们）今后关系的预演。但他显然想先给他们一点时间恢复体力，欣赏一下载着他们飞行的令人赞叹的飞行器，也许还赞扬几句这架机器的发明者。所以他装作从甲板这端到甲板那端来回散步。他们可以随意观看飞行器上的机器设备或尽情凭览在他们身下展开的高低冥迷的景色。

“普吕当大叔，”菲尔·埃文思说，“如果我没弄错，我们该是在加拿大中部的上空飞行。那条打西北面流过的河是圣劳伦斯河。我们身后的那座城市，是魁北克市。”

这确实是香普兰的那座古老的城市，它那些白铁皮的屋顶在阳光下就象反射镜一样闪闪发光。这么说来，“信天

翁号”已经飞到了北纬四十六度的地方——这就是天为什么亮得那样早，黎明又延续得那样长的原因。

“是的，”菲尔·埃文思又说，“这正是那个圆形剧场似的城市，那城堡耸立的小山，那北美的直布罗陀海峡！那些是英国和法国的大教堂！那是海关，它的圆顶上还插着英国旗！”

菲尔·埃文思话音未落，这座加拿大城市已渐远渐小。飞行器进入一个布满小云朵的地区，大地逐渐看不见了。

罗比尔见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信天翁号”的外部结构上，便走过来问道："喂，先生们，现在你们相信比空气重的机器是能够飞行的了吧？”

不承认明显的事实是很难的。然而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却不答话。

“你们不说话？”工程师又说。“大概是饿得说不出话了！……不过，我既然决定带你们上天，请相信我是不会用这种没多大营养的大气来款待你们的。你们的第一顿午餐正等着你们呢！”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正感到饥火中烧，这可不是客套的时候，吃一顿饭不会使他们承担任何义务；况且，等罗比尔把他们放回地面时，他们还得对他保持完全的行动自由呢。

两人被领到甲板尾部舱楼里的一间餐厅。那里摆着一桌干净饭菜，他们在旅行中将单独在此用餐。菜肴是各种罐头。其中有一种糕，用面粉和肉末做成，夹杂着一些肥肉来提味，这种糕加水煮沸后便成为一种极为可口的菜汤。



吃一顿饭怕什么。

此外，还有煎火腿片。还为他们沏了茶。

弗里科兰也没被人忘记。他在甲板前部也得到一份用这种糕做的浓汤。实际上他大概是饿坏了，才吃得下饭去，因为他的颌骨吓得直打颤，简直不听他使唤。

“要是船破了怎么办！要是船破了怎么办！……”那倒霉的黑人一再说道。

这引起了他无穷的忧虑。你想想！打一千五百米的高度摔下去，岂不要把他摔成肉酱！

一小时后，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又出现在甲板上。罗比尔不在了。尾部的玻璃舱里，舵手两眼紧盯着罗盘，从容不迫，毫不犹豫地沿着工程师指定的路线前进。

其余人员大概都在舱里吃午饭。只有一位被指定看管机器的技师助手从一个舱楼到另一个舱楼来回巡视着。

飞行器的速度尽管很大，两位同行却只能做出粗略的估计，虽说“信天翁号”已经飞出云区，大地在他们身下一千五百米处又重新出现了。

“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菲尔·埃文思说。

“咱们别相信，”普吕当大叔答道。

于是他们走到前部，眺望西方的地平线。

“呵！又是一座城市！”菲尔·埃文思说。

“你能认出来吗？”

“能！我觉得那很象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可是我们离开魁北克最多才两小时啊！”

“这说明这个飞行机器的移动速度少说也有每小时一

百公里。”

确实，这正是“信天翁号”的速度。它的乘客们之所以没感到不舒服，是因为当时他们在顺风飞行。假如是在无风的天气，这种速度就会使他们非常不舒服。而假如是在逆风飞行，那简直就受不了。

菲尔·埃文思没有弄错。“信天翁号”下方出现了蒙特利尔，凭着维多利亚桥就能很容易地辨认出它来。那是圣劳伦斯河上的一座管状桥，就象威尼斯的潟湖上的高架铁路桥一样。然后，他们又认出了它的宽阔的马路、巨大的商店、银行大楼、大教堂——一座模仿罗马圣彼得教堂新近建成的教堂。最后，还有俯视全城的皇家峰，它已被建成了出色的公园。

菲尔·埃文思曾经游览过加拿大的主要城市，这真是幸事。这样，他不必去问罗比尔就能辨认出其中一些城市来。继蒙特利尔之后，下午一时半光景，他们又飞越渥太华，它的瀑布从上面看下去就象一锅开水，沸腾着满溢出来，壮观之至。

“那是议会大厦，”菲尔·埃文思说。

他指着山丘上一个纽伦堡玩具似的东西，这件五颜六色的玩具很象伦敦的议会大厦，正如蒙特利尔的大教堂很象罗马的圣彼得教堂。但这没关系，这是渥太华，毫无疑义。

不久之后，这座城市又在天际越来越小，仅仅成为大地上的一个亮斑了。

两点左右，罗比尔又出现了。他的工头汤姆·特纳陪

伴着他。罗比尔只对他说了三个字，后者又把话传给在前部和尾部舱楼的两位助手。舵手见到信号便改变“信天翁号”的方向，朝东南飞去。与此同时，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发现飞行器的推进螺旋桨转速变大了。

事实上这速度还能提高一倍，超过地球上最快的交通工具迄今所获得的速度。

请大家想想看吧！鱼雷艇的速度可以达到二十二节，即每小时四十公里；英、法铁路的火车，时速为一百公里；美国冰河上的冰橇时速一百一十五公里；帕特森的工厂制造的一个有齿轮传动系统的机器，在伊利湖的路线上曾达到过每小时一百三十公里；还有一辆机车在特伦顿与泽西城之间，达到过一百三十七公里的时速。

而“信天翁号”在使它的螺旋桨推进器发挥最大效率时，能以每小时二百公里、亦即接近每秒五十米的速度飞行。

这个速度是摧房拔树的飓风的速度；是在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卡奥尔①的一场暴风雨中刮过的每小时一百九十四公里的大风的速度。这是信鸽的平均飞行速度，只有燕子的飞行速度（每秒六十七米）和雨燕的飞行速度（每秒八十九米）才能超过它。

一句话，正如罗比尔说的，“信天翁号”如果发挥出它的螺旋桨的全部潜力，就能在二百小时、也就是八天之内环游地球。

---

① 法国南方城市。

地球上当时拥有四十五万公里铁路——相当于在赤道绕地球十一周的长度——但这跟这个飞行机器毫无关系！它不是以整个大气层作为支点的吗？

现在，难道还有必要对以往的一切做什么补充说明吗？那个曾经使新、旧大陆的公众们大感兴趣的奇异现象，就是工程师罗比尔的飞行器；那在空中奏出嘹亮乐曲的喇叭，就是工头汤姆·特纳的喇叭；那插在欧、亚、美洲的主要建筑上的旗帜，就是征服者罗比尔和他的“信天翁号”的旗帜。

直到那时候为止，工程师一直小心谨慎，不让人辨认出来，他宁愿在夜间航行，偶尔以舷灯照一下路，白天则隐迹于云层之上。而现在他却似乎不再打算对自己的成就保守秘密了。他来到费城，并在韦尔顿学会的会议厅露面，不就是为了将他的惊人发明公之于众、以事实本身来折服最不信服的人吗？

大家已经知道，他受到了怎样的接待。大家将会看到，他想对该学会的主席和秘书施加怎样的报复。

罗比尔走近那两位同行。那两人装作对他们所见到、所身不由主地体验到的一切毫不惊奇。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脑袋的头盖骨下面显然装着难以根除的顽固想法。

罗比尔却不想露出对此有所察觉的神色。他们的谈话虽然中断过两个多小时，他却象继续一场从未中断的谈话似的说：

“先生们，你们一定在想，这个如此适于空中飞行的机器，能否经受住更高的速度呢？它要是啃不动空间，就不配征服空间了。我设想过以空气为牢靠的支点，现在它也确

乎成了这样的支点。我懂得，要和风作斗争，就只有比风更强大，我也确乎比风强大了。我不需要任何风帆推动，也不需要木桨或车轮帮助，更不需要铺设铁轨使我跑得更快。有空气就足够了。包围着我的大气，就如包围着潜水艇的水；我的推进器在空气中前进，就和汽船的螺旋桨在水中前进一样。我就是这样解决了飞行问题的。这也是气球或其它比空气轻的装置所永远办不到的。”

两位同行不置一言。工程师并不在意，他只是微微一笑，就又问道：

“你们也许还在想，‘信天翁号’除了这种作水平移动的能力，是否还具有同样的作垂直移动的能力？一句话，是否即使在遨游高层大气时，也能和飞艇进行较量？这个嘛，我可不想劝你们拿‘前进号’来和它比赛。”

两位同行耸了一下肩膀。他们也许正是想在这方面胜过工程师吧？

罗比尔做了个手势，推进螺旋桨立即停了。“信天翁号”在惯性作用下继续前进了近二千米，然后就停住不动了。

罗比尔做了第二个手势，提升螺旋桨飞快地旋转起来，快得可以把它们比作正在进行试听的警报器。那“呼噜噜”的声音几乎升高了八度，但强度却因空气稀薄而变小了。飞行器象只云雀，尖叫着直插云霄。

“主人！……主人！……这可别散架了！”弗里科兰一再说道。

罗比尔仅仅报以轻蔑的一笑。几分钟之内，“信天翁号”就升到了二千七百米的高处，使他们的视野扩展到七十

英里开外的地方。接着，气压计降到了四百八十毫米，说明他们已经升到四千米的高空。

这个试验做完以后，“信天翁号”重新降了下来。高层大气的气压降低会使空气中的氧气减少，而血液中的氧气也随之减少。这是有些气球飞行家遇到严重事故的原因。罗比尔觉得没有必要冒这个危险。

因此“信天翁号”又降到它平常的高度。推进器又转起来，以更大的速度带着他们向西南方飞去。

“先生们，如果这就是你们刚才所想的问题，那现在你们可以自己作出回答了，”工程师说。

然后，他凭栏俯视，沉浸于冥想之中。

当他重新抬起头来时，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正站在他面前。

“罗比尔工程师，”普吕当大叔再也按捺不住怒火了，“对于你以为我们在想的问题，我们根本没有想过。但我们却要问你一个问题，并希望你能给予回答。”

“说吧。”

“你有什么权力在费城费尔蒙公园对我们进行袭击？有什么权力把我们关在舱房里？有什么权力违背我们的意愿把我们载在这个飞行机器上飞走？”

“那你们有什么权力，气球主义者先生们，”罗比尔反问道，“你们有什么权力在你们的学会里对我进行侮辱、嘲骂、威胁，以致我都对自己能够活着出来感到奇怪？”

“反问不是回答，”菲尔·埃文思说。“我要再次问你：你有什么权力……？”

“你们想知道吗？……”

“当然！”

“那好吧！这是强者的权力！”

“真是厚颜无耻！”

“事实如此！”

“那你想在多长时间内，工程师公民，”普吕当大叔发作起来，“你想在多长时间内行使你的这种权力呢？”

“怎么，先生们，”罗比尔嘲弄地答道，“当你们向下俯视便能欣赏举世无双的景致时，怎能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呢？”

“信天翁号”当时正在安大略湖这面无垠的明镜上空引镜自照。它刚穿越了库珀[1]曾经那么富有诗意地讴歌过的地区，又沿着这个广漠的湖泊的南岸，飞向一路飞溅着瀑布、把伊利湖水注入这里的那条著名的河流——尼亚加拉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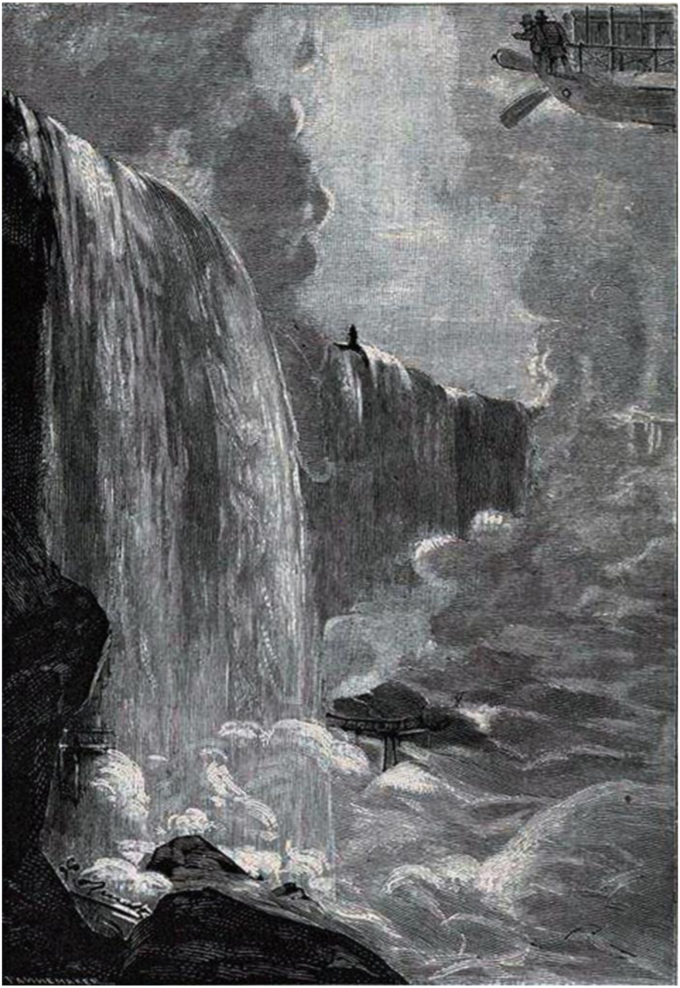
瞬息间，一种雄壮的、暴风雨般的怒吼声迎面扑来。空气明显地凉爽起来，仿佛有人将某种潮润的水雾洒向天空。

下面，马蹄铁状的水帘飞流直下。那简直就象一股巨大的水晶熔流，掩映在水雾折射并分解日光所形成的千百道彩虹里，蔚为壮观！

瀑布之前，是一座小桥，象根绷紧的线，将两岸连结起来。再往下游一些，三英里开外的地方，架着一座悬索桥，桥上一列火车正从加拿大一边向美国驶来。

---

① 库珀（1789－1851），美国作家。



那简直就象一股巨大的水晶熔流。

“尼亚加拉大瀑布！”菲尔·埃文思叫起来。

他失声叫了起来，而普吕当大叔却竭力不去理会这些奇景。

一分钟后，“信天翁号”飞越了分隔美国和英属殖民地加拿大的河流，飞临北美大陆的辽阔土地。

八

在这章里，可以看到罗比尔决定答复向他提出的那个重要问题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在尾部舱楼的一个舱房里有两个出色的铺位、足够的内衣和换洗衣服、大衣和旅行毛毯。横渡大西洋的客轮也没有这么舒适的设备。他们之所以没有一觉睡到天亮，是因为存心不睡，至少是因为有些非常实际的思虑使他们夜不成寐。他们被卷进了什么样的冒险行动？他们被“邀请”参加的是怎样的一系列试验？这件事将如何结束？罗比尔工程师究竟想干什么？这里面的确有发人深思之处。

至于听差弗里科兰，他住在前部与“信天翁号”的厨师毗邻的一个舱房里。这种邻居不会使他不满意的。他喜欢与这儿的大人物们接近。但他虽然终于睡着了，却又做起一连串的梦来：飞行器坠落、他被抛进虚空，这使他的睡眠成了糟透了的恶梦。

然而，到了夜晚，气流平静下来后，在大气中旅行是再宁静不过的了。除了螺旋桨叶的簌簌声以外，就再也没有其它声响了。间或地，在地面的铁轨上奔驰的火车头拉响一声汽笛，或是一些家畜发出一声鸣叫。这种本能真是奇特！那些地面的牲口感觉出来飞行机器掠过它们头上，就发出了恐惧的叫声。

第二天，七月十四日五点光景，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在平台上——或曰飞行器的甲板上——散步。一切和前一天一样：前部有个监察哨，舵手在甲板后部。

为什么要这么个了望哨？难道还怕与同类型的飞行器相撞？不，显然不是。罗比尔还没有仿效者呢。至于碰上在空中飞翔的什么飞艇，这种机会也是微乎其微的，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不管怎样总是飞艇活该倒霉——那不是用鸡蛋去碰石头吗？对于这样的碰撞，“信天翁号”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但是会不会发生什么碰撞呢？会的！飞行器也会跟轮船一样触礁，如果有座山它没有绕过或越过的话。那是空中的礁石，必须象轮船避开海里的礁石一样避开它们。

工程师倒是已经象轮船船长一样，根据飞越那些高山所要求的飞行高度发布了命令。不过飞行器不久就要在一个多山地区飞行，派人值班确乎是防止在偏离航线时出事的审慎做法。

普吕当大叔与菲尔·埃文思在俯览他们身下的那个地区时，瞥见了一个浩渺的大湖，“信天翁号”已经快飞到这个湖的南端。因此他们断定，他们已在夜里纵越伊利湖。

而既然飞行器如今更加偏西飞去，那它势必飞到密执安湖的南端。

“毫无疑问!”菲尔·埃文思说，“天边那一片屋顶,那就是芝加哥了！”

他没有弄错。这正是那座城市，那西部地区的王后；十七条铁路辐凑于城里，印第安纳、俄亥俄、威斯康星、密苏里——所有这些西部州治的产品都汇聚到这个聚宝盆里。

普吕当大叔借助于一副他在舱房里找到的航海望远镜，轻易地辨认出了这个城市的主要建筑。他的同伴为他指示那些教堂、公共建筑、无数的机械化谷仓、象个巨大的骰子的宏伟的谢尔曼旅馆，那旅馆的每一面上的窗子看上去就象几百个骰点。

“既然这就是芝加哥，那就说明我们比回费城所该走的路线偏西了，”普吕当大叔说。

的确，“信天翁号”正朝与宾夕法尼亚的首府相反的方向越飞越远。

但即使普吕当大叔想迫使罗比尔掉头东去，这时候也办不到。这天早上工程师看来不急于走出他的舱房，也许他正在忙于工作，也许还在睡大觉。两位同行只好没见到他就吃早饭去了。

打前一天以来，飞行器的速度就没有改变。由于正刮着东风，这样的速度倒不令人感到不便。而且每升高一百七十米，温度计上才降低一度，所以气温也完全能够适应。因而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便一面在那些螺旋桨的“树荫”下散着步，一面思索、交谈着。由于转速高，那些螺旋桨

叶片的闪光融成了一个个半透明的圆盘。

就这样，他们在不到两个半小时之内便飞越了伊利诺斯州的北部边界。他们飞过了“众水之父”密西西比河，河面的有两层舱的汽轮看上去不比小船大。然后，“信天翁号”在将近上午十一点时隐约见到了衣阿华市，进入了衣阿华州的境内。

几条由丘陵、绝壁构成的山脉，由南到西北，蜿蜒曲折斜贯全州。它们高度有限，飞行器无需提高飞行高度。况且这些高地不多时便越来越低，终于让位于衣阿华大平原。这个大平原从衣阿华州的整个西部延伸到内布拉斯加州广漠的草地，一直到落基山麓。到处是数不清的河流汊港，它们是密西西比河的支流或支流的支流。坐落在河流两岸的村庄城市，由于“信天翁号”在西部地区加快了速度而更显得疏疏落落了。

这一天里什么特别的事也没发生。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根本没有人管。他们也几乎见不到弗里科兰，他躺在前部的舱房里，闭上眼睛，以便什么也不看见。人家会以为他是头晕，然而并非如此。没有参照物，就不会象在高层建筑物顶上那样感到眩晕。如果是在气球的吊篮里或者飞行器的平台上，深渊就不会使人眩晕。或者不如说，在飞行家身下的并不是一个深渊，而是环绕着他上升着的地平线。

两点，“信天翁号”飞越内布拉斯加州边界上的奥马哈市。奥马哈是从纽约到圣弗兰西斯科的、长达六千公里的太平洋铁路的真正起点。他们在一段时间里可以看到密苏里

河的泛黄的流水，然后，就是这座位于富饶的密苏里河流域的砖木结构城市——北美洲铁腰带上的纽扣。在飞行器上的乘客们观看这些景致时，奥马哈的居民们大概也看到了这个奇怪的机器。但他们看见这个机器在天空翱翔，不会比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置身于这个机器上更感惊讶。

不管怎样，这是一件联邦的报纸将要加以评论的事情，它将能解释一段时期以来大家共同关注的奇异现象。

一小时后，“信天翁号”飞越了奥马哈。很清楚：它是离开普拉特河向东飞去。太平洋铁路就是沿着普拉特河河谷穿过大草原向前伸展的。这情形可不会使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感到满意。

“看来这个把我们带到地球另一头的荒谬计划是真的了，”一位说。

“而且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另一位说。“哼！叫这个罗比尔小心点吧！我可不是听他随便摆布的人！……”

“我也不是!”菲尔·埃文思说。“不过，请相信我，普吕当大叔，你还是先克制点……”

“我克制点！……”

“并把你的怒气留到适宜爆发的时候……”

到五点光景，“信天翁号”越过覆盖着苍松翠柏的黑山，飞到了内布拉斯加州的、被人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劣地”的地区上空。那是一堆乱七八糟的赭石色的丘陵、一群仿佛被人丢在地上跌得七零八碎的山峦。远远望去，这些碎块真是千奇百怪。在这个巨大的羊骨戏中，可以不时窥见中世纪城镇的遗迹：防御工事、城堡主塔和有着突堞、角楼的

城堡。但实际上这片“劣地”不过是个辽阔的骸骨场，其中堆集着无数厚皮动物、龟科动物的白骨，据说甚至还有人骨化石，是开天辟地时某个不知其详的灾变所带来的。

当黑夜来临时，他们已经飞越整个普拉特河流域。如今这个平原一直延伸到因“信天翁号”的高度而显得很高的天际。

夜间，不再有机车尖锐的汽笛，也不再有汽轮低沉的鸣声来扰乱布满繁星的天穹的宁静。时而，一声长长的“哞”一直传到飞近地面的飞行器上。那是些穿过草原寻找溪流青草的野牛群。当它们安静下来时，它们脚下践踏的青草便发出象洪水泛滥一般的、与螺旋桨连续不断的簌簌声完全不同的低沉的声音。

不时地，传来一声狼嗥、狐鸣、山猫或郊狼的叫声，这种野兽响亮的吠声很好地说明了它何以得到“叫狗”的名字。

一些沁人心脾的香味：薄荷、鼠尾草和苦艾，与针叶树强烈的清香混合在一起，在夜晚清新的空气中散发开来。

最后，为了记载下地面传来的一切声音，还得提及一种不祥的嚎叫声，这却不是郊狼的嚎叫声了，这是“红皮”们[①]的喊声，北美大陆的开拓者们是不会把它和野兽的叫声混同起来的。

六月十五日，早晨五时光景，菲尔·埃文思走出了舱房。他今天也许能碰上罗比尔工程师？

不管怎样，他想要知道前一天罗比尔为什么没有露面，

① 白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蔑称。

于是就和工头汤姆·特纳搭讪起来。

汤姆·特纳原籍英国，四十五岁上下，上身宽阔，四肢粗短，钢筋铁骨，长着一个霍格思①式的硕大而富有特点的脑袋，与这位描绘撒克逊人种种丑状的画家笔下的脑袋一模一样。如果你愿意仔细瞧瞧《沦落风尘记》的第四幅插画，就会发现汤姆·特纳的脑袋长在一个狱卒的肩膀上，并且承认他的长相丝毫不容人感到乐观。

“我们今天能见到罗比尔工程师吗？”菲尔·埃文思问。

“不知道，”汤姆·特纳说。

“我不是问你他出来过没有。”

“也许吧。”

“也不是问，他什么时候回去。”

“显然要等他逛完商店才回去！”

说完，汤姆·特纳就回舱房了。

只好满足于这种回答了。而根据罗盘的指示，“信天翁号”显然在继续向西北飞去，因此这样的回答就越发使人放心不下。

随着黑夜一同逝去的干旱的“劣地”，与如今展现在下面的景致，是个多么鲜明的对照！

飞行器离开奥马哈，飞行一千公里之后，来到了一个菲尔·埃文思所不认识的地区的上空，他从来没到过这个地

① 霍格思（1697—1764），英国画家、雕刻家。《沦落风尘记》是他成名的一组描绘农村少女沦为娼妓的油画。

区。悬崖绝壁上点缀着几处印第安人的营地，那是些几何形状的、栅栏多围墙少的建筑。这个地区村庄疏落、人烟稀少，与比它低几个纬度的科罗拉多州的盛产黄金的地区情况迥异。

远处开始显现还很模糊的群山的侧影，山脊上镶着一道火焰般的朝晖。——那就是落基山脉。

那天一早，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感到寒气逼人。气温的骤降并非由于气候的变化，太阳依旧灿烂辉煌。

“这大概是由于‘信天翁号’升高了，”菲尔·埃文思说。

的确，挂在中间那个舱楼门上的气压计已经跌到了五百四十毫米，这表明他们升高了大约三千米。可见飞行器由于地形变化已经升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一小时前它肯定超过了四千米，因为在它身后耸立着几座终年积雪的山峰。

普吕当大叔和他的同伴的记忆丝毫也无法告诉他们这是什么地方。“信天翁号”有可能在夜间向南或向北偏离原来的航线，而且飞行速度极高，这就足以使他们晕头转向了。

然而他们在讨论了各种多少有点根据的假设后断定：这个众山环绕的地区应该就是在一八七二年三月被国会的一条法令宣布为美国国家公园的地方。

这确实就是那个奇妙的地方。对于公园这个称呼，它是完全当之无愧的：这个公园以崇山峻岭为假山、湖泊为池塘、江河为溪流、冰斗为迷宫，而它的喷泉则是些能量极大

的间歇泉。

几分钟之内，“信天翁号”便将斯蒂文生峰留在右后方，穿到耶鲁斯通河上空，到了与这条河同名的大湖的边上。那湖的岸边是多么千姿百态，湖滩上撒满了黑曜石和小水晶石，它们的无数晶面反射着日光。湖面的小岛排列得何等变化莫测！这面巨大的镜子反射着怎样的湛蓝的光！而这个属世界最高湖泊之列的大湖周围又栖息着多少飞禽啊！鹈鹕、天鹅、沙鸥、野鹅、北极鹅和鹴鹔！有些十分陡峭的湖岸覆盖着常绿的树木——松树和落叶松，陡岸底下则冒出大量火山气体来。那是打地底下冒出来的蒸汽，就象打一口大锅里冒出来一样，而大锅里的水被地球内部的火永远保持在沸腾状态。

对于厨师来说，这是储存大量鳟鱼的千载难逢的机会。鳟鱼是耶鲁斯通湖的唯一大量繁殖的鱼种。但“信天翁号”始终飞得那么高，以致他们没有机会动手捕鱼，否则一定会满载而归的。

况且他们在三刻钟内就已飞越了湖面。又飞了一程，那些可与冰岛头等的间歇泉相比美的间歇泉地区也过去了。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俯身于平台上，观赏着那些仿佛要给飞行器提供新的环境的喷涌而出的水柱。它们有的象“扇子”，喷射出来的水流散成辐射状的扇骨；有的象“城堡”,射出一股股水柱护卫住自己;有的象“忠臣”，水柱上方戴着虹彩；还有的象“巨人”，在地球的内部压力下喷出一股垂直的、周长二十尺、高二百尺的巨流。

这种无与伦比的、可说是举世无双的奇景，罗比尔大概

早已全部领略过了，因为他并不到甲板上来。那么他是否仅仅为了他的客人们而让飞行器开到这片土地上来的呢？不管究竟是为了什么，他并不想得到他们的感谢。他甚至在“信天翁号”早晨七点光景到达落基山脉，开始了飞越落基山脉的大胆行动时，也不肯屈尊露面。

人们知道，这条山脉状如脊椎，从美洲的腰部伸展到颈部，是墨西哥安第斯山的延续。山脉绵亘三千五百公里，最高的山峰是詹姆斯峰，其最高点约达一万二千尺。

当然，如果“信天翁号”的螺旋桨象鸟儿高飞一样鼓足翅膀，它是能越过这条山脉的最高峰，然后一下子降到俄勒冈州或者犹他州的，但是他们甚至没有这样做的必要。由于有那些隘口，他们就可以不必飞越山脊而通过这道屏障。这种峡谷——一种多少有点狭窄的山隘——有好几处，他们可以从那儿钻过去。有些山隘，如布里杰隘口，太平洋铁路就是由那里深入摩门教徒的地区的。这个隘口的北面和南面还有一些山隘。

“信天翁号”正是钻进了这么一个隘口。它放慢了速度，以防蹭到陡壁上。舵手准确的动作使精确灵敏的舵轮更发挥出了良好的效果，仿佛他是在皇家泰晤士俱乐部的比赛中驾驶一艘第一流的小艇一样。这真是了不起！不管那两位“比空气重”的反对者多么不乐意，也不能不对这样的空中交通工具惊叹不已。

不到两个半小时，这条大山脉就通过了。“信天翁号”又恢复了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飞行器又贴近地面，斜贯犹他州朝西南方向直插下去。它甚至降到了几百米的高

度。这时几声汽笛引起了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的注意。

这是一列太平洋铁路的火车，正向盐湖城开去。

这时，"信天翁号"按照一道秘密的指示继续下降，跟着全速行驶的火车前进。它马上被人发现了。车厢门口露出了几个脑袋。随后，许多旅客挤到了连接这些美国"大客车"的平台上。有几个人甚至毫不迟疑地爬上了双层车厢的车顶，以便更好地看这个飞行机器。惊叹声和"乌拉"声响彻天宇，可是这也没有把罗比尔引出来。

"信天翁号"继续降低水平螺旋桨的转速，放慢了前进速度，免得把它能轻易超过的列车甩在后面。它象一只巨大的金龟子在上面飞翔，而其实它是能象一只猛禽一样高翥的。它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地飞着，骄傲地升起了黑底金太阳旗，列车长也挥舞着美联邦的有三十七颗星星的国旗作答。

两位俘虏徒劳地想利用这个机会让人知道他们的下落。韦尔顿学会的主席白费力气地大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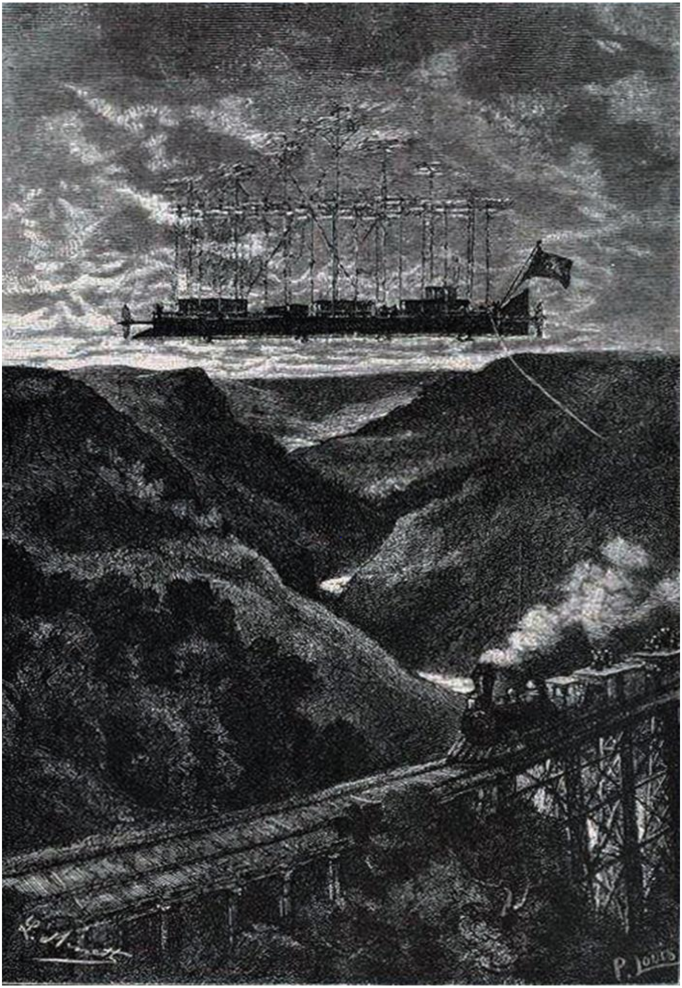
"我是费城的普吕当大叔！"

秘书也叫道：

"我是他的同事菲尔·埃文思！"

他们的喊声被旅客们欢呼他们飞过的千百个"乌拉"声淹没了。

这时飞行器上有三、四个人来到甲板上。其中一个象海员们在超过一艘比自己慢的船时所做的那样，抛出一根绳子，以示嘲弄。



其中一个抛出一根绳子。

“信天翁号”随即恢复了惯常的前进速度，半小时内，它就把这列快车甩在后面，不久连火车喷出的烟也看不见了。

下午一点左右，出现了一个圆盘，象面硕大无朋的反射镜一般反射着阳光。

“这大概就是摩门教徒的首府盐湖城了！”

这确实是盐湖城。那圆盘是大礼拜堂的圆顶，那里面可以宽舒地呆下一万个圣徒。它象一面凸镜，将太阳光向四面八方散射开去。

那儿，在直到半山腰都覆盖着松柏的威萨契峰下，在那条汇犹他州众水注入于大盐湖的约旦河滨，坐落着那座大城。飞行器下展现了与美国大多数城市一样的棋盘：可以说“棋子多于棋格”，因为摩门教徒中盛行一夫多妻制。这里纺织业发达；城市周围是整治得很好，精耕细作的田地；遍布四野的畜群数以千计。

可是这一切又象影子似的消失了。“信天翁号”加快速度向西南飞去。速度的加快极其明显，因为它已经超过了风速。

不久，飞行器便到了内华达州产银地区的上空，这些地区与加利福尼亚的金矿仅有一山之隔。

“天黑以前我们准能看到圣弗兰西斯科！”菲尔·埃文思说。

“而这以后呢？……”

他们在下午六点由作为铁路通道的特拉基山口穿越了内华达山。从那儿到圣弗兰西斯科或者加利福尼亚州的首

府萨克拉门托只剩下三百公里的路程了。

当时“信天翁号”的速度是那么快，以致还不到八点，州议会大厦的圆顶便已露出于西边天际，而不久便又消失于东边的天际了。

就在这时，罗比尔在甲板上出现了。两位同行便向他走去。

“罗比尔工程师，”普吕当大叔说，“我们已经到了美洲的边缘，我想这场玩笑应该结束了……”

“我从来不开玩笑，”罗比尔答道。

他做了个手势。“信天翁号”猛地向地面降去，速度之高使人不得不躲进舱楼。

两人刚关上房门，普吕当大叔就说：

“差一点我就要掐死他了！”

“应该想法逃走！”菲尔·埃文思说。

“对！……不惜任何代价！”

一阵长长的、低沉的声音传到他们耳边。

那是拍打岸边岩石的大海的呼啸。他们来到太平洋上空了。

九

在这章里，“信天翁号”飞了将近一万公里最后以惊人的一跃而告结束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是下定决心逃跑了。如果和他们打交道的不是船上这八条特别魁梧有力的大汉，他们也许会试图动手的。一个大胆的行动也许会使他们成为飞行器的主人，这样他们就能降落到美国的某一地点。但以两个人的力量——弗里科兰只能忽略不计——是不可做如此打算的。因此既然不能用武，那就应当用计：当然要等“信天翁号”着陆的时候。这就是菲尔·埃文思想要让他那个性情暴躁的同行明白的。他一直担心普吕当大叔过早行动，把事情搞糟。

无论如何，时机尚未到来。飞行器在北太平洋上空全速前进，到六月十六日早晨，海岸已经不见踪影了。由于从温哥华岛到阿留申群岛（曾是俄国在美洲的领土，于一八六七年让与美国）海岸线呈一道弧形，“信天翁号”如航

向不变就很可能与这道弧线的末端相交。

对于那两位同事来说，黑夜是多么漫长啊！所以他们总是急于走出他们的舱房。那天早上，当他们走上甲板，东方的地平线已被曙光照白了好几小时。夏至将到，那是北半球一年之中最长的一个白天。而在北纬六十度就简直没有夜晚。

至于罗比尔工程师，不知是由于习惯还是故意如此，他并不急于从舱房里出来。那天他出来后，只是在与他的两位客人在船尾相遇时打了个招呼。

而弗里科兰则因失眠而熬得两眼通红，目光呆滞，两条腿直打哆嗦，壮着胆子走出了舱房。他走起路来就象一个感到脚下的土地不稳当的人一样。他首先看的是那些水平螺旋桨，它们正令人放心地、有规律地、不慌不忙地旋转着。

那黑人看完之后，就踉踉跄跄地走向扶手，用两手抓住它，以保持身体平衡。他显然想看一眼处于“信天翁号”之下至多二百米处的那片地区。

弗里科兰甘冒这种危险大概是一再鼓劲了的，他将自身置于这样的考验之下肯定需要极大的勇气。

弗里科兰先将身子向后仰去，然后摇摇扶手看它是否结实。然后他直起身来。然后俯下身去。然后探出头去。毋庸赘言：他在进行这一系列动作时是双目紧闭的。最后，他睁开了眼睛。

他发出了怎样一声叫喊啊！往后躲得多快啊！脑袋是多么厉害地缩进了肩膀啊！

在深渊的底处，他看见了浩渺无际的大洋。如果他的

头发不是鬈曲着的话，一定都会直竖起来。

“大海！……大海！……”他叫道。

要不是厨师张开手臂把他接住，他就倒在甲板上了。

这个厨师是法国人，而且也许还是加斯科尼人[①]，虽说他的名字却叫弗郎索瓦·塔帕日。如果他不是加斯科尼人，也一定曾在童年呼吸过加龙河[②]的空气。这位弗朗索瓦·塔帕日是怎么成为罗比尔工程师的人的？是怎样的一连串偶然机缘使他成了“信天翁号”的一员？这倒不得而知。但总之这个滑头讲起英语来活脱象个美国佬。

“喂，站直呀，站直！”他叫着朝那黑人的腰部猛击一下，使他站直身子。

“塔帕日师傅！……”那个可怜虫绝望地看着螺旋桨说道。

“有话请说，弗里科兰！”

“那玩艺坏过吗？”

“没坏过，不过总有一天会坏的。”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就象我们老家的人所说的：一切都会旧、会坏、会破。”

“那下面是大海！……”

“要摔，还是摔到大海里好。”

---

① 加斯科尼是法国西南部旧省名。“加斯科尼”一词在法语中也有夸口、吹牛的意思。

② 法国西南部的一条河，加斯科尼省即位于加龙河与比利牛斯山之间。

“会淹死的！…….”

“会淹死，但是不会摔成——肉——泥！”弗郎索瓦·塔帕日一字一顿地说。

一眨眼弗里科兰就以爬行动作钻进他的舱房里去了。

在六月十六日白天，飞行器速度并不太快。它就象是掠着平静的、沐浴着阳光的海面飞行，离海面仅一百尺左右。

普吕当大叔和他的同伴也留在舱房里，以免碰到罗比尔。罗比尔时而独自一人，时而和工头汤姆·特纳一起，边抽烟，边散步。那些螺旋桨中只有一半在旋转。当飞行器在低层大气飞行时，这就足够了。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太平洋的这片水域里盛产鱼类的话，“信天翁号”的人本倒可以改善一下他们的伙食，同时得享捕鱼的乐趣。然而海面上仅有几条鲸鱼出没。那是一种腹部黄色、长达二十五米的鲸鱼，是北方海洋鲸鱼中最可怕的一种，连职业捕鲸人也不去惹它们，它们的力气实在太惊人了。

不过，如果使用鱼镖或是捕鲸炮箭（船上有一整套设备）的话，那就可以毫不危险地去捕捉它们。不过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无谓的屠杀呢?

但罗比尔大概想让韦尔顿学会的两位会员看看他的飞行器的本领，还是决定捕捉这种巨大可怕的鲸鱼。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听到“鲸鱼！鲸鱼！”的喊声，走出了舱房。说不定附近有一艘捕鲸船?……”真是那样的话，为逃出这个飞行监狱，他们两人会纵身跳进大海，把

生命交给可能会来搭救的船只。

“信天翁号”的全体人员已经在甲板上排列整齐，等候命令。

“那么我们要去碰它们一碰罗，罗比尔船长？”工头汤姆·特纳问。

“是的，汤姆，”工程师回答。

在机器房里，机械师与他的两个助手守在各自的岗位上，随时准备按照罗比尔的手势进行操作。“信天翁号”很快地向海面降落，停在离海面五十尺左右的空中。

两位同伴发现海上没有任何船只，也看不见任何陆地，否则他们就可以游到陆上，假如罗比尔不做任何努力把他们抓回来的话。

不久，从鲸鱼鼻孔里喷出来的气雾和水柱告诉他们：鲸鱼浮上海面呼吸来了。

汤姆·特纳由他的一个伙伴做帮手，站在飞行器前部。他手边是一枚用火枪发射的鱼镖炮弹，那是一种金属圆筒，顶端有圆筒状的炸弹，装有尖头带倒刺的金属棍。

罗比尔刚登上前部的值班凳，右手指挥着机械师，左手指挥着舵手进行操作。这样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度飞行器在垂直和水平的任何方向移动。这架空中机器是多么快、多么准地服从他的一切命令，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可以说，这是个有机的整体，而罗比尔则是它的灵魂。

“鲸鱼！……鲸鱼！”汤姆·特纳又叫了起来。

果然，在“信天翁号”前方四链[①]的地方，露出了一条鲸鱼的背脊。

“信天翁号”飞到鲸鱼上空，在离它只有六十尺时停下来了。

汤姆·特纳将架在扶手处一个叉子上的火枪托上肩。枪响了，炮弹曳着长长的、一头系在甲板上的绳子，击中了鲸鱼的身体。装着一种炸药的炮弹炸了开来，弹出一个双头小鱼镖，扎进鲸鱼的肉里。

“当心！”特纳喊道。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虽然满心不乐意，却也对这个场面发生了兴趣。

受了重创的鲸鱼，用尾巴猛击一下海面，使海水直溅到了飞行器前部；随后又深深潜入水中。人们放着绳子，绳子盘在一个盛满水的大木桶里，以免摩擦起火。鲸鱼又浮上水面，拼命向北逃去。

试想“信天翁号”被以怎样的速度拖在它后头吧！飞行器的推进螺旋桨已经关掉，听任鲸鱼游去，只是与它保持着成一直线。汤姆·特纳则做好准备，当鲸鱼重新潜入水中，情况危险时便砍断缆绳。

“信天翁号”就这么被拖了半小时，约六、七海里路程。可以感觉出来，那鲸鱼开始气力不支了。

于是，罗比尔做了个手势，机械师助手便开起倒车，螺旋桨推进器给鲸鱼造成一定的阻力，使它渐渐靠拢过来。

不一会儿，飞行器就在鲸鱼上方二十五尺的地方飞翔

---

① 海上计量短距离的一种专用单位，一链等于十分之一海里，合 185.2 米。

了。鲸鱼的尾巴仍在以难以置信的力量猛击着水面。它在水中翻滚着，搅起巨大的旋涡。

突然，它直立起来，又一头扎进水里，快得汤姆·特纳几乎来不及放缆绳。

飞行器一下子就被拖到水面。鲸鱼消失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旋涡。一股海水越过扶手打到船上，就象打在迎着风浪疾驶的船只上的巨浪一样。

幸亏汤姆·特纳一斧砍断了缆绳，“信天翁号”没有了羁绊，又被它的水平螺旋桨带上了二百米的高处。

而罗比尔呢，他指挥着飞行器，一刻也没失去镇静。

几分钟后，鲸鱼又浮上水面——这次是死了。海鸟从四面八方飞来，扑到它的尸体上，它们的叫声简直能震聋全体国会议员的耳朵。

“信天翁号”拿这尸体没什么用处，便又向西飞去。

第二天，六月十七日早晨六点，天边现出了一块陆地的侧影。那是阿拉斯加半岛和阿留申群岛的一长串礁岩。

“信天翁号”跃过了这道障碍。那里繁衍着大量皮毛优良的海豹，阿留申人就为俄美联营公司捕猎这些海豹。捕捉这些六、七尺长、铁锈色、三百斤到五百斤重的两栖动物可真是一笔好买卖！它们在那里一行行地望不到头，象是前沿阵地上排列有序的士兵，数目可达几千。

当“信天翁号”经过时，它们倒是没有惊动。但那些水鸟，诸如鸊鷉等，就不行了，它们纷纷躲进水中，嘶哑的叫声充斥天空，象是受到什么可怕的空中怪物的威胁。

从阿留申群岛的第一批岛屿到堪察加半岛的顶端，二



飞行器一下子就被拖到水面。

千公里的白令海一天一夜的工夫就飞过去了。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不再具备实行逃跑计划的有利条件。在远东荒凉的海岸或鄂霍次克海的海域逃跑是没多大希望的。显而易见，“信天翁号”正向日本、中国飞去。虽然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日本人或中国人也许不太谨慎，但这两位同事还是决心逃跑，如果飞行器会在这两个国度的任何地方停留的话。

但它会停留吗?它可不象飞鸟，飞久了就会疲劳；也不象气球，没气了就得降落。它还有好几个星期的给养，机件又异常坚固，没有任何疲劳或衰弱的问题。

六月十八日白天，他们飞越堪察加半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建筑物和克留赤夫火山依稀可见。然后他们又沿着千岛群岛飞过了鄂霍次克海，这个群岛就象是鄂霍次克海上的一道被上百个沟渠截断的堤坝。十九日早晨，“信天翁号”到了萨哈林岛[①]与日本北端之间的彼鲁兹海峡，到了西伯利亚的大河阿穆尔河[②]入海处的那个狭窄的海峡[③]。

这时候起了一阵浓云密雾，飞行器不得不向上飞去。这倒不是因为它要在云雾之上才能辨识方向；在它现在的高度上也无须害怕遇上任何障碍，既不用怕撞到高大建筑，也不用怕撞到崇山峻岭——那个地区的地势没有多大起伏。但这种雾气还是很讨厌的，而且船上的一切也都会被它弄湿。

---

① 即库页岛。

② 即黑龙江。

③ 即鞑靼海峡。

因而只有飞到这个厚达三、四百米的浓雾上去。

螺旋桨旋转得更快了，“信天翁号”又到了浓雾之上阳光普照的天空。

在这种条件下，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即使能离开飞行器，也很难执行他们的逃跑计划。

那天，罗比尔在经过他们身边时站了一下，以若无其事的口吻说：

“先生们，当帆船或汽船钻进浓雾出不来的时候总是很麻烦，它只能靠鸣笛或吹号角航行。它得减低速度，而且尽管非常小心却还是害怕发生碰撞。‘信天翁号’就没有这种顾虑。大雾能把它怎么样，既然它能摆脱开大雾？空间是属于它的，整个的空间！”

罗比尔说完这番话，便又泰然自若地散起步来，不等他们回答，也不要他们回答。他那烟斗的青烟消失在蓝天里面。

“普吕当大叔，”菲尔·埃文思说，“看来这个惊人的‘信天翁号’竟是什么也不怕！”

“那还得走着瞧！”韦尔顿学会的主席答道。

六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大雾持续了三天，顽固得令人遗憾。他们曾不得不升高，以避开日本的富士山。但当这层云雾的帷幕拉开后，他们见到了一个巨大的城市。宫殿、别墅、木屋、花园、公园历历在目。罗比尔甚至不用眼睛看，就能凭着那无数条狗的吠声、猛禽的叫声，特别是那些受刑者的身子散发到空中的尸臭般的气味辨认出这个城市来。

工程师记下这个标志，以备再在雾中航行时之用。

当时那两位同行正站在甲板上；罗比尔对他们说道：

“先生们，我没有任何理由对你们保密：这座城市就是日本的首都——京都。”

普吕当大叔没有答话。他一见到那位工程师就好象肺里空气不足似的感到窒息。

“这京都的景致可真是有趣，”罗比尔又说。

“即使这景致再有趣……”菲尔·埃文思反驳道。

“也比不上北京，对吗？”工程师回击说，“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你们不多久就可以评价那个城市了。”

真是没法再殷勤了！

“信天翁号”一直朝东南飞，这时转了一个大圈，向东寻路而去。

夜间，大雾消散了。迹象表明，不远处有台风经过。气压计迅速下跌，雾气散尽，紫铜色的天空上缀着大朵大朵的椭球状的云；西边天际，青灰色的天空被画上了清晰的、长长的几抹胭脂红；北边留下了一大块十分明亮的天空；大海波平如镜，海水在夕照下呈暗猩红色。

台风只是在更往南的地区肆虐，这真是大幸，它除了扫尽三天以来堆积的大雾以外并无别的影响。

他们在一小时内飞过了二百公里宽的朝鲜海峡，又飞越了朝鲜半岛的南端。当台风袭击中国东南沿海的时候，“信天翁号”正在黄海上空颠簸；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在渤海湾上空；二十四日，沿北运河上溯，终于飞到了天朝的京城。

两位同行将身子俯于甲板之外，如罗比尔向他们说过的那样，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个辽阔的帝都：将这个城市分隔为满、汉两部分的城墙；城市四周的十二郊镇；宽阔的、从城中心向四周辐射的马路；沐浴在旭日下的庙宇的黄色、绿色的屋顶；达官贵人的府第花园；还有，在满人的城中心的、面积达六百六十八公顷的黄城；城内的白塔、御花园、人工挖成的湖泊、俯视全城的煤山；最后，在黄城中央、象一块七巧板嵌在另一块七巧板里一样的红城，亦即皇宫，和它那些出神入化、巧夺天工的建筑。

这时，在“信天翁号”下面，空气中充满了一种奇异的和声，好象正在举行空中竖琴音乐会。上百只各式各样的风筝在空中飞舞着，有棕榈叶形状的，有露兜树叶形状的，上部装着轻质木料做成的弓子，弓子下绷着一块薄竹片。在风的吹奏下，这些竹片象口琴的琴簧一样，发出音调不同的、如怨如诉的低吟。在这种环境里，人们所呼吸的似乎是一种音乐化了的空气。

罗比尔忽发奇想，将飞行器驶近了那个空中乐团。于是“信天翁号”便在风筝借助空气放出的音波中缓缓泛舟了。

但这立即在那无穷无尽的人群中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效果。铜锣声和中国乐器中其它可怕的乐器发出的声音、成百上千的枪炮声，所有的东西都用来驱逐飞行机器了。如果说中国的天文学家那天辨认出这个飞行器正是曾引起无数争执的运动物体的话，那么数百万的天朝臣民——从最低微的老百姓到最显赫的大官——却全都把它看作在菩萨的

天底下出现的启示录[①]里的怪物。

在枪炮打不到的“信天翁号”上，大家对这些举动并不怎么在意。但那些将风筝系在御花园里的木桩上的绳子却被打断或是剧烈地扯动着；那些轻巧的风筝，有的发出更响的哨声迅速坠下地去，有的象被铅弹击中翅膀的鸟儿似的摔下去，歌声也随着最后一口气而中断了。

汤姆·特纳的铜号奏出的无比嘹亮的军乐在这个京城的上空回响起来，淹没了那空中音乐会的最后几个音符。但这却没能使地面上的枪炮声平息下来，有颗炮弹在离“信天翁号”二十来尺的地方炸开了，迫使飞行器重新升上高空。

在其后几天里，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没有任何可为两位俘虏所利用的事件。飞行器驶向何方？——始终是西南方向。这表明，他们打算去印度斯坦。而且地面也在显著地不断升高，迫使“信天翁号”也随着地势升高而增加飞行高度。离开北京十来小时以后，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就在陕西边界隐约看见一段长城。之后，他们绕过昆仑山脉沿着黄河流域飞行，在西藏边界那儿飞出了天朝的国境。

西藏——寸草不生的高原，到处是雪峰、干涸的河谷、泥石流、覆盖着灿烂盐层的洼地、苍翠的树林环抱之下的湖泊。凛冽的寒风时常侵袭这个地区。

气压计降到了四百五十毫米，说明他们已经到了海拔

---

① 《圣经·新约全书》的最后一卷，记载有关世界末日的天启。

四千米的高度。在这个高度，即使在北半球最热的月份，气温也很少超过零度。这种寒冷，加上“信天翁号”的速度，使人难以忍受。因此那两位同行虽有暖和的旅行服装供他们御寒，却还是宁愿回到舱房里去。

不用说，为了使飞行器保持在空气稀薄的高度，那些水平螺旋桨都以极高速度旋转着。它们运转得极其谐和，桨翼轻微震颤，使人宛若置身在摇篮中。

那一天，西藏西部城市、嘉里库尔松地区首府嘉洛克的人们，见到象信鸽那么大的“信天翁号”掠过他们上空。

六月二十七日，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远远看见一道巨大的屏障，遮断了他们的视野；几座积雪的峰顶耸立其上。两人当时紧靠在前部舱楼上，望着那些庞然大物，它们似乎正朝着飞行器迎面扑来。

“这一定是喜马拉雅山了，”菲尔·埃文思说。“那个罗比尔很可能会从山脚绕过去，而不是试图飞越山顶进入印度。”

“活该！”普吕当大叔说，“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我们也许能……”

“除非他从东面由缅甸绕过去或从西面由尼泊尔绕过去。”

“不管怎么样，我倒要请他从上面飞过去试试！“

“当真吗？！”一个声音答道。

第二天，六月二十八日，“信天翁号”到了桑桑地区上空，到了那个巨大的山岭——喜马拉雅山面前。在山的那边，就是尼泊尔。

事实上，有三条山脉切断了从北面通向印度的道路。北面的两条山脉是这道中亚地区的屏障的头两级。“信天翁号”象在巨礁之间穿行的船只从这两条山脉间钻过来。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形成了这条纵向的、与喜马拉雅山平行的峡谷。在快到峰顶线那儿，分出了西面的印度河谷和东面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谷。

这是个多么壮观的山系啊！二百个以上已经测量出高度的山峰，其中有十七个超过二万五千尺！在“信天翁号”面前，耸立着八千八百四十米高的埃佛勒斯峰[①]。它的右面，是八千二百米高的希夏邦马峰，左面是八千五百九十二米高的干城章嘉峰——在对埃佛勒斯峰进行最新测量后，它才退居第二位。

罗比尔显然并没有飞过这些高峰的奢望，但他一定认得喜马拉雅山的各处山口，其中就有伊比嘎明山口，一八五六年，施拉金特威特兄弟曾于六千八百米的高度穿过这个山口。飞行器正坚决地向这个山口扑去。

他们在山口里度过了扣人心弦，甚至难以忍受的几小时。空气倒还没有稀薄到要用特制的设备为舱房供氧的程度，但气温却冷到了极点。

罗比尔守在前部，风帽下露出他那富有男子气概的脸庞，正指挥着飞行器的操作。汤姆·特纳手握舵轮，机械师密切注视着他的电池，幸好这些电池绝无上冻之虞。螺旋桨开足马力，发出越来越尖的声音，空气密度虽然极低，这

① 即珠穆朗玛峰，高度应为 8848 米。

声音却依然很响。气压计跌到了二百九十毫米，说明飞行器的高度在七千米左右。

这混沌一片的山峰真是蔚为奇观！四下是白皑皑的峰顶。没有湖泊，只有冰川一直延伸到一万尺深的谷底。寸草不生，只是在植物生命线附近长着些稀稀拉拉的显花植物。再也见不到在这些山脉的山腰以下形成壮观的森林的令人赞叹不已的松柏。再也见不到那些粗大的蕨类植物和那些热带丛林的灌木丛里从那株枝干攀到这株枝干的无穷无尽的寄生植物。没有任何动物。既没有野马，也没有牦牛，也没有西藏牛。有时，一只瞪羚跑错了路，一直闯到这个高处来。除了几对飞到这空气极其稀薄的最高处的小嘴乌鸦以外，没有别的飞鸟。

最终飞出这个山口之后，“信天翁号”开始下降。出了山口，林区外面的广袤的地区上是无垠的田野。

这时罗比尔向他的客人们走去，用殷勤的口气说：

“印度到了，先生们！”

十

在这章里，可以看到
弗里科兰怎样以及为什么
被拖在飞行器后面

工程师罗比尔并不想把他的飞行器开到印度斯坦的这些美妙的地区上空去漫游。飞越喜马拉雅山、显示他拥有何等令人赞叹的飞行工具、折服那些不肯折服的人，他的目的无非就是这些了。“信天翁号”虽已达到世上无有的完善程度，但它是否就已尽善尽美了呢？关于这一点，大家以后就会看到。

不管怎样，普吕当大叔和他的同事尽管心里不能不对这样的飞行工具感到赞赏，脸上却不肯流露出来。他们一意寻找逃跑的良机，便是当“信天翁号”在风光旖旎的旁遮普邦[①]边缘飞行时，也无心欣赏呈现在他们眼前的美景。

诚然，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有一条散发着瘴气的沼泽地

① 印度西北部一邦，首府昌迪加尔。

带——特拉伊沼泽地。在那里，热病已经成为地方病了。但这并不能难为“信天翁号”，也不会影响飞行器上人员的健康。它不慌不忙地朝印度斯坦、土耳其斯坦和中国的交界处飞去。六月二十九日一早，在它的面前展现了举世无双的克什米尔山谷。

确实是举世无双，这个由大小喜马拉雅山夹峙而成的峡谷！上百个山梁分支从巨大的山脉直冲而下，没入印度河中，将狭谷分隔成一道道垅沟；印度河蜿蜒曲折，浇灌着这个峡谷。波吕斯的军队和亚历山大的军队曾在此对阵，也就是说，印度和希腊在中亚地区争雄。如今这条印度河仍然流淌，而当年那个马其顿人为纪念自己的武功而建立起来的两座城市却早已无影无踪，连城市的遗址也不可辨识了。

那天早上，“信天翁号”在斯利那加（它的另一个名字克什米尔更为出名）上空飞行。普吕当大叔和他的伙伴看见一座漂亮的城市沿着河流伸展开来，它的那些木桥好似绷着的线绳；那些带阳台的木房象是用纸剪就；陡岸上高高的杨树浓荫覆地；铺着草皮的屋顶象鼹鼠掘成的大土堆；沟渠纵横，小船象核桃，船夫象蚂蚁；宫殿、庙宇、清真寺、城镇边上那些四周有凉台的平房——这一切都倒映在水中；还有小山顶上古老的阿里·帕瓦达的城堡，恰似在瓦莱里峰[①]头的巴黎最重要的工事。

“如果我们是在欧洲，那这就是威尼斯了，”菲尔·埃文

赛纳河

① 位于巴黎西边、塞纳河左岸的一座小山。

思说。

“而如果我们是在欧洲，那我们就完全知道该怎么回美洲了，”普吕当大叔答道。

“信天翁号”没有在印度河横贯的湖泊上空盘桓，而是继续沿着河谷飞行。

它仅仅在河流上空十米高的地方停留了半小时。汤姆·特纳和他手下的人们用一根橡皮管通到外面，忙着给水箱泵水，水泵是由蓄电池的电流发动的。

在他们泵水的时候，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对视了一眼，他们的脑子里闪过了同样的念头。他们离开印度河的水面只有几米，离河岸也不远；两个人都是游泳的好手，一头扎进水中就可以夺回他们的自由，等他们潜入水中不见人影以后，罗比尔又怎能把他们抓回来呢？飞行器要让螺旋桨推进器发挥作用，不就得至少离开水面二米吗？

在短促的一瞬间里，他们想到了所有成功与失败的可能；在短促的一瞬间里，他们掂量了这些成功与失败的可能。而在他们正要从甲板上往下跳时，几双手落到了他们的肩膀上。

人家一直在看守着他们。他们失去了逃跑的可能性。

这一次他们并非不加抵抗而束手就擒的。他们想推开抓住他们的人，但“信天翁号”上的人都是些结实的大汉。

“先生们，”工程师仅仅对他们这么说道，“当一个人有幸与征服者罗比尔——这个名字你们起得真好——一起旅行，而且是在他的令人赞叹的‘信天翁号’上时，可不能这样……不告而别！我甚至要说，永远不要别离！”

普吕当大叔想要硬拼，被菲尔·埃文思拉走了。两人回到舱房，下定决心逃跑，不管是否会为此送命，也不管是在哪里。

“信天翁号”又朝西飞去。在这一天里，它以中等速度飞越了喀布里斯坦。有一刻，他们曾见到它的首府，然后又飞越离克什米尔一千一百公里的赫拉特王国的边境。

在这一直还是很有争议的地区、在由俄国通往英属印度的大路上，出现了集结的人群。有队伍、有车辆，总之，构成一支行军中的部队的人员和物资无不齐备。他们还能听见隆隆的炮声和噼啪的火枪声。可是当事情无关于荣誉或人道时，工程师从不干涉别人的事务。他飞了过去。假使如人所说，赫拉特是中亚的钥匙，那么这把钥匙落到英国人还是俄国人的口袋里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地上的利害对于以天空为自己唯一疆土的无畏的人来说是毫不相干的。

况且这个地区不久便消失在一阵真正的黄沙风暴里了。在这一带，这种风暴是司空见惯的。这种被称为“泰巴德”的风暴，带来狂暴的气流，沿途卷起不计其数的沙尘。多少骆驼商队曾在这种空气的漩涡里丧生！

“信天翁号”为了躲避这种会影响其传动设备精密度的尘灰，升到了二千米高的空气澄净的地方。

波斯边境和它那些狭长的平原就这样消失了。飞行速度相当缓慢，虽说并不需要提防任何暗礁。地图上固然标有几座山峰，但都只有中等高度。不过在首都附近却得避开达马万德山，它那积雪的峰顶几乎达到六千六百米，其次

还得避开厄尔布尔士山脉，德黑兰就建在它的山麓。

七月二日，天刚破晓，达马万德山就从飞沙走石的西蒙风[1]里探出身子出现在他们眼前。

“信天翁号”向被狂风包裹在细沙的云雾里的德黑兰上空飞去。

早上十时左右，他们看见了环绕这座城市的宽阔的护城壕、城市中央的王宫、包着瓷砖的宫墙和仿佛是巨大的绿松石雕成的、蓝而发亮的水池。

这个景致转眼即过。打那儿起，“信天翁号”就改变了航向，几乎朝着正北飞去。几小时后，它到了一座小城的上空，这座小城建在波斯北部边境线的一角，在一片浩瀚的、向东向北都望不到尽头的水域边上。

那座城市就是阿斯塔腊港口，是俄国最南部的一站。那片水域是一个海，就是里海。

于是尘灰的漩涡一扫而尽了。眼前是一片沿着岬角排列的欧式房屋，一座钟楼矗立其间。“信天翁号”向着海面降了下去。这个海的水位比海平面低三百尺。晚上，飞行器沿着原先属于土耳其，现在属于俄国的海岸向巴尔干海湾飞去。第二天，七月三日，它就在里海上空一百米的高处翱翔了。

无论亚洲方面，还是欧洲方面，都看不到任何陆地。海面有几片微风鼓起的白帆。那是些当地的船只，这可以从它们的形状上辨认出来：双桅的“开思拜”船、旧式的单桅

---

[1] 非洲和阿拉伯地区的一种干热风。

“卡尤克”海盗船,还有“泰米尔”船,那是些简陋的载人或捕鱼的小船。这儿那儿,几缕从阿斯塔腊的汽船烟囱里冒出的青烟一直升到“信天翁号”,那是俄国用以维持土库曼的治安的船只。

那天早上,工头汤姆·特纳和厨师弗朗索瓦·塔帕日闲聊。他在回答后者的一个问题时说:

“是的,我们要在里海上空逗留四十八小时。”

“好哇!那我们可以捕鱼了?……”厨师说。

“说得对!”

既然“信天翁号”要用四十小时来飞越六百二十五英里长的里海(它的宽度为二百英里),这说明它的速度将相当缓慢,甚至在捕鱼的时候完全停下来。

而汤姆·特纳的话,被正在飞行器前部的菲尔·埃文思听见了。

当时弗里科兰正固执地以无尽无休的怨言纠缠着他,请求他和主人说情,将自己“放到地上”去。

菲尔·埃文思没有回答这个荒唐的请求,他回到后部去找普吕当大叔。在采取了种种措施以防被人偷听之后,他转述了汤姆·特纳和厨师之间的谈话。

“菲尔·埃文思,我想我们对这个坏蛋对我们的用意不再有任何幻想了吧?”普吕当大叔说。

“没有任何幻想了,”菲尔·埃文思答道。“他只有当他乐意的时候才会让我们自由——如果他还肯还我们自由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作出一切努力离开‘信天翁

号’。”

“应该承认，这是架出色的机器。”

“也许如此！”普吕当大叔叫道。“但这是个无视任何人权把我们扣留起来的混蛋的机器，这机器对于我们和我们的同事是一种无时不在的威胁。因此我们如果不能把它摧毁……”

“我们还是先逃跑吧！……”菲尔·埃文思说，“然后我们再走着瞧！”

“那好吧！”普吕当大叔又说。“我们就利用这个即将到来的机会。显而易见，‘信天翁号’是要穿过里海，飞向欧洲，或是经由俄国上空到达北欧，或是取道地中海地区飞往西欧。这样，我们在到达大西洋以前不管在哪里着陆都将得救。因此，我们得随时做好准备。”

“可是，”菲尔·埃文思问，“该怎么逃跑呢？……”

“请听我说，”普吕当大叔答道，“在夜间，‘信天翁号’有时离地面只有几百尺，而船上就有几条这么长的缆绳。只要有点胆量，或许就可以滑下去……”

“对！”菲尔·埃文思说。“到时候我决不会犹豫……”

“我也不会，”普吕当大叔说。“我还要补充一句：在晚上，除了飞行器后部的舵手，没有一个人值班。而那些缆绳中有一条就在前部，要把绳子放下去而不被人看见听见并非没有可能……”

“很好，”菲尔·埃文思说。“普吕当大叔，你变得冷静了，我很高兴。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的行动。但我们目前是在里海上空，可以看见许多船只，而‘信天翁号’在捕鱼时会

降低高度并停止飞行……我们难道不能趁机……”

“唉！他们监视着我们，甚至在我们以为无人监视的时候也是如此，”普吕当大叔答道。“当我们企图跳进印度河的时候，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

“那么谁敢说我们在夜间就不受监视呢？”菲尔·埃文思反问道。

“可是我们应当一刀两断了，”普吕当大叔叫道。“是的，和这个‘信天翁号’及其主人一刀两断！”

可以想见，这两位同行——特别是普吕当大叔——在一怒之下可能会做出最为大胆、也许是最不利于他们自身安全的行动来。

无能为力的感觉、罗比尔轻蔑嘲讽的态度和他给予他们的粗暴的回答，这一切都使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这种紧张局势的加剧是日益明显了。

就在那一天，又发生了一幕险些在罗比尔和两位同行之间引起最为令人遗憾的后果的争吵。弗里科兰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挑起这场争吵的人。

这个胆小鬼，当他看见自己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飞行时，便又心惊肉跳起来。他就象个小孩、象个他那种类型的黑人一样，又是唉声叹气、又是抗议、又是吵吵嚷嚷，拼命扭着身子，做出各种鬼脸来。

“我要走！……我要走！……”他叫道。“我不是鸟！……我不能飞！……我要回到地上……”

不消说，普吕当大叔丝毫没有设法让他安静下来——恰恰相反！因此这些嚎叫终于使罗比尔大为不耐烦起来。

由于汤姆·特纳和他的伙伴们要开始捕鱼，工程师为了摆脱开弗里科兰，便下令把他关到舱房里去。可是弗里科兰仍然又是挣扎，又是擂墙，嚎叫得更凶了。

那是中午时分。“信天翁号”离开海面只有五、六米。那些船只见到飞行器都惊恐万分，纷纷逃开。不多久，在里海的这块水面就不见人影了。

正如大家所想象的，在他们只要一头扎进水中就能逃跑的情况下，他们应当而且确实受到了特别的监视。就算他们能跳下去，也能用“信天翁号”的橡皮艇把他们抓回来。所以在捕鱼期间是毫无办法的。菲尔·埃文思觉得应当去看看他们捕鱼，普吕当大叔却始终怒气冲天，躲进自己的舱房。

大家知道，里海是由于火山造成地面坍陷而形成的。那些大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库尔河、库玛河和恩巴河以及其它一些河流都注入这个盆地。要不是由于蒸发作用去除了过剩的湖水，这个面积一万七千平方法里、平均深度为六十至四百尺的窟窿就会将低平而布满沼泽的东海岸和北海岸淹没了。这个大盆虽不与水位比它高得多的黑海和咸海相通，却也养育着大量的鱼类——当然是那些不嫌弃它的带有明显苦味的湖水的鱼类，这种苦味是南边那些河流带入的石油精造成的。

一想到捕鱼能使他们的伙食更加丰富多采，“信天翁号”的船员们无不喜形于色。

“注意！”汤姆·特纳叫道。他刚用鱼镖投中一条简直象条鲨鱼的大鱼。

那是一条七尺来长的出色的鲟鱼，是俄罗斯的勃隆卡种，它们的卵用盐、醋、白酒拌了就成为鱼子酱。河里捕的鲟鱼也许比海里的鲟鱼好，但海里的鲟鱼在“信天翁号”照样大受欢迎。

然而使这次捕获更加丰盛的则是拖网。那些拖网将鲤鱼、欧鳊、鲑鱼、咸水里的白斑狗鱼，特别是大量的小体鲟一古脑儿都打了上来。讲究饮食的阔人们常让人将这种小体鲟由阿斯特拉罕运到莫斯科和彼得堡。而现在，无须花任何运费，它们便直接由原来的天然住所进入船员们的汤镬了。

罗比尔手下的人在“信天翁号”将拖网拖过几海里后，便兴高采烈地收起网来。加斯科尼人弗朗索瓦·塔帕日乐得大呼小叫，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塔帕日[1]。一小时后，飞行器上的鱼池都装满了，“信天翁号”继续向北飞去。

还在他们停船捕鱼的时候，弗里科兰就不断地嚷着，捶打着舱房的墙壁，总之闹得实在令人受不了。

“这个该死的黑鬼就不肯住嘴了？”罗比尔说，他真有点忍耐不住了。

“我觉得他完全有权利抱怨，先生！”菲尔·埃文思说。

“不错，正如我也有权利让我的耳朵免受这刑罚！”罗比尔反唇相讥道。

“罗比尔工程师！……”普吕当大叔说，他恰才走上甲板。

① 塔帕日在法文里意为吵嚷、喧闹。

“有何见教，韦尔顿学会的主席？”

两人互相逼近、怒目相向。

罗比尔耸耸肩膀，说道：

“挂到绳子上去！”

汤姆·特纳懂得他的意思。弗里科兰被人从舱房里提了出来。

当那个工头和一个伙计抓住他，将他绑在一个大木桶里，把木桶牢牢拴在一根缆绳上的时候，他发出了怎样的叫喊啊！

那正是普吕当大叔想加以利用的那种缆绳，至于利用它来做什么，大家都已知道了。

那黑人起初以为自己会被吊死……不！他只是被吊在了半空中。

缆绳往下放了一百尺，弗里科兰便在半空中摆动起来。

这下他可以尽情叫喊了，可是恐怖却使他喉头痉挛，发不出声来。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想阻止这种行径，但他们被推开了。

“可耻！……卑鄙！……”普吕当大叔无法自制地喊道。

“是的！”

“这是滥用暴力，我要用言辞以外的手段来表示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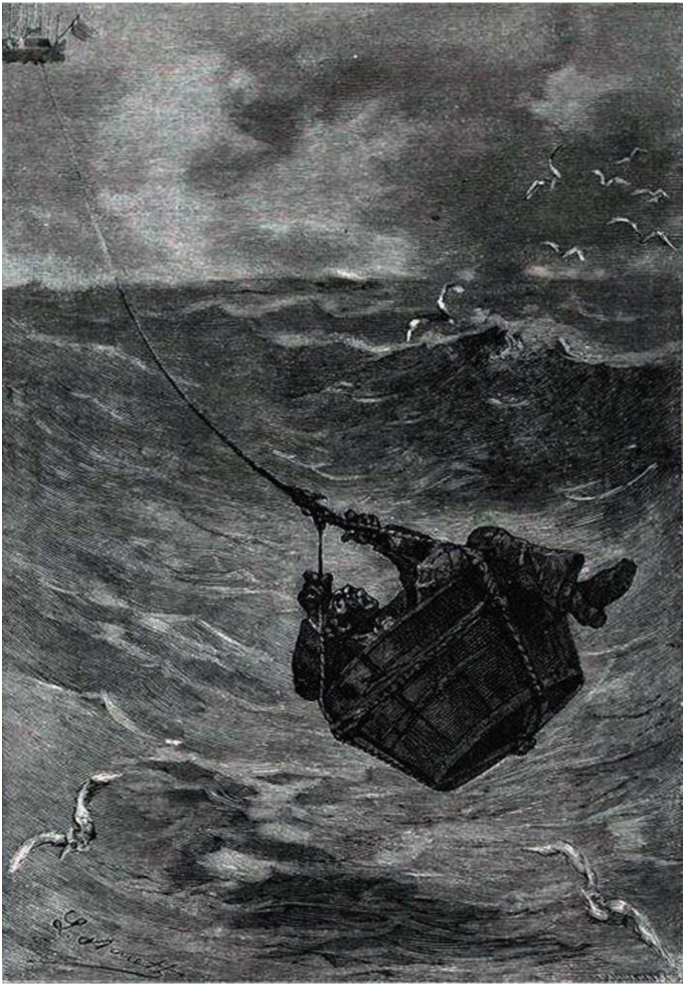
“反对吧！”

“我要报复，罗比尔工程师！”

“报复吧，韦尔顿学会主席！”

“对你以及你手下那帮人！”

弗里科兰在半空中摆动起来。



弗里科兰在半空中摆动起来。

“信天翁号”的人不怀好意地走拢来，罗比尔示意他们走开。

“是的！……对你以及你手下那帮人！……”普吕当大叔又说。他的同事想让他冷静下夹，但没有用处。

“随你的便！”工程师答道。

“用任何手段！”

“够了！”罗比尔以威胁的口吻说，“够了！飞行器上还有几根缆绳呢！不许说话了；否则你这当主人的也将和仆人一样下场！”

普吕当大叔不说话了，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气得说不出话来。菲尔·埃文思不得不将他拉回舱房。

一小时以来天气已经大变，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暴风雨迫在眉睫。大气中电荷高到了那种地步，竟使罗比尔在两点半见到了一个他从未见到过的现象。

在暴风雨袭来的北方，升起了一些几乎是明亮的螺旋状的水汽，这无疑是不同云层的电荷的变化造成的。它们使海面跳跃着无数亮斑，而由于天色渐暗，这些亮斑就愈显强烈了。

“信天翁号”不久就将和那些螺旋状水汽相遇，因为它们正彼此迎面飞进。

那么弗里科兰呢？——哦，弗里科兰一直被拖曳着：拖曳这个词用得非常得当，因为飞行器正以一百公里的时速前进，缆绳与飞行器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钝角，使大木桶跟在后面飞了起来。

当闪电开始划破他周围的天空、雷霆在天空深处鸣响

时，试想他该有多么害怕吧!

飞行器上所有的人都在忙于进行风暴前的准备工作，以便或者飞到风暴之上，或者飞到低空摆脱开风暴。

当“信天翁号”正处于它的一般高度，即一千米左右时，忽然响起了一声霹雳。狂风骤起，几秒钟内燃烧的云层便向飞行器扑来。

于是菲尔·埃文思出面为弗里科兰说情，要求把他拉上来。

罗比尔没等他说，就早已下了命令。人们忙着把缆绳收上来。但这时水平螺旋桨的速度突然难以解释地放慢下来。

罗比尔向中间的舱楼扑去。

“加大力量!……加大力量!……”他向机械师喊道。“我们必须比风暴上升得更快更高！”

“不行啊，主人！”

“怎么啦？”

“电流受到干扰！……时断时续！……”

果然，“信天翁号”明显地下降了。

犹如电报线里的电流在暴风雨中所会遇到的那样，飞行器的蓄电池里，电流工作不正常了。这对于拍电报仅仅是一种不便，在此时此地却成为可怕的危险：飞行器将摔进大海，人们则无能为力。

“让它下降,脱离带电区域!”罗比尔喊道。“加油干，孩子们，沉着点！”

工程师登上了值班人员的凳子。人们守在各自的岗位

上，随时准备执行主人的命令。

“信天翁号”虽然下降了几百尺，但还是被笼罩在云雾里，置身于象礼花一样交织着的闪电之间，使人感到马上会遭雷击。螺旋桨速度越来越低，直到那时为止飞行器还只是下降速度快了一点，这时则有跌下去的危险了。

最后，再过一分钟它显然就要栽进大海了。一旦它被海水淹没，任何力量也不能把它拉出这个深渊。

突然，带电的云层跑到了他们头顶。“信天翁号”离浪峰只有六十尺了。两、三秒内海浪就会淹过甲板。

但是罗比尔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他向中部的舱房扑去，抓住启动杆，接通电流，现在周围大气中的电压不再使电流失去作用了……一转眼工夫，螺旋桨恢复了正常速度，制止住了下跌。“信天翁号”保持很低的高度，螺旋桨推进器则推着它离开风暴，不一会便把风暴抛到了后面。

不消说，弗里科兰被迫洗了个澡：仅仅几秒种。当他被拉回飞行器时，浑身湿得仿佛钻到海底去过一样。不难猜想，他再也不叫唤了。

第二天，七月四日，“信天翁号”飞到了里海的北部沿岸。

十一

在这章里，普吕当大叔的怒火以速度的平方暴涨

如果说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不得不放弃任何逃跑的幻想，那是随后五十个小时里的事。是不是罗比尔担心在穿越欧洲时，他的俘虏会更难以看守？可能的。再说，他知道这些俘虏打定了主意不惜一切也要逃跑。

但不管怎么说，此时任何轻举妄动都只能是自杀。如果从每小时行驶一百公里的快车上朝下跳，那只不过是拿性命去冒险，但如若从每小时疾驰二百公里的特快列车上朝下跳，那可就是找死了。

然而，"信天翁号"正是以这个速度——它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在飞行。这个速度超过燕子的速度，即每小时一百八十公里。

一段时间以来，飞行器上的人们注意到东北风持续劲吹，非常有利于"信天翁号"的驾驶，因为它也是在朝同一方

向行进，就是说基本向西方。但是这风开始停息，飞行速度很高，使呼吸受阻，不一会平台上就再也站不住人了。有一刻，两位同事要不是被空气的压力推在舱楼上，就会被甩出平台了。

幸好舵手透过舵舱的窗子发现了他们，摁铃通知了前舱里的人。

四个人立刻俯伏在地，向船尾爬来。

曾经乘船航行于茫茫的大海、在暴风雨中迎风而立的人们，唤起自己的回忆吧，他们一定会懂得这种压力是多么猛烈。不过眼下，这种压力正是“信天翁号”本身的高速度造成的。

总之，必须减速——这样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才能回到舱房。在“信天翁号”的舱房里，正如工程师所说的，空气完全可以正常呼吸。

然而这架机器能够承受这样的飞行，它该是多么结实！真了不起！至于前部和尾部的推进器，它们正以无穷的推进力旋进大气层，简直看不出在转动。

从飞行器上看到的最后一座城市是靠近里海北岸的阿斯特拉罕。

“沙漠之星”——大概是某一位俄罗斯诗人曾这样称呼它——的地位现在已由首位退居第五抑或第六位了。片刻中，现出了这座简朴的行政首府那砌着毫无用处的雉堞的旧城墙，城中央的古塔，鳞次栉比的清真寺和现代风格的教堂，还有大教堂，那大教堂的五个金色圆顶上散缀着蓝色的星星，宛如从天空中裁下来的一般——这一切都坐落在长

达两公里的伏尔加河口。

然后，从这里开始，“信天翁号”一直在天空中遨游，仿佛是被那种一振翅腾出一法里的神马拖着似的。

当飞行器基本上沿着伏尔加河谷转向西北时，正是七月四日早上十点。顿河草原和乌拉尔草原从河的两侧飞逝而去。即便能够向无垠的土地看上一眼，也几乎没有功夫数清那些城镇和村庄。夜幕终于降临了。飞行器飞过了莫斯科，它甚至没有向克里姆林宫致敬。在十个小时内，它跨越了从阿斯特拉罕到俄罗斯旧都之间的二千公里距离。

从莫斯科到彼得堡，铁路线只有一千二百公里，所以这不过是半天的路程。这样，象特快列车一样准时的“信天翁号”于凌晨两点抵达了彼得堡和涅瓦河沿岸。在这个六月的骄阳很少放弃给予恩惠的高纬度上，借着白夜的光芒，人们得以一览大都的全景。

随后，又飞过了芬兰湾，阿波群岛，波罗的海，在斯德哥尔摩的纬度上飞过了瑞典，在克里斯蒂安尼亚[①]的纬度上飞过了挪威。仅仅十个小时，飞过了两千公里！事实上，似乎可以相信今后任何人类力量都无法打破“信天翁号”的速度，好象它的飞行力和地球引力的合力将它维持在一条环绕地球的永恒轨道上了。

然而，它却停了下来，恰好在挪威著名的留坎弗斯大瀑布上空。令人神往的特勒马克地区的古斯塔山仿佛是一块不应超越的巨大界碑，从西面挡住了它的道路。

① 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旧称。

因此，“信天翁号”在这里又掉头向南一直飞去，速度一点也没有降低。

在这难以置信的飞行中，弗里科兰在做些什么呢？弗里科兰缩在他舱房的角落里一声也不吭。除去吃饭时间，他都在努力睡觉。

弗朗索瓦·塔帕日陪着他，尽情取笑他的恐惧。

“喂！喂！小伙子，”他说，“你不再叫唤了！……其实用不着不好意思！……最多只不过再吊上两个小时！……嗯……按现在的速度，那对风湿病患者是多好的空气浴呵！”

“我好象觉得一切东西都散架了！”弗里科兰一再说道。

“那很可能，我的好弗里！可是我们飞得这么快，根本没法掉下去了！……这一点倒叫人放心！”

“您这么想吗？”

“我以加斯科尼人的信誉担保！”

说真的，弗朗索瓦·塔帕日丝毫没有夸张，飞行器凭借着高速飞行，确实稍稍减慢了提升螺旋桨的转速。“信天翁号”象一枚孔格拉夫①火箭一样在大气层上滑行。

“还要这样飞很久吗？”弗里科兰问道。

“很久？……噢，不会的！”厨师回答说。“不过就这一辈子！”

“天呵！”黑人叫了一声，又嚎起来。

“当心，弗里，当心！”弗朗索瓦·塔帕日跟着喊道。“说

---

① 孔格拉夫（1772－1828），英国军官，设计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火箭。

句我们老家的话，主人会让你去打秋千的！”

于是弗里科兰便把抽泣连同他塞进嘴里的一块食物一起咽了下去。

与此同时，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他们可绝不是做无谓的争执的人——刚刚作出一项决定。很明显逃跑是无法实现了。既然不能回到地上，那么怎样才能让地球居民得知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失踪后的境遇，他们是被谁绑架了，又是被囚禁在什么样的飞行器上，以便引起——这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引起呵，老天爷！——一个从这个罗比尔手中抢救朋友的冒险行动呢？

取得联系吗？……怎么去做？模仿遇难的水手把写明出事地点的情报放在瓶子里，然后抛进大海吗？

但现在的大海却是空气，瓶子浮不起来。除非它恰好落在一位行人的头上——那很可能会砸破他的脑壳，否则永远也不会被发现。

总之，两位同事所能使用的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他们正要牺牲飞行器上的一只瓶子，普吕当大叔忽然又有了另一个主意。他吸鼻烟，这一点读者已经知道了，而且会原谅一个美国人的这个小毛病，因为一个美国人是会比这糟得多的。作为一个吸鼻烟者，他有一只鼻烟壶——现在已经空空如也了。这只鼻烟壶是铝质的，如果扔下去，某一位诚实的公民发现了，便会拾起来；如果他拾了起来，便会送到警察所去。那么，在警察所，就会有人看到一份关于征服者罗比尔这两名俘虏的情况的报告。

一切都照这样做了。信很短，但是诉说了全部情况，并

写明了韦尔顿学会的地址，请求将信转到那里。

然后，普吕当大叔把信放进鼻烟壶，用厚呢子条缠好，这既是为了防止它在坠落中打开，又是为了防止它落在地上时摔碎。现在只须等待良机了。

事实上，在高速飞越欧洲的过程中，最困难的事，莫过于走出舱房在平台上爬行，这要冒被风卷走而又不为人知的危险。再说，又不能让鼻烟壶落进某个大海、海湾、湖泊或是别的什么水域，那它就会丢失了。

然而两位同事用这个办法和有人居住的世界恢复联系并非不可能。

但是现在天还亮着，最好是等待黑夜，趁减速或休息的时候再溜出舱房，那么他们也许能靠近船舷，使维系性命的鼻烟壶落在某个城市。

"信天翁号"在古斯塔离开挪威领土后，便向南飞去。它一丝不差地沿着零度经线——这在欧洲正是巴黎所处的经线——飞行，越过北海上空，引起漂游在英格兰、荷兰、法兰西和比利时之间的海面上的千百条船只极其自然的惊愕。如果鼻烟壶落不到这些船只的甲板上，那就很可能落入深渊。

所以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只得等待更为有利的时刻。再说，正如读者将要看到的，一个天赐良机就要出现在他们眼前了。

夜里十点，"信天翁号"飞抵法兰西海岸，靠近敦刻尔克的地方。夜色很浓；有一刻，船上的人看到了灰鼻子港灯塔的灯光从加莱海峡的一侧射向另一侧，与多弗尔的灯光交

织在一起。随后，“信天翁号”保持平均高度一千米，继续深入法兰西领土。

它一点也没有减低速度，象一枚炸弹，掠过富庶的法兰西北部诸省星罗棋布的城市和村镇，飞过敦刻尔克、杜朗斯、亚眠和克雷，来到了巴黎的纬度上。什么都没能使它偏离笔直的航线。就这样，午夜时分，它到达了“光明城”的上空。即便当它的居民都在熟睡——或是应该熟睡——的时候，这个城市也是不虚此名的。

工程师怎么会异想天开地停在巴黎上空呢？不得而知。千真万确的是，飞行器降到了距这座城市只有几百尺的地方。罗比尔走出了他的舱房，全体船员也都来到平台上呼吸一下周围的空气。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是不会坐失良机的。他们俩离开舱房，竭力躲在一旁，以便能选择最适宜的时刻，特别是要避免被人发现。

“信天翁号”象一只硕大的金龟子，在这座大城市上空沿着被爱迪生的电器照得通明的林荫大道缓缓地飞着，仍旧行驶在街上的车辆声和从巴黎射向四面八方的密如蛛网的铁道上的轰隆隆的火车声传到飞行器上来。随后，它在最高建筑物顶端的高度上滑翔，好象要向先贤祠的圆顶或是残废军人院顶上的十字架撞去。它从特罗卡德罗寺的两个清真寺尖塔飞到顶部巨大反光器的电光照耀着整个首都的战神广场金属塔[①]。

① 即埃菲尔铁塔，位于战神广场的西北端。

这次空中散步，这次夜游，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仿佛是在继续进行无休止的旅行前的空中小憩。

可能工程师罗比尔本人也想让巴黎人观赏一下一颗他们的天文学家根本没有预见到的流星。“信天翁号”打开了灯。两个耀眼的光柱从广场上、街心公园里、花园里、宫殿上和城里六万幢房子上扫过，把巨大的光束从地平线的一端投向另一端。

毫无疑问，“信天翁号”这次被看到了——不仅被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而且被听到了，因为汤姆·特纳拿起他的喇叭，向城市吹奏了一曲铜管乐。就在此刻，普吕当大叔俯身在舷栏上，松开手让鼻烟壶落了下去。……

“信天翁号”几乎在同时迅速升到了高空。

接着，从大街上仍很稠密的人群中发出的一片呼喊声——为奇异的流星发出的惊愕的呼喊声——一直升到了巴黎上空。

突然，飞行器灭了灯，它又回到黑暗和沉寂当中，飞行又以每小时二百公里的速度开始了。

这些就是法兰西首都的人们所看到的一切。

凌晨四点，“信天翁号”斜穿过整个法兰西领土。然后，为了不耽搁飞过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的时间，它掠着地面，从普罗旺斯一直向昂蒂布角顶端飞去。九点钟，聚在罗马圣彼得教堂露台上的圣彼得信徒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它飞过了“不朽之城”。两个小时以后，飞行器飞临那不勒斯海湾上空，在维苏威火山的烟雾漩涡里摇摆了片刻，斜穿地中海，于下午一点，被突尼斯港口城市古莱特的了望哨

发现了。

飞行器离开亚美利加后，飞过了亚细亚，之后又飞过了欧罗巴！这架了不起的机器在不到二十三天的时间里完成了三万多公里的航程！

现在，它进入了阿非利加大陆已被人们了解和尚无人知晓的地区。

或许读者想知道那只珍贵的鼻烟壶落下后的情景吧？

鼻烟壶落在利沃里街二百一十号对面。落下时，街上空无一人。第二天，一位扫街女工拾到了它，急忙送到了警察所。

在警察所里，人们先是把它视为爆炸物，小心翼翼地解开绳子，去掉布条，打了开来。

突然，发生了爆炸……那是所长抑制不住打了一个响亮的大喷嚏。

信从鼻烟壶里被抽了出来。在一片惊奇中，人们在信上读到了下述文字：

“费城韦尔顿学会主席普吕当大叔与秘书菲尔·埃文思被工程师罗比尔绑架至‘信天翁号’飞行器上。

请代为通知亲友。

普 吕 当 大 叔

菲尔·埃文思”

无法解释的现象终于向两个大陆的居民解释清了。地球表面上无数观测站里的学者们又恢复了平静。

十二

在这章里，工程师罗比尔积极行动，好象要夺取一次蒙第庸奖[①]似的

在“信天翁号”的环球飞行的这一阶段，当然可以提出下列问题：

直到如今读者还仅知其名的罗比尔究竟是何许人？他就在大气中度此一生吗？他的飞行器是不是永不休息？是否在某一个人迹难至的地方有一个营地，在那里，如果它无需休息，至少也应去补充给养？若非如此，那真太惊人了。最凶猛的飞禽也总是在什么地方有个巢穴安身呀！

还有，工程师打算怎样处置那两个恼人的俘虏呢？是把他们扣下作永久的飞行？还是再带着他们去遨游非洲、南美、澳洲、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使他们无可奈何地折服，然后让他们恢复自由，对他们说：

① 蒙第庸（1733－1820），法国行政官员、慈善家。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用于慈善事业，并于 1782 年设立了“美德奖”。

“现在，先生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对于‘比空气重’的问题不要再那么疑心重重了！”

这些问题，暂且还无从回答。这是未来的奥秘，或许有一天会被公诸于世的！

不管怎么说，罗比尔的飞鸟来到非洲北岸可不是来找它的巢的。它在突尼斯湾上空从奔角飞向迦太基角，在这日落时分随心所欲地飞行，时而飞舞，时而滑翔，好不自在。稍后，穿过奇妙的迈杰尔达谷，沿着隐匿在仙人掌和夹竹桃丛中的淡黄色河道飞往内陆，惊起了无数栖息在电线上、仿佛在等待途中的电报好夹在翅膀下带走的鹦鹉！

接着，黑夜降临了。“信天翁号”在克鲁米里[①]边境上空飞过。假如幸存下来一个克鲁米里人，他看到这只巨鹰出现，一定会匍匐在地祈求安拉的。

第二天早晨，船上的人们看到了安纳巴城及其周围秀丽的山峦；接着，又看到了现在有小阿尔及尔之称的斯基克达新修的拱型堤岸，景色动人的葡萄园和象是从波尔多或是勃艮第地区裁下来的茂密翠枝覆盖下的田野。

在大、小卡比利亚山脉上空的五百公里的飞行，于近午时分在阿尔及尔的卡斯巴宣告结束。飞行器上的旅客看到的是多么秀丽的景色呵！锚地从马地福角一直伸延到佩斯卡沙嘴，海滨上的宫殿、清真寺院和别墅星罗棋布，山谷披着葡萄园的绿装，碧波万顷的地中海里行驶着小得象蒸汽艇似的横渡大西洋客轮。这秀丽的景色一直延续到风景如

---

① 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北部山区，居民为定居牧民。

画的奥兰城，城里逗留于花园中的居民看到“信天翁号”一晃就混杂在夜幕中的新星里了。

如果说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在猜度是什么怪念头促使工程师罗比尔拖着他们的飞行监狱在阿尔及利亚——被素有“法兰西之湖”之称的一片海洋隔在另一方的、法国的延长部分——上空游荡，那么，太阳落山两个小时以后，他们一定会认为这个怪念头已经得到了满足，因为舵手的操纵杆一转，“信天翁号”便奔向东南。第二天，它飞出特勒山区时正看到一轮红日在撒哈拉沙漠上空冉冉升起。

七月八日，飞行器白天的飞行路线如下：飞经热里威尔小镇，这小镇象拉格瓦特一样，建在沙漠的边缘，以便为今后征服撒哈拉提供方便；穿过斯蒂棱山口，此行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是顶着相当强的和风飞行；在沙漠中飞行，时而在青翠的沙漠绿洲或是城堡上空缓慢行进，时而又以超过胡兀鹫的飞行速度发狂似的一掠而过。那些可怕的胡兀鹫十二只或十五只一群，毫无顾忌地向飞行器撞来，可把弗里科兰吓坏了。有好几次，船员们不得不向鸟群开炮。

如果说胡兀鹫只能报以惨叫和喙敲爪击，那些同样野蛮的土人可并不吝惜枪弹，特别是当飞行器飞经盐山的露出于银白色外套之上的绿紫色山梁的时候。浩瀚的撒哈拉沙海就在脚下了。这里，仍然沉睡着阿布戴尔·卡德营地的遗迹。对于欧洲旅行家来说，这里，特别是贝尼－姆扎尔联合管辖区，永远是个危险地方。

西蒙风拖着淡红色砂粒铸成的刀子刮过地皮，就象汪

洋大海中席卷水面的潮头。“信天翁号”为了躲避西蒙风的跳跃，升到了更高的空气层。光秃秃的谢勃加高原把它的灰黑色熔岩渣一直铺到清爽的、绿阴阴的安-马新山谷。这块地方，一眼望去，可以尽收眼底，但其表面的变化之大却真令人难以想象。树林灌木覆盖着的山峰后面，淡灰色的丘陵绵延起伏，活象阿拉伯人的大斗篷一样突兀不平，宽大的裂缝损坏了地表。远处，则又现出激流汹涌的沙漠季节河、棕榈林和环绕着清真寺建在小山丘上的一片片茅屋。这些清真寺里有一座就是梅特利蒂寺，一位宗教领袖，伟大的伊斯兰隐士西尼·希克就在这里终年过着单调的生活。

黑夜到来之前，飞行器在散布着大沙丘的平原上空飞行了几百公里。如果它想休息，本可以在位于茫茫的棕榈林中的瓦尔格拉绿洲城着陆。这座城市的三个区看得很清楚：苏丹的旧宫——那是一个筑了工事的城堡；盖成后再晒干的砖房；挖在山谷里的自流井，“信天翁号”本可以在这里补充用水。然而，由于它速度惊人，虽然已经来到非洲沙漠中，但水箱里装的却还是在克什米尔山谷汲取的希达斯波河水。

“信天翁号”是不是被混居在瓦尔格拉的阿拉伯人、姆扎布人和黑人看到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它受到数百发枪弹的迎接，但那些子弹还没有挨到它便掉了下去。

随后，黑夜降临了，那是沙漠中寂静的黑夜。费利西安·达维德[①]曾那么富于诗情画意地用乐谱记下了这黑夜

① 费利西安·达维德（1810—1876），法国作曲家。

中的一切奥秘。

在以后的几个小时中，飞行器转向西南，横穿通往古累阿城的路，其中的一条是于一八五九年被顽强的法国人迪韦里埃找到的。

夜色深沉，根本看不到根据杜邦歇尔计划正在修建的穿越撒哈拉铁路——这条长长的铁纽带将经过拉格瓦特和加达雅把阿尔及尔和廷巴克图连接起来，然后再通到几内亚湾。

这时，“信天翁号”越过北回归线，进入了赤道地区。在距撒哈拉南端一千公里处，它飞过了莱恩少校一八四六年丧命的那条路；越过了从摩洛哥通往苏丹的商路；在图阿雷格人肆意拦劫商队的沙漠地带，飞行器上的人听到了人们所说的“沙漠歌声”，那轻柔哀怨的呻吟仿佛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一样。

唯一意外的事件是，有一群蝗虫漫天扑来，落在平台上，给飞行器加了一个重载，险些使它“沉没”。船员们急忙卸下这个负担，只有弗朗索瓦·塔帕日留下了几百只作为食品。他把这些蝗虫烹得鲜美无比，连弗里科兰都因之暂时忘掉了他那一刻也不曾消失的恐惧。

“和虾一样！”他说。

这时，飞行器正处在距瓦尔格拉一千八百公里、靠近辽阔的苏丹王国北部边境的地方。

这样，午后两点，一座城市便出现在一条大河的拐角地方。这条河，是尼日尔河。这座城市，正是廷巴克图。

如果说迄今为止到过这座非洲的麦加城的只有旧大陆

的旅行家，如巴图达、英伯特、芒戈·帕克、亚当斯、莱恩、卡耶、巴思、伦兹等等，那么这一天以后，有两位美国人，由于最奇特的遭遇带来的偶然机缘，将可以在荣归美利坚之后——如果真有一天他们能回去——大谈其所见、所闻，甚至所嗅了。

所见，是因为他们得以一览这座五、六公里长的大三角形城市的每个角落；——所闻，是因为城里这天适逢大集，喧闹冲天；——所嗅，则是因为他们的嗅觉神经受到尤布·卡摩广场飘来的难闻气味的强烈刺激，那里，傍着索·玛依斯王的宫殿矗立着高大的肉铺。

总之，工程师认为应该让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知道他们正在十分幸运地观赏已经沦于塔格涅的图阿雷格人之手的苏丹名城。

“廷巴克图到了，先生们，”他告诉他们，那声音正如十二天前对他们说“印度到了，先生们”一样。

然后他接着说：

“廷巴克图位于北纬十八度，巴黎经线以西五度五十六分，平均海拔二百四十五米；这是一个有一万二千到三千居民的重镇，曾以艺术和科学发达而驰名！——或许你们有意在这里逗留几天？”

这样的一个建议出自工程师之口，只能是讽刺。

“然而，”他又说道，“对于外国人来说，置身于占领此地的黑人、柏柏尔人、福拉那人和阿拉伯人之中是很危险的——我还要补充一句，特别是我们乘飞行器到达这里会使他们大为不快。”

“先生，”菲尔·埃文思用同样的腔调回敬道，“为了能够和您分手，我们倒宁愿去冒受土人冷遇的风险。监狱换监狱，廷巴克图总比‘信天翁号’强得多！”

“这可要看个人的口味，”工程师反驳说。“我反正不去冒这个险，因为我要对赏光和我一起旅行的客人们的安全负责……”

“这么说，罗比尔工程师，”普吕当大叔的怒火爆发了，“您并不满足于作我们的看守？不仅绑架了我们，还要对我们肆意侮辱吗？”

“噢，哪里！最多只是讽刺！”

“飞行器上难道没有武器吗？”

“有的，足有一军火库！”

“两支手枪足够了，我拿一支，先生您拿另一支！”

“要决斗！”罗比尔叫道，“决斗，那会使我们中的一个丧命的！”

“一定会的！”

“噢，不。韦尔顿学会主席，我倒很愿意让您活下去！”

“为了确保您自己能活下去，这倒很明智！”

“明智不明智，我不去管；反正我愿意这样，随您去想，去向能给您帮忙的人抱怨好啦，只要您能够！”

“已经这么做了，罗比尔工程师！”

“真的吗？”

“在我们飞过欧洲有人居住的地方时，扔下一封信难道竟那么难吗？……”

“你们这样干了？”罗比尔被一种无法抑制的愤怒所

激动。

“如果我们干了又怎样？”

“如果你们干了……你们就该……”

“该怎样？”

“该越过船舷去追上你们的信！”

“把我们扔下去吧！”普吕当大叔吼道。“我们就是干了！”

罗比尔逼近两个同行。随着他一个手势，汤姆·特纳和几个同伴围了上来。工程师真想兑现他的威胁。大概他担心控制不住真的那样做，便急忙走回他的舱房里去了。

“好！”菲尔·埃文思在一旁喝彩。

“他不敢那么干，”普吕当大叔说，“我可敢！我一定要那么干他一下子！”

这时，廷巴克图的居民正聚集在广场上、大街上和建得象圆形剧场似的一幢幢房屋前面的露台上。无论是在圣喀尔、撒拉哈玛之类的富裕区，还是在布满破烂的锥形茅屋的贫穷区，阿訇们都登上清真寺的塔尖向这个飞行妖魔发出最不堪的诅咒。但这毕竟比枪弹来得平和多了。

飞行器还没到位于尼日尔河拐角的卡巴拉港，那儿的船队上的船员们便忙碌起来。毫无疑问，“信天翁号”要是着陆，一定会被砸得粉碎。

喧闹的鹳群、鹧鸪群和白鹮群随着它飞了好几公里，但它疾速行驶，不久就把鸟群甩在后面了。

天黑了下来；生长在这块肥沃多产的土地上的数不清的象群和水牛群的吼叫声，使周围的空气都跟着震颤起来。

二十四小时内，夹在零度经线和西经二度尼日尔河弯角中的整个地区都在“信天翁号”下方飞逝而去了。

事实上，假如某位地理学家拥有一架类似的机器，那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绘出这个地区的地形图，测出海拔高度，确定河道及其支流，标明城市和村镇的位置。那么中非地图上就不再有大片的空白、浅色虚线和那些含糊不清、让绘制地图的工人大失所望的标记了。

十一日早晨，“信天翁号”越过了苏丹和几内亚湾之间的几内亚北部群山，地平线上模模糊糊地显现出达荷美王国“孔山”群峰的轮廓。

离开廷巴克图以后，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发现飞行方向始终保持由北往南。据此他们得出结论，如果航向不改变，再过六个纬度，就到赤道了。莫非“信天翁号”要再度离开大陆驶向大海上空吗？这次可不是白令海或里海，也不是北海或地中海，而是大西洋。

这可不是使两位同行平心静气的前景，他们逃跑的希望要化为泡影了。

然而，“信天翁号”航速很慢，仿佛在离开非洲大陆之际有几分犹豫。莫非工程师想原路返回？不是！是飞行器下面的地方引起了他极大注意。

大家知道——他本人也并非不知，这里是非洲西部沿海诸强之一的达荷美王国。它曾与相邻的阿桑蒂斯王国抗衡，相当强盛。尽管它疆界狭窄，南北只有一百二十法里，东西不过六十法里，但自从它吞并了独立邦阿德拉和维达以后，人口达到了八十万。

这个达荷美王国虽不大，但名声在外。它以每年节日期间用人祭祀、为旧国王送葬和庆祝新国王登基进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而闻名海外。达荷美有一种隆重的礼节，国王接见外国贵宾或使节时，会使后者大吃一惊，因为国王要下令砍下十二颗人头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而砍头的正是司法部长——熟谙刽子手行当的明翰。

“信天翁号”飞进达荷美境内时，正值国王巴哈杜驾崩，全体臣民都在准备举行新国王登基大典。因此，举国上下都忙作了一团，然而这忙忙碌碌的景象没有从罗比尔眼中滑过。

果然，达荷美农人的行列正迤迤逦逦地向王国首都——阿波美移动。辽阔的平原上道路平坦，四通八达；深深的草丛覆盖着平原；木薯地一眼望不到边；壮丽的大森林里生长着棕榈树、椰子树、合欢、柑桔和芒果树，果实的清香一直升到“信天翁号”上来；绿色的海洋里还飞舞着成千上万的鹦鹉和飞雀，这个地方就是这样风景如画。

工程师倚在栏杆上，沉浸在深思之中，偶尔和汤姆·特纳简短地说上几句。

另外，“信天翁号”似乎也没有什么特权来引起这些活动的人群的注意，这些人奔走在风雨不透的树顶下，常常不见人影，大概这是由于飞行器是躲在高空薄云中的缘故。

上午十一点左右，城墙围绕着的首都出现了。环城是一道二十多公里长的壕沟，城里地势平坦，街道宽阔整齐，广场北面矗立着王宫。靠近祭品室，突起一座祭坛，俯视着这一群建筑物。每逢节日，缚在柳筐里的俘虏便从这祭坛

顶上抛下去散给民众，读者如果想象一下那些可怜的家伙是在怎样一种疯狂气氛中被撕成碎片，心中就会不无厌恶之感。

在王宫院落中的一隅，驻扎着皇家军队的一部，四千名武士——乃是一支骁勇之师。

如果说亚马孙河畔是否真有女士兵还属悬案，那在达荷美有这样的军队却是不容置疑的。一些妇女身着蓝色衬衣，蓝色或红色的披巾，白地蓝条的裤子，白色无边圆帽，腰带上挂着子弹盒；还有一些是女猎象手，装备着重马枪、短刃匕首，头上用铁环箍着两只羚羊角；女枪手们都穿红蓝各半的上装，那武器是老式铸铁管的喇叭口火枪；姑娘营的士兵穿蓝上装、白裤子，都是处女，象狄安娜[①]一样纯洁，也象她一样带着弓箭。

看到这些女士兵，再加上五、六千穿短衬裤、棉布上衣、腰间系一块布的男子，便可一览达荷美军队的全貌了。

阿波美这一天寂无一人。国王、贵族、男女兵士还有全城百姓都离开首都，涌到几英里路以外一片参天大树围绕着的开阔平原上去了。

在这里将进行国王的登基大典；最近几次劫掠中抓获的大批俘虏将被屠杀用来庆祝盛典。

两点钟前后，“信天翁号”飞到了平原上空，开始在一团迷雾中徐徐下降。这雾掩蔽了它，使达荷美人一时还没有发现。

---

① 狩猎女神。

来自王国各地——维达、克拉贝依、阿德拉、东波里，乃至最偏远的村落的人们都聚集在这里，不下六万人。

新国王——一个叫作布·那迪的强健快活的二十五岁的汉子——站在一个阔叶树阴遮盖下的小丘上，面前簇拥着他的新王室成员、男女士兵和臣民百姓。

丘下，五十多名乐师在吹奏野蛮部落的乐器，其中有声音沙哑的象牙、鹿皮鼓、葫芦吉他和铁锤儿敲击的小铃。在这些乐器的响声中，竹笛的尖啸尤其刺耳。士兵们不时地鸣放步枪、火枪和大炮，那炮架震起来险些把女炮手们碾在下边。人群中一片喝彩，欢声雷动，简直可以盖过闪电霹雳的声音。

在平原的一角，士兵看押着挤在一起的受命送先王到另一个世界去的俘虏，死亡也决不能使这位国王失去任何威仪。戈佐——巴哈杜的父亲——入葬时，他儿子杀了三千人陪葬，布·那迪决不能比他父亲杀得少。难道不需要若许“信差”去通知各位神灵和在天的诸位宾客聚齐来为升天的君王伴驾吗?

演说，致词，献礼，舞女跳舞，女兵们也表演了闪烁尚武精神的舞蹈，足足闹了一个小时。

屠杀的时刻迫近了。罗比尔知道达荷美这些血腥的习俗，眼睛始终不离开那些战俘——为这次屠戮准备的男女老幼。

“明翰”站在小丘下，挥舞着弯刃刑刀；那刀尖上有一个金属的小鸟，鸟儿的重量使刀抡起来更稳当。

这次行刑不是他一个人，只身一人是无法应付这项工

作的。他周围还聚集着百十名能够一刀就把人头砍落的刽子手。

“信天翁号”这时斜线飞行，不时调整着提升螺旋桨和推进器，渐渐地接近了。很快，它从隐蔽着的云层里钻出来，出现在距地面不到一百米的空中，达荷美人这才看到了它。

和通常出现的情况相反，那些土人把它当作特意来向巴哈杜国王致意的天神了。

于是，地上出现了难以描述的热烈景象。土人们对这只无疑是来接引已故国王的圣体去达荷美的天堂的上界神鸟不断地欢呼，大声请求，一起祈祷。

就在此刻，第一颗人头从“明翰”的刀下滚落。接着，成百的战俘被押到他们可怕的刽子手面前。

突然，“信天翁号”上响起一枪，那位司法部长应声仆倒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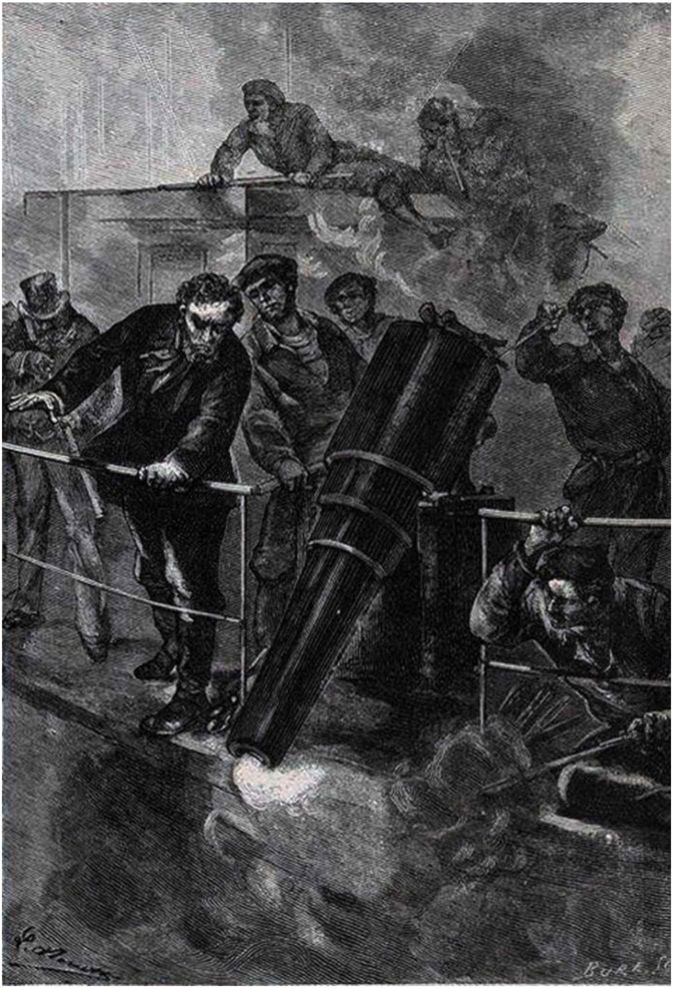
“打得好，汤姆！”罗比尔说道。

“唔！……朝人堆里打吧！”工头应道。

他的同伴也都象他一样，荷枪实弹准备着，只待工程师一个信号就要开枪了。

人群中一片大哗。他们明白了，这个带翅膀的怪物根本不是一个友好的神。因此，“明翰”倒毙后，四面八方响起一阵复仇的怒吼，紧接着平原上空响起一排枪声。

这些威吓并没能阻止“信天翁号”，它断然降到离地面不足一百五十尺的高度。不管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对罗比尔抱什么感情，他们也还是参加了这一人道主义的



连船舷上那门小炮也及时发射了几发霰弹。

行动。

“干得对！救出那些俘虏！”他们喊着。

“我正是这个意思！”罗比尔回答道。

“信天翁号”的连发步枪在这两位同行和船员们的手中把排弹射入人群，弹无虚发。连船舷上的那门小炮也转到最小角度，及时发射了几发霰弹，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那些战俘根本弄不懂这来自上空的援救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趁看守士兵向飞行器还击的空子，挣断了锁链。一颗子弹击穿了前推进器的桨叶，又有几颗打在船壳上，躲在舱房深处的弗里科兰险些隔着舱板吃了枪子。

“呵！他们要尝尝那东西了！”汤姆·特纳喊了一声。

于是，他爬到弹药舱，拿来十二枚硝甘炸药筒，分给同伴们。随着罗比尔一个手势，这些炸药筒飞向小丘，一碰到地，便象小炸弹似的炸了开来。

国王、贵族、军队和百姓受到这样的袭击，其恐怖自不必说，他们狼狈不堪地溃逃了！他们躲在树下，看到俘虏们逃散，没有一个人想到去追赶。

达荷美国王的登基大典就这样被冲散了。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也藉此机会明白了这样一架机器具有何等的威力以及它能够为人类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随后，“信天翁号”不慌不忙地升到高空。它飞过了维达，不久这个西南风掀起巨浪拍击岸边、使船只无法停泊的荒凉海岸就从眼界中消失了。

它向大西洋上空滑翔而去。

十三

在这章里，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渡过了整个大洋，一点也没有晕船

大西洋！两位同行的忧虑成了事实。罗比尔好象对到这烟波浩淼的大洋上来冒险一点也不在乎。这样的飞行根本不会引起他的不安，他手下的人也都一样，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渡洋飞行。他们已经都回到舱房去了，不会有任何恶梦来打扰他们的睡眠。

“信天翁号”要去哪？难道真象工程师说过的，它不仅仅是要环绕地球一周？不管怎么说，这次旅行终须在某个地方宣告结束。说罗比尔乘飞行器在空中过一辈子，永远不着陆，那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否则，他怎样补充生活给养和弹药，且不说还有维持机器运转的物资呢？一定在地球上某一个无人知晓并且无法靠近的地方有一个营地，或者说是一个休息港，在那里，“信天翁号”可以补充给养。说飞行器和地球上所有的居民都断绝了联系，那还可以，但要是说它和地球的每个地方都断绝了联系，那不可能！

如果确有那么一个地方，那它在哪？工程师怎样选到这个地方的？是不是有一小群移民在等他归去，而他正是这群移民的首领？他那里是否可以接纳新成员？最要紧的是，为什么这些不同种族的人都把自己和他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还有，他既然秘密制造了这架耗资巨大的机器，那么他该拥有多少财富呢？的确，维修机器的花费并不大。大家在船上过着一种集体生活，一种家庭生活，每个人都很快活，并且毫不掩饰这一点。但这个罗比尔究竟是何许人？哪方人氏？有些什么经历？毫无疑问，那个当事人对这些猜不透的谜，是一个字也不会透露的。

这种由难以解决的问题造成的形势会激怒那两位同行，读者可不要对此感到惊讶。他们就这样被带进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冒如此之大的风险却看不到一点出路，甚至连这场冒险是否会结束都很值得怀疑；注定要进行这无休无尽的飞行，这一切难道还不会导致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采取某种极端行为吗？

这些我们暂且不提。

从七月十一日晚上开始，“信天翁号”在大西洋上空飞行。第二天，太阳升起来了，悬挂在水天交融形成的一条线的上方。非洲已经在北方地平线上消失了，眼界无比宽阔，却看不到一点土地的影子。

弗里科兰壮着胆子走出舱房。当他看到下面是一片汪洋，立刻又充满了恐惧。“下面”这个字眼不够准确，最好说是“周围”，因为当你在高空了望时，就好象周围都是深渊，地平线也升到了和你一样的高度，而且在不停地后退，使你

永远也无法够到。

当然，弗里科兰无法从物理上解释这一现象，但他在意识上感觉出来了。这就足以引起他“厌恶深渊”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是一些即便很勇敢的人也无法摆脱的。总之，为谨慎起见，黑人没有轻易抱怨，他闭上眼，双手摸索着回到自己的舱房，希望能在房里多呆些时候。

事实上，在海洋三亿七千四百零五万七千九百一十二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中①，大西洋占了四分之一还多。但工程师好象不再匆忙了，因此他没有下达全速前进的命令。再说，飞行器也无法达到它在欧洲上空飞行时的两百公里时速。这个地区，西南气流很强，“信天翁号”逆风行驶，尽管风力还弱，它也找不到任何全速前进的机会。

气象学家基于大量观察的最新研究成果使人们得知，在这个热带地区有一股聚合信风，吹向撒哈拉或是吹向墨西哥湾。在无风区以外，这种聚合风有时起自西方吹向非洲，有时起自东方吹向新大陆——至少在热季是这样。

所以，“信天翁号”根本没有动用推进器的全部力量和逆风较量，它满足于缓速前进。再说，这速度已经超过了最快的横渡大西洋的轮船。

七月十三日，飞行器飞过了赤道。——这一点，通知到了每一个船员。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也就知道了他们刚刚离开北半球，来到了南半球。

---

① 陆地面积为 136,051,371 平方公里。——原注

飞行器越过赤道时并没有象有些战舰和商船那样举行仪式和比赛。

只是弗朗索瓦·塔帕日往弗里科兰的脖子里倒了一品脱水，由于紧接着这次洗礼的是好几杯杜松子酒，黑人便声明准备过随便多少次赤道，只要不是在这只一点也得不到他信任的机器鸟的脊背上就行。

十五日早晨，“信天翁号”在阿森松群岛和圣赫勒拿岛[1]之间飞行——距后者更近些，有几个小时，地平线上露出了那岛上的高地。

毫无疑问，拿破仑陷身英国人手中时，要是有一架类似工程师罗比尔的飞行器的机器，那么，尽管赫德森·洛[2]谨慎小心得颇令人感到屈辱，他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位显赫的囚犯从空路逃走!

七月十六日、十七日晚上，日落时分，霞光形成了一幅新奇的景象，在高纬度上可能会被当作极光。太阳落下时射出五彩缤纷的光芒，其中还有炽热的绿色。

莫非地球正在穿过一块折射落日余晖的宇宙灰尘云?

有些观测者就是这样解释晚霞的。但是，如果这些学者来到飞行器上，他们就不会坚持自己的看法了。

飞行器上进行了实验，证明大气中悬浮着细小的辉石结晶、玻璃珠和磁铁微粒，跟一些火山喷射出来的物质一样。这样，再也没有疑问，这块云是由一座爆发的火山抛上

---

① 南大西洋的火山岛。1815－1821 年，拿破仑一世曾被放逐并死于此。

② 赫德森·洛（1769－1844），英国军官。1815 年 8 月被任命为圣赫勒拿总督，负责看守拿破仑。

天空的，云中的微粒造成了观察到的这一现象，这块云由于空中气流的作用力，这时正浮在大西洋上空。

在这一阶段飞行中，除了这些，还观察到好几种其它现象。有几次，大块的乌云给天空染上了一种奇特的灰色，而且，当飞行器从这道蒸汽帷幕上方飞过时，发现云面上有些白得刺眼的、以令人目眩的速度飞转的旋涡，使云面显得凹凸不平，旋涡中散布着微小的片状闪光物体——在这个纬度上，这一现象只能用冰雹形成的道理来解释。

十七日夜里，飞行器处于一轮满月和一道落海之前就会蒸发掉的细雨帷幕之间，它看到一条黄绿色的月亮彩虹出现在空中。

从这些不同现象中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天气要变？可能的。不管怎么说，离开非洲海岸以后，一直刮着的西南风在赤道地区已经开始停息了。在这个热带地区，气候格外炎热。于是，罗比尔决定到更高的气层中去乘凉，躲一躲令人无法忍耐的直射的太阳。

气流的改变使飞行器上的人们预感到在赤道地区以外一定会遇到不同的气候条件。再有，必须看到，南半球的七月是北半球的一月，也就是说正值隆冬季节。“信天翁号”如果继续南飞，那它很快就会有所感受了。

正象海员们说的那样，大海“感觉到了这一点”。七月十八日，在南回归线以外，出现了另一种现象，要是有一条船恰好在那儿，一定会吓坏的。

海面上涌起一连串闪光的巨浪，速度很快，估计不会低于每小时六十英里。汹涌的浪峰拉开八十尺的间距，在海

面上留下长长的光痕。黑夜刚开始降临的时候，一道耀眼的反光直射到“信天翁号”上，这次，它真会被人当作火流星了。罗比尔还从未有过在一片火海上飞行的机会，——这火并不发热，因此也就无须升高躲到高空中去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定是电，因为人们毕竟不能把这原因归于大群的鱼苗或是聚在海面的散发磷光的小生物呀！

这种现象使船上的人想到此刻空气中的电压一定很高。

真的，如果海上有一条船，那第二天，七月十九日，人们一定会看到它在海里沉没。但是“信天翁号”却在同风浪玩耍，就象它借用名字的那种大鸟一样。如果它不愿象海燕那样掠着水面飞行，它可以象雄鹰一样展翅飞入高空，去寻求安静和阳光。

这时，它已经越过了南纬四十七度线，离南极越近，天就越短，白昼只有七、八个小时了。

下午一点左右，“信天翁号”为了寻找更合适的飞行条件，大幅度降低了高度，来到离海面不足一百尺的空中。

天气平和。在天空中某些区域里，上部凹凸不平的乌云排成了水平方向的一条线，下部笔直地连在一起，表面垂下长长的凸包，凸包的顶端好象在吸引着海水。海水沸腾起来，突起的水柱宛如一片液体的丛林。

突然，海水喷射，变成了一只只大玻璃瓶的样子。

刹那间，“信天翁号”被卷进了一阵龙卷风的巨大旋涡中，二十多股龙卷风接踵而来。幸好，龙卷风旋转的方向和

螺旋桨转动的方向相反，要不是这样，螺旋桨就会失去作用，飞行器也就栽进大海了。不过，它开始飞快地打转，快得吓人。

尽管推进器飞转，工程师还是无法从旋涡中摆脱出来，因为飞行器被龙卷风吸住了。形势万分危急，而且似乎无法化险为夷。船员们被离心力抛到了平台的两头，紧紧抓住护栏才没被卷走。

“沉着点！”罗比尔喊道。

是的，此刻必须沉着。——还须耐心。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正巧刚走出舱房，他们被甩到飞行器尾部，差点儿没给抛出去。

“信天翁号”在打转的同时，随着龙卷风在移动。龙卷风旋转的速度飞快，飞行器的螺旋桨自愧弗如。它刚从一个旋涡中摆脱出来，就又被卷进了另一个，面临着被甩散架子变成碎片的危险。

“放炮！……”工程师喊道。

这个命令是下给汤姆·特纳的。工头正抓着安在平台中央的那尊炮，那里离心力的作用小些。他明白了罗比尔的想法。转眼间，他拉开炮栓，从固定在炮架上的弹药箱里拿出一枚炮弹。炮声响了，龙卷风连同象是驮在它背上的乌云一下子散乱了。

空气的震动打乱了云层，浓云化成了和地平线垂直相交的大雨，象一张巨大的水网张挂在水天之间。

“信天翁号”终于又重新获得了自由，急忙上升了几百米。

“没损坏什么东西吗？”工程师问道。

“没有，”汤姆·特纳回答说。“玩了一场拍儿打荷兰陀螺，可不能再来了！”

真的，刚才的十几分钟里，“信天翁号”遭逢大难，要不是它特别坚固，早就葬身在龙卷风的旋涡里了。

穿越大西洋途中，当没有什么现象来打破枯燥的时候，时间显得多么长呵！此外，天越来越短，寒冷也很明显了。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很少看到罗比尔。工程师关在舱房里忙着确定航线，标明所循的航向，圈出他所能辨别的所有位置，抄气压表、温度表和计时表，最后，还要把飞行中碰到的每个事件都记入航行日志。

那两位同行则在不懈地努力，想在南方发现一块陆地。

另一方面，弗里科兰奉了普吕当大叔的命令，试图通过厨师摸一摸工程师的底细。可是怎么来相信这个叫作弗朗索瓦·塔帕日的加斯科尼人的话呢？他一会说罗比尔是阿根廷共和国的前任部长，是一位海军司令，退休的美国总统，西班牙预备将军，是到空中来寻求更高职位的印度总督，一会说他靠了这架机器进行掠夺，聚资数百万，已被提起公诉，一会又说他为造这架机器闹得倾家荡产，将来不得不去作官，好捞回一把。要是问到工程师会不会在什么地方停下来，他就说，不会的！但他打算到月亮上去，要是在那找到一个合适地点，就会定居下来。

“喂！弗里！……我的伙计！……你想去看看那上边的事吗？”

“我不去！我拒绝！……”傻瓜回答说。他把这些瞎话都

当真了。

“为什么？弗里，为什么？我们给你娶一个年轻漂亮的月球姑娘！……你就是那里黑人的祖宗了！”

当弗里科兰把这些话报告给他的主人时，后者深知他是得不到任何有关罗比尔的材料了。于是，他就一个心眼只想报仇了。

“菲尔，”一天他对他的同事说，“现在确实已证明根本没办法逃走了吗？”

“没办法。”

“那好吧！但是人应该永远自由；必要时，可以用牺牲生命……”

“如果必须作出这个牺牲，那就尽早作吧！”菲尔·埃文思响应着。他平素性格是多么冷静，但现在也无法再忍耐了。“结束这件事情的时候到了！……‘信天翁号’要去哪？……眼下它正在斜穿大西洋，如果它不改变航向，就会飞到巴塔哥尼亚[1]海岸，然后到达火地海滨……可是以后呢？……它将飞往太平洋上空，还是到南极大陆去冒险？……这个罗比尔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那我们可就完了！……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正当防卫，而且，如果我们死了……”

“但愿不会如此，”普吕当大叔说。“在没有报完仇，没有消灭这架机器和它载着的这些家伙之前，但愿我们不会死！”

---

① 阿根廷南部地区。

两位同行被无能为力的忿恨和克制不住的狂怒激动到了如此地步。是的，既然势在必行，那他们将拼着性命消灭这位发明者和他的秘密！他们不得不承认空中机车无可置疑的优越性，但这架了不起的飞行器顶多只能存在几个月了！

这个想法深深扎在他们脑海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把它付诸实行。但是，怎样去实行？去抢一枚飞行器上储存的炸弹，把这架机器炸掉吗？这须进入弹药仓。

幸好弗里科兰对这些计划一无所知，否则，想到“信天翁号”要在空中爆炸，他一定会去告发他的主人！

七月二十三日，在西南方向上，靠近麦哲伦海峡入口处处女角的地方，陆地又出现了。这个季节里，在五十四度纬线以外，黑夜几乎长达十八个小时，平均气温降到零下六度。

起初，“信天翁号”并没有继续向南飞，而是沿着曲折的麦哲伦海峡飞行，似乎要飞往太平洋。它飞过洛马斯海湾，在格雷戈里峰以北、布里克诺科斯山以西看到了智利小村彭塔阿雷纳斯，村里正是钟声大作的时候。随后，又飞行了几个小时，看到了法米那港的古老建筑。

如果说巴塔哥尼亚人身体比常人高大，飞行器上的旅客则不能肯定这一点，因为从飞行器所在的高度看去，他们都是些矮子。

南半球的白天如此短暂，只有几个小时，但看到的景色是多么壮观呵！险峻的山岭，终年覆盖着积雪而山腰上又长着层层密林的雪山，内陆海，夹在群岛的岛屿和半岛之间

的海湾，克拉伦斯岛，德索拉雄岛，海峡和航道，数不清的海角和岬地。寒冷把从结束美洲大陆的弗罗瓦德角到新大陆尽头的合恩角之间的大块地方冻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整体！

然而，一到法米那港，“信天翁号”确实又要改变航向南下了。它从布伦斯维克半岛上的塔尔那山和格拉夫斯山之间穿过，一直飞向屹立在麦哲伦海峡边、海拔二千米的银装素裹的巨峰——萨米恩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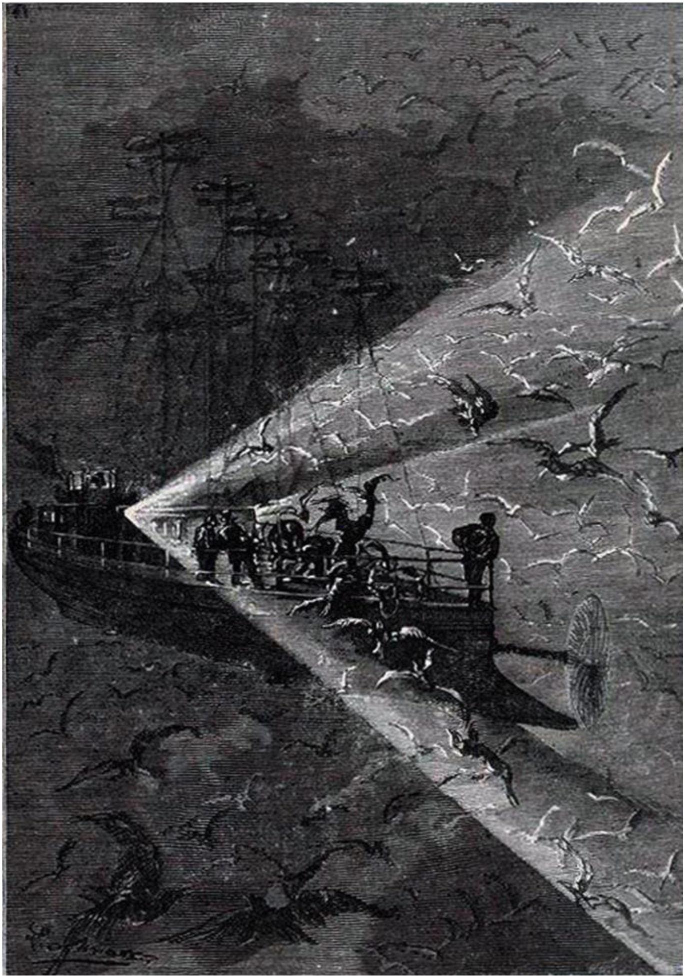
这里早先是现在居住在火地岛的土人佩什人或者叫作火地人的地方。

六个月以前，盛夏季节里，白天长达十五、六个小时，这块土地，特别是南部，该显得多么秀丽肥沃呵！到处是山谷和足以牧养成千上万头牲畜的牧场；参天的原始森林里生着桦树、山毛榉、楞树、柏树和乔木蕨；平原上四处奔跑着美洲驼、小羊驼和鸵鸟，还有企鹅大军和成群的飞禽。因此，当“信天翁号”打开探照灯时，海雀、野鸭、野鹅都拥到了平台上，足能塞满一百间弗朗索瓦·塔帕日的储藏室。

这给厨师带来一项额外工作（他做这道野味很拿手）；这也给弗里科兰带来一项额外工作，他不得不答应去给一只又一只有趣的飞禽拔毛。

这天下午三点钟左右，日落时分，出现了一个参天大森林环抱下的大湖泊。湖面上已经结冰了。几个土人，脚上绑着长橇，在湖面上飞快地滑行。

那些土人一看到这架机器，便惊恐万分地四下奔逃。逃不掉的便藏起来，象动物那样伏在地上。



“信天翁号”打开了探照灯。

“信天翁号”不停地向南飞，越过了比格尔海峡，远离了纳瓦林岛——这个希腊名字在这块遥远的地方其它生硬的地名中间多少有些不协调，远离了濒临太平洋尽头的沃拉斯顿群岛。最后，在飞离达荷美、越过七千五百公里航程之后，它飞过了麦哲伦群岛最边缘的岛屿，接着又飞过了最靠南的一个小岛，那岛经年累月受着海浪的侵蚀，它就是可怕的合恩角。

十四

在这章里，“信天翁号”做的事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天是七月二十四日。然而，南半球的七月二十四日却是北半球的一月二十四日。五十六度纬线刚刚被抛在后面，这条纬线相当于在爱丁堡穿过苏格兰的那一条。

因此，气温计始终保持在零度以下。这时，就需要通过供飞行器舱房取暖用的机器取得一点人工热量了。

不消说，过了六月二十一日南半球的冬至以后，白昼渐长，但由于“信天翁号”直下极地，白天又明显缩短了。

因此，在与南极圈相连的南部太平洋上空光明很少，难得看到些什么，而且在黑夜里，寒意有时是咄咄逼人的。为了抵御寒冷，必须象爱斯基摩人和火地人那样穿戴起来。飞行器上那类奇装异服可不少，所以两位同行能够裹得严严实实地呆在平台上，始终盘算着他们的计划以及怎样将这计划付诸实现。再有，他们很少看到罗比尔。自从双方

在廷巴克图进行了种种威胁以后，工程师和他们之间彼此再也不讲话了。

至于弗里科兰，他很少走出厨房。在那里，弗朗索瓦·塔帕日慷慨地款待他——条件是他给厨师作帮手。他倒很有几分好处，黑人征得主人同意后，便十分情愿地答应了。另外，这样关起来，他就再也看不到外面发生的一切，可以自认为脱离险境了。他身体方面那了不起的胃口和思想方面少见的愚蠢，不是很象鸵鸟吗?

现在，“信天翁号”将飞往地球的哪一个角落?难道可以相信它竟敢在隆冬季节到南极海面和大陆上空去冒险?在这种冰冷的空气里，就算电池里的化学物质能够不凝固，难道飞行器上的人不会丧命，不会被可怕地冻死?如果罗比尔在热季飞越南极，那还过得去，但是在南极冬天无尽的长夜里，这简直是疯子的行为!

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就是这样看问题。现在，他们已经被带到了新大陆的尽头，这里虽然仍旧是美洲大陆，但可不是美国所在的那个美洲了!

这个难以对付的罗比尔究竟想干什么?难道现在不正是摧毁这架机器、结束这次旅行的时刻吗?

可以肯定的是，二十四日这天，罗比尔和他的工头交谈很频繁。汤姆·特纳和他一起看了好几次气压表——这回不是为了调整飞行高度，而是为了记下和气候有关的数据。毫无疑问，出现了一些必须重视的征兆。

普吕当大叔同样注意到，罗比尔想清点一下所存的各种原料：供飞行器的推进器和提升机所用的原料和供人食

用的食品。

这一切迹象都表明罗比尔在计划返航。

“返航！”菲尔·埃文思说，“返回哪里去？”

“去罗比尔能够补充给养的地方，”普吕当大叔答道。

“那一定是太平洋中的一座小岛，岛上住着一伙和他们的首领臭味相投的无赖移民。”

“我也这样想，菲尔·埃文思。我想他要向西飞，按照他的速度来看，他很快就能到达目的地。”

“那我们的计划就会落空了……要是他到了……”

“他到不了，菲尔·埃文思！”

显然，两位同行在一定程度上猜中了工程师的计划。这一天，“信天翁号”在向南极海岸飞了一段之后，确实准备彻底后退了。当冰块一直逼进到合恩角海域的时候，太平洋南部就被冰峰和冰原覆盖了。浮冰构成了一道连最坚固的船、最顽强的航海家也无法逾越的屏障。

当然，如果“信天翁号”把翅膀扇得快些，它可以越过聚在大洋表面的冰山和屹立在南极大陆——如果这真是一块顶在南半球的帽子似的大陆——上的峻岭。但是，在南极的夜里，去和已经降到零下六十度的空气斗，它敢吗？不敢，毫无疑问！

因此，“信天翁号”向南飞了百十公里之后便折头向西，取道飞往太平洋群岛中某个不为人知的岛屿。

飞行器下面是一片铺在亚洲大陆和美洲大陆之间的液体平原。此刻，海水呈现出一种奇异的颜色，这种颜色为它博得了“牛奶之海”的美名。在微弱的阳光无法驱散的昏暗

之中，整个太平洋呈现奶白色，仿佛是一片起伏不大（从高空看去）的广阔雪原。假如寒冷能把这海洋冻成冰原，那样子大概也不会改变。

现在人们知道了，是大群的发光粒子和磷光微生物造成了这种现象。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在印度洋海面以外的地方也能够看到这种乳白色的集团。

气压表在天亮后的一段时间里始终保持较高的水平，现在突然降低了。显然，出现了某种会使轮船惊慌失措、而飞行器却不以为意的征兆。可以想象出，一场暴风雨刚刚袭击了太平洋海面。

午后一点钟，汤姆·特纳走近工程师，说：

“罗比尔船长，快瞧地平线上那个黑点！……在那儿……我们的正北方！……这不会是一块礁石吧？”

“不会的，汤姆，这一带没有陆地。”

“那么就是一条船，至少是一艘小艇。”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赶到前甲板来看汤姆·特纳发现的那个黑点。

罗比尔叫人拿来航海望远镜，开始仔细地观察被发现的物体。

“是一艘小艇，”他说，“我敢肯定艇上有人。”

“遇难的人？”汤姆喊了起来。

“是的！是遇难的人，大概他们不得已弃了船，”罗比尔接着说道。“可怜的人们，他们不知道陆地在哪儿，他们会饿死、渴死！来吧！‘信天翁号’不会不尽力去救他们的！”

一道命令下达给技师和他的两名助手，飞行器开始徐

徐下降。在一百米的高度它停止下降，推进器推动着它迅速向北飞去。

果真是一艘小艇。帆在桅杆上抖动，由于没有风，它已寸步难行了。艇上的人大概都再也没有力气去划桨了。

艇里有五个人，即使没有断气，也都因为疲惫不堪而昏睡过去，或是累得动弹不得了。

“信天翁号”来到他们头上，徐徐下降。

在小艇尾部，可以看出它所属的那条船名，那是南特的“让内特号”，船员们被迫抛弃的法国轮船。

“喂！”汤姆喊了一声。

艇上应该听得到，因为小艇就在下面不到八十尺的地方。

没有回答。

“鸣枪！”罗比尔说。

命令执行了，枪声在水面久久回荡。

这时他们看到遇难的人中有一个艰难地坐起身，目光惊疑，脸瘦得活象骷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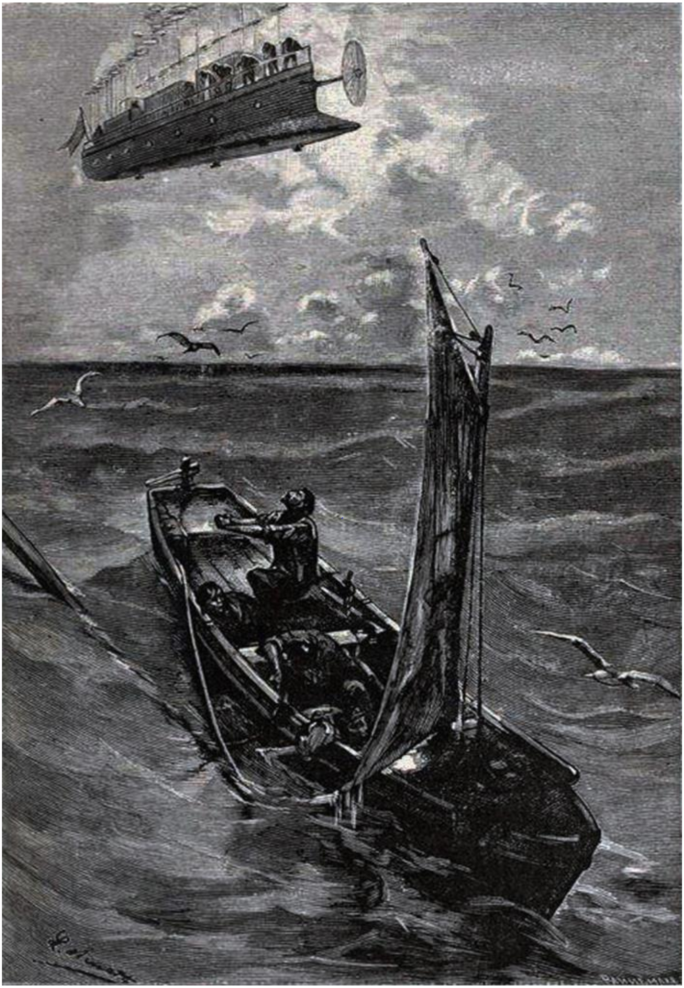
他一看到“信天翁号”便作出一个吓坏了的动作。

“不要害怕！”罗比尔用法语喊道。“我们来救你们！……你们是谁？”

“三桅船‘让内特号’的水手。我是大副，”那人回答说。“十五天前，我们离开了船……在它下沉的时候！……我们既没有水，也没有吃的！”

其他四个遇难者也慢慢坐了起来，他们脸色苍白，筋疲力尽，模样瘦得吓人。他们把手伸向飞行器。

遇难的人中有一个艰难地坐起身。



遇难的人中有一个艰难地坐起身。

“注意！”罗比尔喊道。

平台上放下一条绳子，一只装着淡水的桶降到了小艇上。

那些可怜的人一拥而上，直接对着桶喝起来，贪婪的样子真令人不忍看。

“面包！……面包！……”他们喊着。

立刻，一只装着食品、罐头、一小瓶白兰地和几品脱咖啡的篮子落到了他们手中。大副费了好大劲才制止住他们的狼吞虎咽。

然后，他问道：

“我们在哪儿？”

“离智利海岸和乔诺斯群岛五十海里，”罗比尔回答说。

“谢谢。但是没有风，而且……”

“我们来拖你们！”

“你们是谁？”

“有幸能够帮助你们的人！”罗比尔只作了简单的回答。

大副明白了对方不愿暴露姓名，不便再问了。至于这架会飞的机器，它能有力量把他们拖走吗？

能！小艇系在一百尺长的缆绳一端，被这架强大的机器向东拖去。

晚上十点，看到了陆地，或者说是闪烁的灯火表明了陆地的位置。对于“让内特号”的遇难者们来说，这次来自天空的救援到的正是时候，他们当然会想，这场营救简直是个奇迹。

当飞行器把他们拖到乔诺斯群岛的航道入口时，罗比

尔喊他们松开缆绳——使他们从营救者那里受益的东西，“信天翁号”于是又向远海飞去。

毫无疑问，这架飞行器确实有些好处，它可以这样去营救迷失于茫茫大海的水手！而对这种工作，无论多么完善的气球也是无能为力的。尽管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此刻心绪恶劣得可以去否认事实，他们私下里也不得不承认飞行器的好处。

海面上始终波浪翻滚，各种征兆令人不安。气压表又下降了几毫米。一阵阵猛烈的和风在“信天翁号”的螺旋机里发出刺耳的鸣响，然后逆吹片刻。在这种情况下，帆船会落下两张主桅帆和一张前桅帆。一切都表明风向将急转西北。气候变化预测管开始令人担忧地混浊起来。

凌晨一点钟，刮起了异常猛烈的大风。尽管如此，“信天翁号”靠着全速转动的推进器，仍以每小时四至五法里的速度逆风飞行。不过，这也是极限了。

很明显，一场旋风正在酝酿之中，这在如此高的纬度上是罕见的。在大西洋上把这风叫作飓风，在中国海叫台风，在撒哈拉叫西蒙风，在西部海岸叫陆龙卷，不管人们怎么叫它，反正是一场旋转的风暴——可怕的风暴。对于任何被回旋运动裹住的轮船来说，这风太可怕了，越靠近旋涡中心，风力就越猛；只有这个空气旋涡的中心是唯一平静的地方。

罗比尔深知这一切。他也知道升到高空，离开旋风吸力范围以躲避它是谨慎的，迄今为止，他这样做总是成功。但必须快，他一个小时也不能耽搁，恐怕连一分钟都不行！

风力果真骤然加强了。被风削去浪尖的波涛在海面翻腾，泛起一片白雾。显而易见，旋风将以惊人的速度向南极地区移动。

“上升！”罗比尔说道。

“上升！”汤姆·特纳重复着。“信天翁号”得到一个极其强大的上升力斜升上去，就象是在一个向西南方倾斜的平面上移动。

这时，气压表又下降了，水银柱急速跌落了八毫米，接着又跌了十二毫米。突然，“信天翁号”停止上升了。

是什么原因？显然是由于一股空气，一股由上往下的强大的气流减弱了支撑点的反作用力。

轮船在水中逆流行驶时，由于水流从螺旋桨翼间通过，螺旋桨就会作一些无用功，船会大幅度倒退，甚至会改变航向漂流。此刻，“信天翁号”正是处在这种情况之中。

然而，罗比尔并没有泄气。同步转动的七十四个螺旋桨都达到了最高转速，但旋风以无可抗拒的力量吸住了飞行器，它逃不脱了。有片刻的平稳时，飞行器又上升起来，但紧接着沉重的气流又把它压下来。它象一条沉船那样落下去。这岂不是要在飞行器的灯光也穿不透的黑夜中沉入茫茫大海吗？

很明显，如果旋风风力继续加强，“信天翁号”就会象一段随风飘零的麦草，被这能拔起树木、掀掉屋顶、推倒城垣的旋风卷去。

罗比尔和汤姆只能用手势互相说话。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则紧紧抓着栏杆，自问大气现象是否要做个游

戏，把这架飞行器连同它的发明者及其所有的秘密统统毁掉。

然而，既然“信天翁号”不能垂直摆脱旋风，那么它也并非只有这一条出路：它可以到旋风中心去。那里较为平静，它或许可以控制自己的运动。对！到那里去。但这需要冲破挟着它旋转的环形气流，它是否有足够的机械力？

突然，云层上端绽裂开了。蒸汽凝结成了瓢泼大雨。

这时正是凌晨两点钟。气压表上下浮动，压差为十二毫米，最低已经降到了七百零九——事实上，降到这么低，是由于飞行器在海面上所处的高度造成的。

这阵旋风在它通常肆虐横行的地区——即北纬三十度和南纬二十六度之间——以外形成，真是奇怪的现象。这种现象可能恰好解释了这场旋转风暴怎么会突然变成垂直的暴风雨的。多么凶猛的暴风雨呵！一八八二年康涅狄格州的那场大风可以和它相比，那次大风的风速是每秒一百一十六米，也就是每小时一百法里。

“信天翁号”应该象船那样顺风逃脱，或者说，既然不能升高越过风暴，又不能摆脱出去，那么就只有听任被气流带走。然而，沿着这条通畅的轨道，它会向南飞，会飞到罗比尔不愿靠近的南极。它现在已经无法控制航向，只好听凭被带到任何地方去。

汤姆·特纳把着舵轮，他使出全身本领不让飞行器向一侧倾斜。

天刚破晓的时候——如果可以这样来表达那区别于地平线的模糊的颜色的话——“信天翁号”已经飞过了合恩角

以南的第十五条纬线，也就是说飞出了四百多法里，进入了南极圈。

这里，七月的黑夜仍然长达十九个半小时。一轮既不发光，也不发热的太阳在地平线上刚一露出来，就立刻又缩了回去。在极地，这漫漫长夜要持续一百七十九天之久。一切都表明，“信天翁号”来到这里就如同坠入了万丈深渊一般。

这天，如果可能进行观测的话，将会测得纬度是南纬六十六度四十分。飞行器离开南极点只有一千四百英里了。

它身不由己地被吹往地球上这个人迹绝难到达的地方。可以说，它的速度“吃掉”了它的重量（尽管地球两极略扁，使后者增加了稍许），似乎可以关掉提升螺旋桨了。而且，暴风雨很快便越来越猛，以至罗比尔感觉到推进器也应降到最慢速度，这样既可避免机器严重损坏，又有利驾驶。

在这一系列危险情况中，工程师临危不乱，指挥若定，全体船员也都心领神会地执行他们首领的命令。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一刻也没有离开平台，况且，呆在那里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空气的阻力很小，可以说几乎没有。飞行器在空中飘荡，就象是一只浸在移动的流体中艰着走的小艇。

据说南极地区的面积是四百五十万平方米[①]。这是一个大陆？是一个群岛？还是一片结成冰的、在漫长的夏季里也不曾融化的海洋？不得而知。所知道的只是南极比北极

---

① 据《辞海》，应为 1,400 万平方公里。

还要冷——这是由南极冬季里地球在它运行轨道上的位置决定的。

这天里，暴风雨没有一丝要减弱的迹象。“信天翁号”将在西经七十五度进入南极区。它将在什么经度上出来？——如果它还能出来的话。

不管怎么说，随着它继续向南飞行，白昼越来越短。用不了多久，它就会进入只靠月亮和南半球黎明的早霞带来一点微弱的光明的不尽长夜了。可是，此时正值新月，罗比尔和伙伴们可能根本看不到这个好奇的人类至今仍然一点也不知道其中秘密的地区了。

“信天翁号”很可能飞过了某些已经被探查出来的地方，那是在南极圈前面一点，比斯科一八三二年发现的格雷厄姆地和迪蒙·德·于里维勒一八三八年发现的路易·菲利浦地以西，这两个地方是人类足迹在这块陌生的大陆上到达的最远地方。

这时的气温大大高于足以造成人类恐惧的程度，船上的人因而并没有十分受苦。暴风雨好象是空中的墨西哥湾暖流，带来了一些温暖。

真遗憾，整个这一带地区都沉浸在一片漆黑当中！但应该说明，即便月光照亮了天空，进行观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因为在这个季节里，整个南极表面都蒙着一张宽阔的雪幕，一层冰甲；人们连冰雪的“映光”都看不出来，那光是一种淡白颜色，一点也反射不到黑暗的天际。在这样的条件下，何以辨认陆地的形状、海水的面积和岛屿的位置？何以辨认这里的水道网？又何以辨认和冰山、浮冰混在一起

的山峰——也可能是丘陵——的形态?

将近午夜时分，南半球的黎明驱散了黑暗。这短促的现象在空中呈现为巨大的扇面形，银色光线的光斑在太空中闪耀，发出的光芒消失在闪烁在天顶的南十字座的星光中。这个现象真是无比豪华壮观，放出的光芒照亮了被一片白色弄得影影绰绰(隐隐绰绰)的这个地区的面貌。

不消说，在这个距离南磁极只有咫尺之遥的地区，罗盘的指针不停地摇摆，再也不能作出任何与航向有关的明确指示。然而有一刻，指针偏转，使罗比尔确信他正在南纬七十八度左右上空飞越南极。

又过了一会，凌晨一点钟前后，他计算了一下指针和垂直线的角度，喊道:

“南极就在我们脚下！”

一个白色球形体映入眼界，但谁也看不到冰层下面是什么东西。

南极的黎明很快就结束了。这个臆想出来的地球所有经线的相交点还有待人们今后去认识。

不用说，如果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想把这架飞行器和它载着漫游世界的人埋葬在最神秘偏僻的地方，这时机是再合适不过了。他们没有那样做，大概是因为还缺少必需的东西吧。

暴风雨仍然很猛烈，风速非常高。如果“信天翁号”这时遇上一座大山，一定会象船撞在岸边一样碰得粉碎。

事实上，它不仅已无法控制水平飞行，而且连上下移动也难以自主了。

然而，南极陆地上确实矗立着几座高峰，飞行器随时有可能撞在山上毁掉。

风向西转，经过零度经线，这使得可能发生的灾难显得尤为可怕。这时，“信天翁号”前方大约一百公里的地方，出现了两个亮点。

那是雄伟的罗斯岛群山所属的两座火山，艾勒布斯和泰罗尔。

难道“信天翁号”要象一只大蝴蝶似的葬身于烈焰中吗?

在这危急的时刻，人人都提心吊胆。只见艾勒布斯山仿佛冲着无法逃出暴风风床的“信天翁号”直扑过来。一簇簇火焰迅速变大，火网挡住了飞行器的去路。炽烈的火光映彻了天空，船上一张张被照亮了的面孔都带着一副可怖的样子。所有的人都僵住了，没有一声喊叫，也没有一点动静，他们在等待着被这大火炉的烈火吞没的可怕时刻。

然而，卷着“信天翁号”的暴风雨把它救出了这场灾难。艾勒布斯的火焰被风雨压低了些，给飞行器闪开了一条通道。幸亏“信天翁号”螺旋桨的离心运动排开了雹子般稠密的熔岩物质，它才得以通过了正在喷射的火山口。

一小时以后，在漫长的极夜里照亮这世界尽头的两支大火炬，被地平线从视野中遮去了。

凌晨两点，飞行器越过了位于德古威尔特海岸边缘的巴勒尼岛，但谁也没有认出它来，因为冰把这小岛和南极大陆连接在一起了。

“信天翁号”从东经一百七十五度飞出了南极圈。此

后，暴风雨把它带到浮冰和冰山上空，有多少次险些撞毁。它不是掌握在舵手的手里，而是掌握在上帝手中……上帝是一位出色的驾驶员。

飞行器回到巴黎经线，这恰和它进入南极圈时所在的经线形成一百零五度角。

终于，在飞过六十度纬线之后，暴风雨显出要停息的趋势，风力骤然减弱了。“信天翁号”又可以主宰自己了。接着——这可真是一个大安慰——它又回到了地球的有光区。早晨八点左右，天亮了。

罗比尔和他的属下躲过了合恩角的旋风之后，又逃脱了这场暴风雨。他们飞过整个南极地区，又回到了太平洋上空，一共飞行了七千公里，历时十九小时——约为每分钟一法里多。这个速度接近“信天翁号”在正常情况下靠推进器能取得的速度的两倍。

然而，罗比尔并不知道飞行器现在是在什么方位，因为距离磁极太近，磁针不停地乱摆。只有等太阳在适当的条件下升起后才能进行观测。可惜，这天，乌云布满了天空，太阳没有出来。

两部推进螺旋桨在暴风雨中受到了严重损坏，这更加重了船上人们的失望。

罗比尔被这场灾祸弄得心情十分不快。这一天，飞行器只能缓速行进了。越过巴黎的对蹠点[①]时，它的速度仅为每小时六法里。此外，必须小心不能再受到新的损坏。假

---

① 位于地球直径两端的点。如上海的对蹠点靠近布宜诺斯艾利斯。

如两部推进器都不能运转了，飞行器就会在这浩瀚的太平洋上空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因此，工程师思忖着是否应立刻进行修理以保证飞行能够继续进行。

第二天，七月二十七日，早晨七点左右的时候，飞行器的北方出现了一块陆地。人们马上看出那是一个岛屿。但是，散布在太平洋海面的岛屿有数千座之多，这又是哪一座呢？然而，罗比尔还是决定在这里停下，但是不着陆。他觉得白天的时间足够把损坏的地方修理好，当天晚上就可以继续飞行。

风完全停息了——这对于修理工作是极为有利的条件，至少“信天翁号”停飞修理时不会被带到鬼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

飞行器抛下一条长约一百五十英尺、端部有锚的缆绳；靠近岛的边缘时，锚掠过最外围的险礁之后便牢牢地卡在了两块礁石之间的夹缝中。提升螺旋桨转动着，把缆绳拉紧，“信天翁号”象一艘下了锚的轮船，稳稳地停在空中。

飞离费城以来，这是它第一次和地球连接在一起。

十五

在这章里，发生了一些确实值得叙述的事情

“信天翁号”还在高空时，船员们便发现这座岛屿面积很小。它的纬度是多少？处在哪一条经线上？是一座太平洋岛屿，还是大洋洲岛屿，还是印度洋岛屿？这些只有在罗比尔测定出它的位置以后才能知道。然而，尽管罗比尔还不能从罗经的指示数据中得到答案，他还是有理由认为现在是在太平洋上。等太阳升起来以后，就会有进行准确观测的良好条件了。

从现在的高度——一百五十尺——上看，这座周长大约十五英里的小岛是一颗三角海星的形状。

东南角是一个小礁石岛，再往前，星散着一块块礁石。岛边没有任何受潮汐冲击的痕迹，这一点差不多肯定了工程师对小岛位置的猜测，因为在太平洋，涨潮和落潮基本上不存在。

西北角上，一座锥形山峰拔地而起，高度估计有一千二

百尺。

岛上，一个土人也看不见，可能他们住在岛的另一侧。不管怎么说，他们要是看见了飞行器，一定会吓得藏起来或是逃跑。

“信天翁号”是在岛的东南角靠岸的。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海湾。一条小河在这里从礁石中流入大海。远处是几道弯曲的山谷，那里有各种树木、野禽、成群的山鹑和大鸨。如果这岛上没有人居住，那么至少看上去是可以居住的。毫无疑问，罗比尔可以在这里着陆，但他没有这样做，这大概是由于他觉得在这块坑洼不平的地面上难以找出一块合适的地方停放飞行器。

工程师命令开始修理，以便能重新腾空翱翔。他打算在天黑以前结束工作。提升螺旋桨在暴风雨中运转良好，现在依然完好无损。应该说明，暴风的力量减轻了这部分的工作。现在七十四只螺旋桨中仍有一半在转动——这就足以把钩在海滩上的垂直缆绳拉紧了。

但是两部推进器却受到了比罗比尔想象的严重得多的损坏。需要矫正桨翼，修整传递旋转运动的齿轮结构。

船员们在罗比尔和汤姆的指挥下，首先动手修理前部推进器。如果“信天翁号”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在全部修理工作结束之前起飞，那么最好还是从这里着手。因为只要有了它，飞行器就能比较容易地掌握正确的航线。

这时，普吕当大叔和他的同事散了一会步，然后，来到船尾坐了下来。

至于弗里科兰，他觉得特别有了保障。多大的差别！

现在虽然仍旧悬挂在空中，但离地面只有一百五十尺了！

修理工作只间歇了两次，一次是当太阳在地平线上升起，可以先测出一个时角的时候，另一次是太阳升到中天，可以计算出当地正午的时候。

万分精确的观测结果如下：

经度：东经一百七十六度十七分

纬度：南纬四十三度三十七分

这个方位在地图上正是合称为布劳顿群岛的查塔姆岛和维福岛的位置。这个群岛位于地处南太平洋的新西兰南岛——大卫 · 波玛努岛——以东十五度。

“和我想的差不多，”罗比尔对汤姆 · 特纳说。

“那么我们是在……”

“X 岛以南四十六度，也就是两千八百英里。”

“这下子，修理推进器更是必要的了，”工头回答说，“因为途中我们可能遇到逆风，而且船上吃的不多了，必须尽快返回 X 岛。”

“汤姆，我很希望今天晚上就能启程，即便只有一部推进器可以运转。我们可以在路上修理另一部。”

“罗比尔船长，”汤姆 · 特纳问道，“那两位绅士和他们的听差怎么办？”

工程师反问道：“汤姆 · 特纳，让他们成为 X 岛的移民难道有什么不好吗？”

这个 X 岛究竟是什么地方？那是一座在浩瀚的太平洋中位于赤道和北回归线之间的岛屿，一个确实很符合罗比尔用来给它命名的那个代数符号的小岛。它浮现在宽阔

的马克萨斯海域，远离一切沟通各大洋的航线。在那里，罗比尔建立了他小小的移民地；在那里，“信天翁号”飞累了便降落休息；在那里，它可以补充它那无尽无休的旅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资。罗比尔在 X 岛拥有巨大的资源，得以开设一间工场，建造了他的飞行器。他可以在那儿修理甚至重造一架。岛上的仓库储存着可供岛上仅有的五十余名居民使用的各种原、材料和食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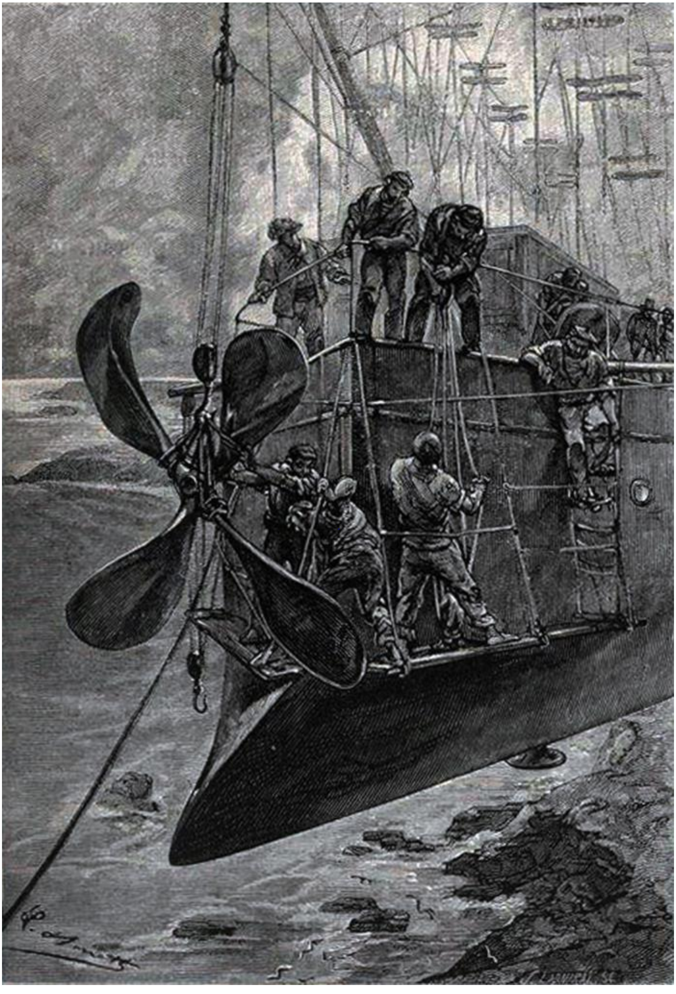
几天前，罗比尔飞过合恩角是想斜穿太平洋，返回 X 岛。但旋风把“信天翁号”卷进了旋涡。这之后，暴风雨又把它带到了南极上空。现在，它毕竟又回到了最初的航向上，如果不是推进器损坏了，耽搁的时间是算不了什么的。

要返回 X 岛了。但正如工头汤姆·特纳所说，路途还很长哩。可能还要和不利于飞行的风再较量一番。如果“信天翁号”想按期到达目的地，恢复全部机械力绝不会是多余之举。如果天气一般，飞行器以正常速度飞行，这段航程要三、四天才能完成。

鉴于这些情况，罗比尔才决定在查塔姆岛停下来。至少，这里的条件便利于修理前推进器的工作。他用不着担心在要北进的时候被逆风吹回南方。修理工作一结束，他就要下令起锚，如果锚在礁石中卡得太紧，他会命令砍断缆绳，然后就飞往赤道。

读者可以看到，这样处置事情再简单不过，也再好不过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信天翁号”的船员们坚定地投入到工作中，他们知道时间紧迫，一刻也不容耽搁。



人们都在船头工作。

正当人们都在船头工作的时候，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进行了一次将引起极其严重的后果的谈话。

“菲尔·埃文思，”普吕当大叔说，“您象我一样下定决心牺牲生命了吗？”

“是的，象您一样！”

“再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确实不能对这个罗比尔抱任何希望了？”

“不能。”

“那好，菲尔·埃文思，我作出决定了。既然‘信天翁号’今晚起飞，那我们的行动务必在今天夜里完成。我们要把工程师罗比尔的鸟翅折断！它今天夜里要在空中爆炸！”

“那就让它炸吧！”菲尔·埃文思回答说。

读者可以看到，这两位同行现在意见完全一致，连在冷静地迎接等待着他们的可怕的死亡这一点上，也绝无任何分歧。

“需要的东西您都有了吗？”菲尔·埃文思问道。

“有了！……昨天夜里，趁罗比尔和他的人都忙着救险，我溜进弹药仓拿了一束硝甘炸药筒！”

“普吕当大叔，我们动手干吧……”

“不，要到晚上才行！等天黑以后，我们回舱房去，您望风，不要让人闯进去！”

六点钟，两位同行按照习惯吃了晚餐。又过了两个小时，他们回到了自己的舱房里，象是在彻夜不眠之后想睡一觉恢复疲劳。

罗比尔和他的伙伴们谁都没有想到“信天翁号”已经大

难临头了。

普吕当大叔打算这样行动：

正象他所说的，他溜进用飞行器上的一个房间建成的弹药仓，拿了一些火药和一支工程师在达荷美使用的那种炸药筒。回到舱房后，他小心翼翼地把炸药筒藏好，决心夜里起飞后，把飞行器炸掉。

此刻，菲尔·埃文思正在检查同伴偷来的那个爆炸物。

这是一支装有一公斤炸药的金属壳爆炸筒。这些炸药足以把飞行器炸开花，把螺旋桨炸个稀烂。即使爆炸不能把飞行器一下子摧毁，那它摔下去也得完蛋。把这支炸药筒放在舱房的一个角落里，将平台连同船体的龙骨统统炸毁，真是易如反掌。

但是，必须使安在炸药筒上的雷酸盐雷管先行爆炸以引爆炸药筒。这是整个行动中最细致的一环，因为雷管必须在精确计算好的时刻引火。

事实上，普吕当大叔考虑到了这一点。前部推进器一修好，飞行器就会继续向北飞；这项工作完成后，罗比尔和他的人很可能要到船尾来修理后推进器。这么多人来到舱房旁边可能会妨碍普吕当大叔行动。因此，他决定使用导火索，以便能在预定时间起爆。

他对菲尔·埃文思说：

“拿这支炸药筒时，我还拿了一些火药，用火药根据燃烧时间做一根导火索，接在雷酸盐雷管上。我计划十二点时点燃导火索，炸药筒凌晨三、四点钟爆炸。”

“计划得好！”菲尔·埃文思应道。

读者可以看出，这两位同行在策划他们也将葬身其中的这场大毁灭时真是作到了泰然自若。他们对罗比尔一伙仇恨至深，以至于好象他们自己的归宿就是与“信天翁号”和它载到空中的这伙人同归于尽似的。不管这种行动是多么荒唐甚至可憎，都顾不得了！他们在不能发泄愤恨和得不到满足的狂怒中度过了五个星期，已经到了这种丧失理智的地步！

“那么弗里科兰呢，”菲尔·埃文思说，“我们有权支配他的命运吗？”

“我们也牺牲我们自己的生命！”普吕当大叔回答说。

弗里科兰是否认为这种理由充分，是很值得怀疑的。

普吕当大叔立刻就动手干起来，菲尔·埃文思则在一旁监视着舱房的四周。

船员们一直在船头忙碌，不用怕有人闯进来。

普吕当大叔先把火药弄碎，碾成火药粉，稍稍弄湿以后，用一条帆布把火药卷成导火索。点燃后，他证实导火索十分钟燃烧五厘米，也就是说三个半小时燃烧一米。他把导火索熄灭了，紧紧地拧成绳，然后接在炸弹上。

这项工作在晚上十点钟完成了，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这时，菲尔·埃文思走回舱房，来到同事身边。

这一天里，修推进器的修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但必须把它取回船上，好卸下扭曲的桨叶。

至于产生“信天翁号”的机械力的那些东西，干电池和蓄电池，一点也没有被猛烈的旋风损坏，再维持五、六天的

时间还是绰绰有余的。

罗比尔和他的伙伴停止工作时，天已经黑了。前部推进器还没有安好，还需三个小时的修理才能运转。因此，工程师在与汤姆·特纳交谈了一会之后，决定让筋疲力尽的船员们休息，没完成的工作留待第二天再干。况且，必须在日光下才能进行这项非常细致的矫正工作，灯光是不够亮的。

这些事，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并不知道。他们只知道罗比尔早些时候说过的话，以为前部推进器天黑前已经修好，“信天翁号”随即就启程向北飞了。飞行器依然被锚拖着，他们却以为已经离开了小岛。这个误会将使事情朝与他们的设想完全不同的方面发展。

夜，黑漆漆的，没有一点月光。浓云更加重了夜色。可以感觉到刮起了和风。几阵风从西南方向吹来，却没能使“信天翁号”动一动，卡得很结实的锚和绷得紧紧的缆绳把它牢牢地拴在地上。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关在舱房里，他们很少说话，倾听着淹没了飞行器上一切声音的上升螺旋桨的鸣叫，等待着行动的时刻。

将近午夜时，普吕当大叔说：

“是时候了！”

舱房里的床下面有一只作抽屉用的小箱子。普吕当大叔把接上导火索的硝甘炸药筒就安放在这只箱子里。这样，导火索燃烧时发出的气味和咝咝的响声就不会被人发觉。他点燃了导火索，然后，把箱子又推回床下。

“现在，我们到船尾去等着吧！”他说。

两个人走出来，没有看见舵手在通常的岗位上，感到很惊奇。

菲尔·埃文思把身子探出船舷观看。

“‘信天翁号’原地没动！”他低声说。“修理工作没做完！……它没能起飞！”

普吕当大叔作了一个失望的手势，说：

“得熄灭导火索。”

“不！……我们应该逃走！”菲尔·埃文思说道。

“逃走？”

“对！……顺着缆绳，天已经黑了！……向下滑一百五十尺，不是什么困难事！”

“真的，那算不了什么，菲尔·埃文思，我们要不利用这个意外的机会，那才是疯子呢！”

他们先回到舱房，尽可能地多拿上些东西，以便应付长期留在查塔姆岛上的需要。然后，关上门，悄悄朝船头进发。

他们想叫醒弗里科兰，逼着他一起逃走。

夜色正浓。浮云开始从西南方移过来。

系在锚上的“信天翁号”已经在轻微地颠簸，牵住它的缆绳也有了偏移。下滑的困难可能会大一些。但这绝阻止不了一开始就毫不犹豫要去拼命的人。

两个人在平台上爬着，时而停在舱房的黑影中听听是否有什么动静。四下里悄然无声。没有一个窗子透出光亮来。飞行器不仅沉浸在寂静中，而且沉浸在鼾睡中。

普吕当大叔和他的同伴接近了弗里科兰的房间，菲

尔·埃文思忽然停住了。

“了望手！”他说。

果真有一个人躺在舱楼旁边。他刚刚睡着。要是他发出警报，那可就插翅难逃了。

这里，有修理螺旋桨时用过的几条绳索和一些帆布片、下脚麻。

不一刻，那个了望手就被塞住嘴巴，捆住身子，缚在护栏的柱子上，再也叫喊动弹不得了。

这一切进行的几乎没有一点声响。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侧耳听了听……各舱内仍是一片寂静。船上的人都在沉睡。

这两个逃亡者——不是已经可以这样称呼他们了吗?——来到了弗里科兰的房间前。弗朗索瓦·塔帕日打着响亮的呼噜，真无愧于他的大名，这倒很让人放心。

弗里科兰的房门根本用不着去推——它是开着的，普吕当大叔不禁大吃一惊。他把半个身子探进房间，然后又缩出来，说：

“没人！”

“没人！……”他能到哪儿去？”菲尔·埃文思低声说。

两个人想，弗里科兰可能是在什么角落里睡觉去了，于是便爬到船头。

还是没有人。

“是不是这个坏家伙比我们先走了一步？……”普吕当大叔说。

“不管走了没有，我们不能久等了。走吧！”

逃亡者们一先一后，毫不犹豫地双手抓着、两脚钩着缆绳，平安地滑到了地面。

脚踏在久违了的地面上，在坚实的地上行走，再也不用做大气的玩物了，他们欣喜万分！

正当他们准备沿小河溯流而上，到岛的中部去的时候，面前突然出现了一条黑影。

那正是弗里科兰。

黑人也想到了他主人想到的这个主意，而且胆敢不通知主人便抢先了一步。

但是此刻不是斥责他的时候。普吕当大叔正打算到远离此地的地方去寻一个藏身之处，菲尔·埃文思拦住了他。

“普吕当大叔,听我说,”他说，“我们现在逃出了罗比尔的手心。他和他的同伙都注定不得好死,那是他罪有应得,活该！但是，如果他以名誉保证不来抓我们……”

“这样一个家伙的名誉……”

普吕当大叔没有说完，“信天翁号”上就发生了一阵骚动。显然是发了警报，逃跑事件被发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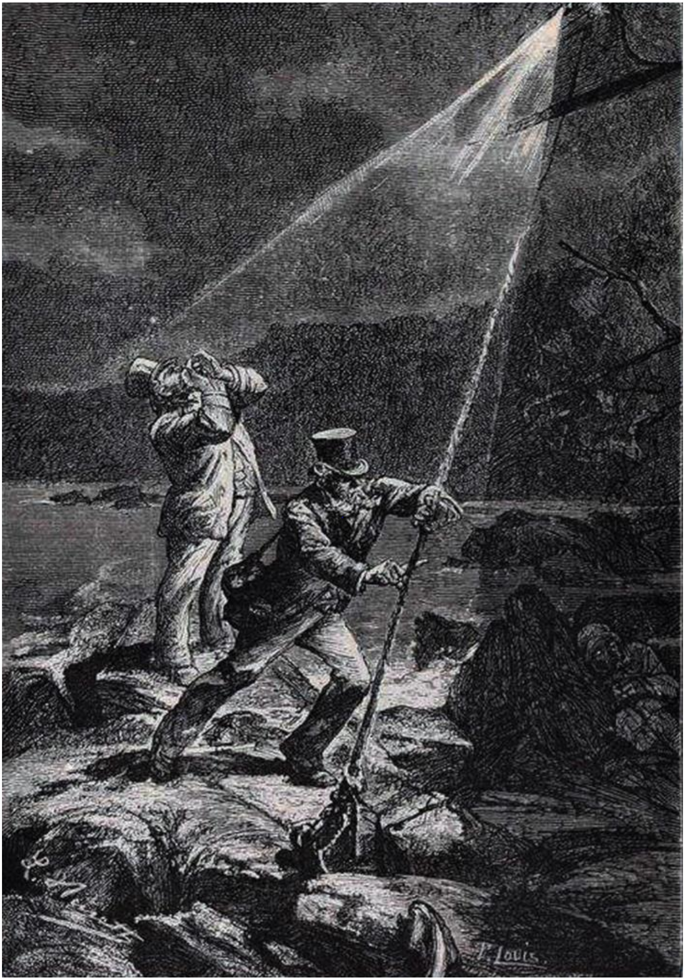
“来救我！……来救我！……”有人在喊。

这是那个了望手，他吐出了塞在嘴里的东西。平台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探照灯马上把光柱投向了开阔的地区。

“他们在那儿！……他们在那儿！……”汤姆·特纳喊着。

逃亡者们被发现了。

与此同时，罗比尔大声下达命令，提升螺旋桨降低了速



飞行器离地面只有五十尺了。

度，缆绳在向回收，“信天翁号”开始向地面接近。

这时，响起了菲尔·埃文思洪亮的声音：

“罗比尔工程师，您能以名誉保证让我们自由地留在这个岛上吗？……”

“决不可能！”罗比尔喊道。

随着话音，一声枪响，子弹擦着菲尔·埃文思的肩头而过。

“呵！这些无赖！”普吕当大叔吼道。

他手里拿着刀子，朝卡着锚的礁石奔去。飞行器距离地面只有五十尺了……

在几秒钟内，缆绳就被割断了，明显加强了的和风从斜侧把“信天翁号”吹向东北，吹到了海面上。

十六

这章可能使读者因未见分晓而感到遗憾

这时正是夜里零点二十分。飞行器上又射来几枪。普吕当大叔和弗里科兰扶着菲尔·埃文思仆倒在礁石后，没有被击中。现在，他们再也无所畏惧了。

起初，“信天翁号”在离开查塔姆岛的同时，升高到了九百米。因为必须加快上升速度，以免跌进大海。

当了望手吐出塞在嘴里的东西，喊了第一声之后，罗比尔和汤姆·特纳立即朝他奔去，扯开缠在他身上的帆布片，给他松了绑。随后工头就冲到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的房间：那里空空如也！

弗朗索瓦·塔帕日也在弗里科兰的房间里搜查了一番：同样没有人影！

罗比尔看到俘虏逃走了，不禁大发雷霆。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一逃走，他的秘密和他本人就暴露无遗了。他之所以不特别担心飞过欧洲时扔下去的那封信，那是因

为信极有可能在落下时遗失！……然而，现在！……

后来，他又平静了下来。

“就算让他们逃掉了！”他说。“反正他们几天内逃不出查塔姆岛，我还要回去！……去找他们！……把他们抓回来！……到那时……”

的确，三个逃亡者的命运远远没有得到保障。“信天翁号”重新控制了航向以后，会很快回到查塔姆岛，逃亡者们短时间内是不会逃出那里的。不出十二个小时，他们就得重新落入工程师的手中。

不出十二小时！可是，不出两个小时，“信天翁号”就会不复存在了！那支将在空中完成爆炸任务的硝甘炸药筒不正象一枚安放在船侧的水雷吗？

这时，和风更强了。飞行器被吹向东北方。尽管速度不高，到日出时也会看不到查塔姆岛了。

要想逆风回驶，推进器，至少是前部推进器，必须能够运转才行。

“汤姆，”工程师说，“把灯开到最亮的程度。”

“是，罗比尔船长。”

“全体船员投入工作！”

“是，全体！”工头回答道。

再不能把工作推迟到第二天了。现在，再也不能去顾忌疲劳了！“信天翁号”的每个人都和他们的首领心情一样。等前螺旋桨一安好，他们就立刻返回查塔姆岛，重新停在那儿，然后去追捕逃犯。那时，再去着手修理后螺旋桨，飞行器就可以安全地在太平洋上继续它返回 X 岛的航

程了。

因此，重要的是不让“信天翁号”向东北方飘得太远。然而，现在的情况着实令人恼火！和风越来越大，飞行器非但不能逆风回驶，连保持原地不动都做不到。没有推进器，它就成了无法驾驭的气球。站在海滩上了望的逃亡者们相信，飞行器等不到爆炸成碎片，就会消失在远方。

这局面不能不令罗比尔对今后的计划忧心忡忡。他不是感觉到又要耽搁返回查塔姆岛的时间吗？因此，在修理工作加速进行的同时，他决定下降到低空，以期能遇到较弱的气流，这样，“信天翁号”或许能够在恢复战胜风暴的能力之前不飘出这一带海域。

一切立刻按照命令操作完毕了。假如有一条船看到这架灯光笼罩下的机器所进行的一系列飞行动作，那船上的水手们该被吓成什么样子呵！

“信天翁号”降到距离海面几百英尺的高度停住了。

不幸的是，罗比尔发现低空区风力更大，飞行器飘得更快了，它可能会被吹到东北方向很远的地方去，那样，会推迟回到查塔姆岛的时间。

总之，经过一番尝试，证明还是呆在气流比较平稳的高空好。于是，“信天翁号”回升到三千米的高度。在这里，即使不能停住不动，至少飘动得慢些。工程师希望天亮时在这个高度还能看见查塔姆岛海域。而事实上，他已经非常精确地标出了岛的位置。

至于那几个逃亡者是否会受到土人的礼遇——如果岛上真有人居住的话——罗比尔根本不去想。就算是土人

帮助他们，这对罗比尔也不过是一桩区区小事。“信天翁号”的攻击手段会很快就把土人吓坏、驱散的。抓回逃犯不成任何问题，一旦抓回来……

“谁也别想从 X 岛逃出去！”罗比尔说。

夜里一点左右，前部推进器修好了。只须再把它安装上，这还要一个小时的工作。等这一切都做完，“信天翁号”就又可以向西南出发了，同时让船员们开始拆卸尾部推进器。

导火索正在空房间里燃烧！已经烧掉了三分之一还多！火星正在接近硝甘炸药筒！

当然，飞行器上的人要不是忙得如此不可开交，或许会有人听到传出的微弱的劈劈啪啪声，嗅到火药燃烧的气味。他会留心的，会去通知工程师或是汤姆·特纳；大家就会查一查，会发现那只放着炸药的箱子……那还来得及挽救这个神奇的“信天翁号”和它载着的人。

可是船员们都在船头上工作，这就是说，他们离开逃亡者的舱房有二十米远。没有任何事情把他们唤到平台的这一部分来。什么事情也不能使他们从必须集中全部精力的工作中分心。

罗比尔也穿着他的机械师服装，在那里亲自动手干。他督促工作加快进行，但他绝没有忽略任何事情，一切工作都必须精心完成。他不是正需要重新完全控制他的机器吗？如果他不把逃亡者抓回来，他们最终一定会回到自己的国家。那就会有人进行调查，X 岛可能被找到，“信天翁号”的人们建立的这种生活——非凡的生活，卓越的生

活——就会毁于一旦！

这时，汤姆·特纳走近工程师。时间正是一点一刻。

“罗比尔船长，”他说道，“我觉得到西边去，和风会小些，真的。”

“气压表怎么样？”罗比尔看了看天空问道。

“基本平稳，”工头回答说。“可我觉得云在向‘信天翁号’压过来。”

“是这样，汤姆·特纳。在这种情况下，海面上可能会下雨。但只要我们呆在雷雨区上边，就没有关系！完成修理工作不会受到影响。”

“要是雨下起来，”汤姆·特纳接着说，“那将是一场细雨——至少云块的形状使人这样想。很可能在下面风会完全停息。”

“很可能，汤姆，”罗比尔回答说。“但我不喜欢再降下去。毛病修好后，我们就行动自如了，这是关键。”

两点过几分时，修理工作的第一阶段结束了。

前螺旋桨已经安装就绪，使它转动的干电池也接好了。桨翼旋转的速度逐渐加快，“信天翁号”转向西南，中速向查塔姆岛飞去。

“汤姆，”罗比尔说，“我们向东北飘了两个半小时。我看了罗经，和风没有变化。因此我想，最多一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回到小岛海域。”

“我也这样想，罗比尔船长，”工头回答说。“我们的航速是每秒十二米。早晨三点到四点之间，‘信天翁号’就会回到它刚才离开的地方。”

“很好,汤姆!”工程师说。“我们最好趁黑夜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那里着陆。逃亡者们以为我们向北飞出很远了，不会戒备。等‘信天翁号’快贴到地面时，我们把它藏在岛上大岩石后面。然后，即便要在查塔姆岛上过几天……”

“那就过吧，罗比尔船长。要是我们不得不和土人打仗……”

“那就打，汤姆，我们要为‘信天翁号’而战！”

说完，工程师转向他手下的人们，他们正在等候新的命令。

“朋友们,”罗比尔对他们说,“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必须一直干到天亮。”

全体船员都做好了准备。

现在要对尾部推进器进行和前部推进器同样的修理工作。同样的毛病，同样的损坏原因，就是说，都是在飞过南极大陆时被强劲的暴风损坏的。

但是，要把这个螺旋桨取到船内来，最好是让飞行器停车几分钟，甚至倒车。技师助手按照罗比尔的命令在开倒车，改变前螺旋桨的旋转方向。于是，用一句航海术语，飞行器开始慢慢“后退”。

船员们正要到船尾去，汤姆·特纳突然嗅到一股奇怪的气味。

“嗯？”工头哼了一声。

“怎么回事？”罗比尔问道。

“您没闻到吗？……象是火药燃烧的味！”

“可不是，汤姆！”

“这股味是尾舱来的！”

“是的……就是那间屋子……”

“这些坏蛋放火了？……”

“哎呀！要是不光放火……”罗比尔喊道。“把门撞开，汤姆，把门撞开！”

可是工头刚朝船尾迈了一步，惊天动地的爆炸就震动了“信天翁号”。

舱楼被炸成几块飞到了空中，探照灯熄灭了，因为突然断了电。飞行器再度陷入一团漆黑。大部分提升螺旋桨被炸得扭曲，或是折断转不动了，但船头的几个还在转。

突然，飞行器的船壳在第一座舱楼——那里边的蓄电池一直在维持前部推进器转动——后面断开，后半截平台在空中滚落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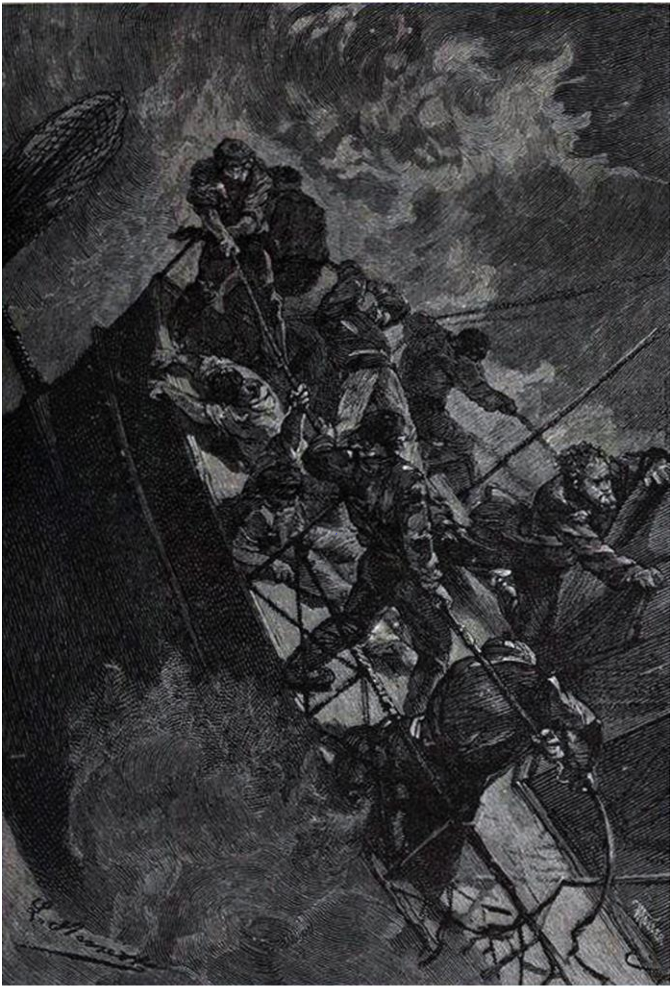
最后几个提升螺旋桨也几乎立刻停止不转了。“信天翁号”向深渊栽下去。

船上的八个人象海上遇难者一样，紧紧抓住这块残骸，他们要下坠三千米！

前部推进器变成垂直方向后仍在转动，这更加快了下落的速度。

罗比尔临危不乱，表现出惊人的镇静。他顺势滑到塌倒了一半的舱楼，抓住启动杆，改变了螺旋桨旋转的方向，推进器变成了提升器。

当然，尽管拖延了一会，飞行器还是要摔下去的。但至少，这块残骸不会以自由落体在重力作用下的加速度摔下去。如果“信天翁号”掉进大海、幸存者终究难免一死，那他



罗比尔顺势滑到塌倒了一半的舱楼。

们至少不会因高速下降无法呼吸而窒息毙命了。

爆炸发生后不到八十秒，“信天翁号”残存的碎片在大海中被波浪吞没了。

十七

在这章里，我们倒退两个月，然后再从那里跃进九个月

几个星期前，六月十三日，韦尔顿学会暴风雨般的讨论会的第二天，费城各阶层，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群情激愤，那情况真是笔墨难以描绘。

天刚亮，人们就在纷纷谈论前一天夜里发生的可耻的意外事件。

一位不速之客，自称是工程师，自称叫作罗比尔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名字——征服者罗比尔！——一个来历不明，国籍不明的人，竟然擅自闯入会场，侮辱了气球主义者，冒犯了飞艇的倡导人，胡吹重于空气的机器何等优越，在吓人的混乱中引起一片嘘声，招来各种威胁，而他又用这些威胁回敬了对方，最后，在一阵枪声中失去了踪迹，而且不论怎么找也再得不到他的消息了。

这对锻炼所有的舌头，鼓励所有的大脑去想象倒确是

件好事。

在费城以及合众国的其它三十六个州，老实说，乃至新旧两个大陆，人们是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的。

到了六月十三日晚上，激动的情绪有增无已，因为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仍然迟迟没有回家。然而，他们都是生活很有规律、可敬而谨慎的人。他们离开会议室时，作为公民来说，只想安然地回家；可是作为单身汉来说，两张阴沉的面孔都不高兴回去。难道他们是偶然离去了吗？不会，至少他们没有说过任何会让人这样想的话。而且预先已经说定，第二天他们还要坐在办公室中主席和秘书的位子上，开会讨论前一天晚上的事件。

不仅这两位宾夕法尼亚州的显赫人物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连听差弗里科兰也不知下落，和他的主人一样无处寻觅了。在图森-鲁威尔杜尔、苏卢科和德萨林[①]之后，一个黑人还没有这么出名过。在费城侍奉人的同行中，在这个美丽的美洲国家里因任何一种怪癖而出名的古怪人行列中，他都将占据重要的一席。

第二天，没有一点音信。两位同事和弗里科兰都没有出现，真令人担心。人们开始焦躁不安；电信局周围挤满了来打听消息的人。

仍然没有一点音信。

然而，有人曾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两个人一起走出韦尔顿学会，高声交谈着，带上等候在那里的弗里科兰，然后

---

① 这三个人都是海地黑奴，黑人斗争的领袖。

沿着沃尔纳特大街朝费尔蒙公园方向走了下去。

杰姆·西普，蔬食主义者，还握着主席的右手说过：“明天见！”

威廉·特·福布斯，破布糖厂主，亦曾得到菲尔·埃文思的热烈握手，后者对他说了两次：

“再见！……再见！……”

被最纯洁的友谊纽带将自己和普吕当大叔紧紧连在一起的多尔·福布斯小姐和玛特·福布斯小姐，把这一失踪事件时刻牵挂在心上，而且，为了得到失踪者的消息，她们讲的话比平时更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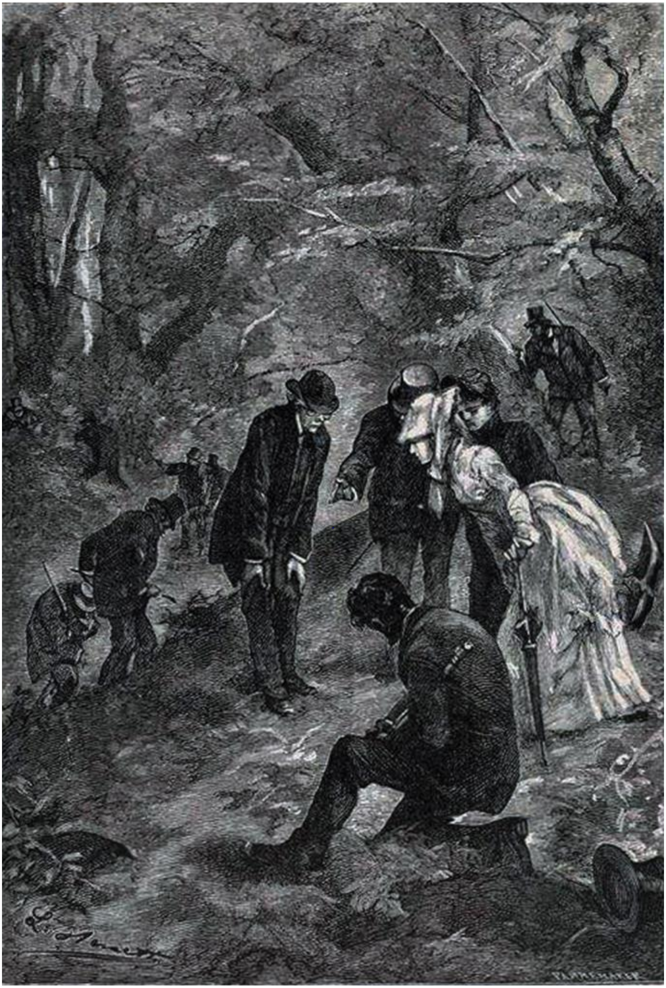
最后，过了三天，四天，五天，六天，然后，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没有任何人、任何迹象能够指示出三位失踪者的踪迹。

在整个街区都进行了细致的搜索，什么也没有发现！——在通往港口的路上……什么也没有发现！……甚至在公园里，大树下，密林深处……什么也没有发现！始终没有任何发现！

然而有人注意到，林间大空地的草新近被压倒了，样子很可疑，因为谁也解释不了那是由于什么缘故。在环绕空地的森林边缘还发现了搏斗的痕迹。是不是有一帮坏人深夜里在空旷的公园中碰上了两位同行，袭击了他们？

可能的。因此，警方例行公事，着手进行拖沓得合理合法的调查。人们搜索了舒依基尔河，清理了河床，剪去了河岸上茂密的野草。虽然毫无结果，但这可不是浪费，因为舒依基尔河岸确实需要好好割一割草了，趁这个机会完成了

发现了搏斗的痕迹。



发现了搏斗的痕迹。

这项工作。费城的官员们都是些注重实际的人。

于是，人们开始求助于报纸广告了。公告、征询、广告雪片似的飞到合众国各家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报社，绝没有一点政治色彩。黑种人的专报——《黑人日报》，还根据弗里科兰的近照，刊出了一帧他的肖像。无论是谁，只要能提供三位失踪者的下落，哪怕是可以找到他们踪迹的任何性质的情况，都可以得到报酬，获得奖金。

“五千美元！五千美元！……任何公民，只要他……”

这一切均属徒劳，那五千美元一直放在韦尔顿学会的钱柜里。

“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费城的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

不消说，无从解释的主席和秘书的失踪事件，使俱乐部陷入非同寻常的混乱中。首先，全体成员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停止“前进号”气球的一切制造工程。这一事业的倡导者、把一大笔财产和时间都投入到这项事业中的那些人不在这里完成这项工作，别人怎么能去干？最好还是等一等。

然而，就在这时节，几个星期前曾使人们极度兴奋的那个怪现象又出现了。

人们又几次看到，更恰当地说，是隐隐约约地看到，那个神秘的物体出现在高层气流中。当然，没有一个人想到把这个物体奇怪的重现和同样难以解释的韦尔顿学会两位成员的失踪联系起来。需有异常丰富的想象力才能把这两个事实连在一起。

不管怎么说，小行星，流星，或是“空中怪物”，又被看见了，而且是在较理想的条件下，因为有人清楚地观察到了它的体积和形状。在加拿大，先是有人在渥太华和魁北克之间的土地上看到了它，那时正是两位同行失踪的第二天；随后，有人在西部平原上空看到它和太平洋铁路上行驶的一列火车比赛速度。

从这天起，知识界的犹豫打消了。这个物体绝不是大自然的造物，而是一架飞行机器，是“重于空气”理论的实践结果。如果说那位创造者，那位飞行器的主人，仍不愿暴露身份，那么显然他已不再隐藏他的机器了，因为他刚刚在西部平原伸手可及的低空中显示了它。关于机器所具有的机械力及其传动结构的性质尚不可知，总之飞行器肯定具有惊人的运行能力，这一点已经没有疑问了。几天之后，它又出现在天朝，随后在印度斯坦南部，接着又在俄罗斯大草原的上空。

这位具有如此强大的运行能力、对于他国家之间的界线和海洋的疆界都已不复存在、支配大气层就象在支配自己的领地一样的大胆的工程师究竟是何许人？谁会想到他就是那个把气球主义者们的乌托邦痛斥得体无完肤，将自己的理论劈头盖脸地向韦尔顿学会掷去的罗比尔？

可能有几位聪明人的头脑中产生了这种想法。然而——当然这是一桩怪事——没有一个人想到上述的这个罗比尔竟会与韦尔顿学会主席和秘书的失踪案有任何牵连。

总而言之，如果不是在七月六日十一点三十七分，一封

急电经纽约通讯线由法兰西发到美利坚，这一切都将始终是谜。

那电报上说些什么？那是一封装在在巴黎拾到的一只鼻烟壶里的信——一封披露合众国几乎将为之送丧的两位人士现状的信。

如此看来，绑架的组织者就是罗比尔，那个特意光临费城、要把气球主义者的理论扼杀在摇篮中的工程师！是他，制造了“信天翁号”飞行器！是他，为了报复，绑架了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外加弗里科兰！可以认为，这几位人士是一去不复返了。除非通过某种途径，造出一种能够和那架强大的机器较量的工具，否则地面上的朋友是无法使他们返回地球了！

人们万分激动！惊诧不已！巴黎的电报是发给韦尔顿学会办公室的。俱乐部全体成员立即获悉了这一消息。二十分钟后，全费城都通过电话得知了这一新闻。随后，不到一个小时，整个美利坚都知道了，因为这消息通过新大陆数不清的电线传播了开来。人们都不愿相信，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一些人说，这是恶作剧者的把戏；另一些人则说，这是下流的“恶作剧”！但是劫持事件怎么能够在费城进行，而且是如此机密？“信天翁号”怎么能够在费尔蒙公园着陆，而没有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天际被发现？

很好。这些都可以成为证据。怀疑分子仍然有权怀疑。然而，电报到达七天以后，七月十三日，法国“诺曼底号”轮船在赫德森河下了锚。它带来了那只重要的鼻烟壶，纽约铁路急忙把它运来费城，怀疑分子不再有怀疑的权

利了。

这正是韦尔顿学会主席的鼻烟壶。杰姆·西普那天即使真吃些更富营养的东西，也不为过事。因为他认出那只鼻烟壶时，险些昏倒在地。有多少次，他曾从那里捏出象征友谊的一撮呵！多尔小姐和玛特小姐也认出了这只鼻烟壶，她们曾经常怀着有一天能把自己老姑娘的手指伸进去的希望注视它！随后，她们的父亲威廉·特·福布斯，特鲁克·米尔纳，巴特·芬以及韦尔顿学会其他许多成员也都认了出来。他们曾上百次看到这只鼻烟壶在他们可敬的主席手中打开、关上。最后，这只鼻烟壶得到了普吕当大叔在费城全部朋友的证实，这个城市的名字表明——重复这一点绝非多余——它的居民都情同手足、亲如兄弟①。

因此，对此事绝不允许有任何怀疑的阴影继续存在。主席的鼻烟壶以及信上他的笔迹都令怀疑分子不能再摇头了。大家不禁连声叹息，失望的手臂伸向天空。普吕当大叔和他的同事被一架飞行机器带到空中去了，大家却想不出一点儿办法去救他们！

普吕当大叔拥有大部分股票的尼亚加拉瀑布公司险些中断瀑布流动，停止经营。失去了厂长菲尔·埃文思的沃尔顿表厂也想出盘工厂。

真的！大家都在发丧！发丧这个词可不是夸张，因为除去几个疯子——连合众国也绝不例外地有一批这种人——谁都不再抱有重逢这两位可敬的公民的希望了。

---

① 在法语里，“费城”一词与“爱兄弟或姐妹的”一词词根相同。

然而，自从“信天翁号”飞过巴黎上空，就再也得不到它的消息了。几个小时以后，发现它出现在罗马上空，仅此而已。鉴于飞行器从北向南穿越欧洲、从西向东横跨地中海时的航速，这情况是不足为怪的。由于它速度极快，任何一架望远镜都没能捕捉到它飞行轨迹上的一个点。所有的观测台都白让工作人员日夜守望了。征服者罗比尔的飞行器飞得那么高，那么远——用他的话说，是“在伊卡利亚飞行”——根本没有希望找到它的踪迹。

应该补充一点，虽然飞行器曾在非洲沿海上空减速，但并没有人想到到阿尔及利亚上空去找它，因为那封信尚未被发现。诚然，它在廷巴克图上空被发现了，但是这座名城的观测台——如果这城里真有一座观测台——还没来得及把观测结果寄往欧洲。至于达荷美国王，他宁肯砍掉两万个臣民的脑袋，也不愿承认他同一架空中机器打仗时落了下风。这无非是出于自尊。

在这以后，工程师罗比尔飞过了大西洋，到过火地，然后又到过合恩角，还飞越了南极大陆和极地，尽管不是十分情愿。然而，大可不必等待从南极地区传来什么消息。

七月过去了。任何一只眼睛都不能吹嘘看到过，哪怕是瞥见过飞行器。

八月结束了。罗比尔的俘虏还是没有音信。有人不禁要问，这位工程师是不是象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位机械师伊卡尔那样，因为自己的轻率，送掉了性命。

后来，九月的前二十七天也毫无消息地过去了。

毫无疑问，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对任何情况都能适应。

厌倦过去的痛苦乃是人类的本性。人们遗忘，因为遗忘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这次应该公正地说，地球上的公众没有遗忘。他们没有对两位白人和一个黑人的命运漠不关心。——这三个人象先知艾利那样被绑架走了，但《圣经》并没有许诺说他可以回到地上来。

这一点在费城比在任何别的地方表现得都更为突出。另外，这种关注中还掺杂着一定程度的个人忧虑。罗比尔为了报复，把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从故土绑去，他当然是雪了恨，尽管这种行为超出了一切法律。但是，这就能使他的复仇欲望得到满足吗？他是否还会对韦尔顿学会主席和秘书的同事们下毒手？谁又能说自己对这位无比强大的空间主宰的袭击确保无虞呢？

然而，九月二十八日，一条消息传遍了全城。消息说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于这天下午又出现在韦尔顿学会主席的私邸。

尤为出奇的是，这消息竟是真的，尽管那些头脑清醒的人根本不愿相信。

然而，事实不容否认，那的的确确是两位失踪者本人，而不是他们的影子……还有，弗里科兰也回来了。

俱乐部的成员们、朋友们，还有赶来观看的人群，都围在普吕当大叔的房前。大家为两位同行欢呼，在一片乌拉和喝彩声中把他们抛来抛去。

杰姆·西普扔下他的午餐——一份熟莴苣菜——赶来了，威廉·特·福布斯和他的两个女儿也赶来了。这天，如果普吕当大叔是摩门教徒，他真可以把她们都娶过来。但

他不是，也无意皈依此教。还有特鲁克·米尔纳、巴特·芬，总之，俱乐部的全体成员都来了。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不解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何以能够从成千上万条把他们抛遍了全城的手臂上活下来。

当天晚上，韦尔顿学会应该举行每周例会。会员们知道两位同行将要到办公室出席会议。他们还只字未提他们的遭遇——或许是人们还没有给他们说话的时间？——因此，会员们都希望他们详细地谈谈旅行印象。

而实际上，出于某种原因，两个人都保持缄默。差一点让同胞们在狂热的气氛中分了尸的弗里科兰也一言不发。

两位同行没有讲或是不愿意讲的事情是这样：

读者已经知道了七月二十七日夜里发生的事情，这里无需赘叙了：韦尔顿学会主席和秘书勇敢的逃脱；他们接触到查塔姆岛的礁石时的强烈感受；菲尔·埃文思挨的那一枪；割断了的缆绳；“信天翁号”在升高时由于没有推进器而被西南风吹向远海，打开的灯使逃亡者们可以看见它渐渐飘远，不久就消失了。

逃亡者们再也无所畏惧。三、四个小时以内，罗比尔的推进螺旋桨还转不起来，他怎能再回到这岛上来呢？

在这期间，“信天翁号”会被炸毁，变成漂浮在大海上的一堆残骸，船上的人都会成为被海水吞掉的碎尸烂肉。

复仇的行动辉煌地完成了。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自信是正当防卫，所以没有感到一丝内疚。

菲尔·埃文思只是被“信天翁号”射来的子弹擦破了点

皮。因此，三个人开始沿着海滨向上走，希望能够遇到土人。

这希望没有落空。查塔姆岛西岸住着五十几个靠打鱼为生的当地人。这些人看到了飞行器降落在查塔姆岛上，便把这三个逃亡者当作了上界的来宾。他们崇拜——或是基本上崇拜——这三个人，让他们住在最舒适的房子里。弗里科兰恐怕再也遇不到这种被当作黑人之神的机会了。

正如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预料的那样，他们没有看到飞行器回来。他们得出结论，大爆炸一定在高层空气中发生了。从此，再也不会听到有人谈论工程师罗比尔和那架他和同伴们一起制造的神奇的机器了。

现在，只须等待时机返回美国。然而航海家们很少光顾查塔姆岛。整个八月就这样过去了。逃亡者们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逃离了一座监狱，又跨进了另一座。两者中，弗里科兰还是觉得在地上过得好些。

九月三日，终于有一艘船到查塔姆岛来补充淡水了。读者可能没有忘记，在费城遭到绑架时，普吕当大叔随身带着几千美元纸币，——这些足以支付返回美国的费用了。普吕当大叔、菲尔·埃文思、还有弗里科兰，向为他们作了最恭敬的表演的崇拜者们致了谢，然后登船前往奥克兰。他们对外人只字不提自己的遭遇。两天后，他们到达了新西兰首都。

在那儿，一艘太平洋远航轮同意接受他们为旅客。九月二十日，经过最愉快的航行之后，“信天翁号”的幸存者们抵达了圣弗兰西斯科。在船上时，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来历

守口如瓶，而既然他们付了充足的旅费，一位美国船长是不会去多问他们这些事情的。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以及听差弗里科兰在圣弗兰西斯科搭乘太平洋铁路的第一班火车，于二十七日到达了费城。

上面就是逃亡者们逃脱飞行器和离开查塔姆岛以后发生的事情的扼要叙述。也正是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主席和秘书能够在这天晚上在稠密的人群簇拥下来到办公室就座。

然而，他们俩都从来没有这样平静过。看他们的样子，好象在六月十二日那次难忘的会议之后，没有发生任何事件。这三个半月好象在他们的生活中根本不存在一样。

第一阵乌拉的声浪过去了，两个人脸上没有露出一点激动的表情。普吕当大叔戴上帽子开始讲话了：

“尊敬的公民们，会议现在开始。”

会场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为，如果说这次开会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性，那至少它由于是普吕当大叔宣布开始和有菲尔·埃文思到会而显得与往常不同。

主席等热情的欢呼和鼓掌平静下来后接着说：

“先生们，在上次会议中，赞成把螺旋桨安在我们的‘前进号’飞艇前部（“听呵，听呵！”有人在喊。）和赞成安在尾部的会员之间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听众都露出惊讶的神色）然而，我们找到了使前部派和尾部派取得一致的办法。办法是这样：安两个螺旋桨，吊舱两端各安一个！”（会

场里鸦雀无声，大家都惊呆了。）

然而，讲话到此结束了。

是的，仅此而已！关于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怎样被绑架的，关于“信天翁号”和工程师罗比尔，关于旅行经过，怎样脱离险境，关于飞行器的现状，它是否仍在天上跑来跑去，是否还需戒备对俱乐部成员新的报复行为，关于这一切，只字未提。

全体气球主义者当然都想问一问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但看到他们神色异常严肃，扣子扣得齐齐整整，那么最好还是尊重他们的态度吧。当他们认为适宜的时候，他们会讲的，那时听他们讲述这一切将是多么荣幸！

再说，这个谜团中或许有些不能暴露的秘密。

这时，普吕当大叔在韦尔顿学会会议迄今没有过的沉静气氛中说：

“先生们，现在需要我们去做的，只有完成担负着征服空间重任的‘前进号’的制造工程了。——会议到此结束。”

十八

这章没有结局地结束了“信天翁号”真实的故事

翌年四月二十九日，即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大出人们意料地归来之后七个月时，全费城沸腾起来了。这一次和政治可毫无关系。既不是竞选，也不是集会。“前进号”飞艇在韦尔顿学会的关心下，终于竣工了，即将充进它的自然元素。

驾驶员是在这个故事开头提到过的著名的哈里·乌·廷德，他还有一名助手。

乘客是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难道他们不配得到这个荣誉吗？他们不应该亲自出马来驳斥所有基于“重于空气”原理的飞行机器吗？

然而，在过了七个月之后，他们对于历险的经过仍然一点也不肯透露。弗里科兰尽管很想吹一吹，但毕竟还是没有提起工程师罗比尔和他神奇的机器。大概，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作为坚定的气球主义者，不愿谈论飞行器

或别的飞行工具。只要“前进号”气球没有在空中运行工具中独占鳌头，他们是绝不接受航空家的发明的。他们始终不渝地认为，而且愿意永远认为，飞艇是真正的空中交通工具，未来只属于它。

再说，他们狠狠地报复了的那个人——他们认为自己做得很公正——已经不在人世了，伴同他的那些人也没能活下来。“信天翁号”的秘密已经被深深埋葬在太平洋底了。

至于说工程师罗比尔在茫茫的太平洋中有一个基地，一个可供休息的小岛，暂且那还不过是一种假设。不管怎么说，两位同行将留待以后再去决定是否应对这个小岛作些调查。

韦尔顿学会长期以来精心筹备的这次伟大的试验终于就要进行了。“前进号”是迄今发明出来的航空艺术中最完美的型式——就象航海艺术中的“坚强号”和“美佳号”。

“前进号”具备飞艇的一切优点。它的自重使它可以上升到气球所能达到的最大高度；——密封度使它可以在大气中无限停留；——坚固性使它可以经得住任何气体膨胀和风雨袭击的压力；——性能使它具有相当可观的提升力，能够提起一整套电动机器，这套机器将把迄今为止发明出来的空中运动的最强动力输送给螺旋桨。“前进号”的外型是便于水平移动的长圆形，平台式吊舱与克莱勃船长和勒纳尔船长的相仿佛，舱里装有驾驶员所需的各种工具，物理仪器，缆绳，锚，导索，等等。此外，还有赋予飞艇强大的机械力的干电池和蓄电池。艇的前部装有一个螺旋桨，尾

部也装着一个，还有一支舵。但是，“前进号”上机器的效率恐怕比“信天翁号”的要差得远。

“前进号”充上气以后，被运到费尔蒙公园的林间空地上，就是飞行器曾经停过几小时的地方。

无须说明，它的提升力是由最轻气体提供的。照明用煤气的浮力仅为每立方米七百克左右——这只能打破和周围空气的平衡状态；但氢气的浮力则可以达到一千一百克。用著名的亨利·吉法德的仪器按步骤制得的纯氢气被充进了巨大的气球。因此，既然“前进号”的容气量达四万立方米，气体的浮力就是四万乘一千一百，即四万四千公斤。

四月二十九日早上，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十一点刚过，巨大的飞艇就在离地面几英尺的地方摆动，只待跃上天空了。

天气实在是好极了，就象是特意为这次重要试验安排的。总的说来，如果和风再大一点，情况会更好，因为那会使试验更具结论性。其实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气球在平静的空气中是可以驾驭的，然而，在流动的空气中，则是另一回事，所以试验应在后种条件下进行。

到底还是没有风，也没有要起风的迹象。这天，极其偶然，北美洲根本不准备从它取之不尽的风雨仓库中把一场可怕的暴风雨送往西欧。这样的天气对于飞行试验是再好不过的了。

还需描述那聚集在费尔蒙公园的人山人海吗？——大批火车把周围各州好奇心胜的人都卸在了宾夕法尼亚州的

首府；还需讲述工商界都停了业，以便使人们能来观看这一伟大的场面吗？老板、职员、工人、男子、妇女、老人、孩子、国会议员、军队代表、法官、记者、当地的白人和黑人都挤到林间开阔的空地上来了；还需描绘嘈杂的人群中的激动气氛，难以解释的举止和使人群吃惊、骚动的一阵阵拥挤吗？还需计算当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出现在挂着美利坚国旗的飞艇下方的吊舱上时，四周象放焰火一样爆发出的连声喝彩吗？还需说明大多数好奇者不是来看“前进号”而是来瞻仰使旧大陆对新大陆羡慕不已的这两位人士吗？

怎么是两位，不是三位？怎么没有弗里科兰？那是因为他觉得“信天翁号”一役已足以使他出尽风头，他谢绝了跟随主人的荣耀。因此，欢迎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的狂热呼声，根本没他的份儿。

不消说，在林间空地中央用绳子和木桩围起来的专用席中，那个著名团体的成员一位也不少。这里有特鲁克·米尔纳，巴特·芬，威廉·特·福布斯，他还用手挽着他的两个女儿——多尔小姐和玛特小姐。他们都采用出席盛会这一事实本身证明，什么也永远不能使“轻于空气”的支持者分开！

十一点二十分左右，一声炮响，宣告最后的准备工作完毕。

“前进号”只等信号一发就起飞。

十一点二十五分响起了第二声炮响。

“前进号”被网绳拉着，在林间空地升高了十五米左右。这吊舱升到了无比激动的人群头上。普吕当大叔和菲

尔·埃文思站在吊舱前部，把左手放在胸前——这表示他们和在场的人们心心相通。然后，他们把右手指向天空——这意味着迄今为止最大的气球将占领空间领域。

于是十万只手放在十万个胸前，另外十万只手指向天空。

十一点三十分，第三声炮响了。

“全部松开！”普吕当大叔庄严地喊道。

于是，“前进号”“威严地”升起来了——这个副词是经常被用来作航空描写的。

多么壮观的场面！仿佛一艘巨轮刚刚驶离了船台。这难道不是一艘驶向空中海洋的巨轮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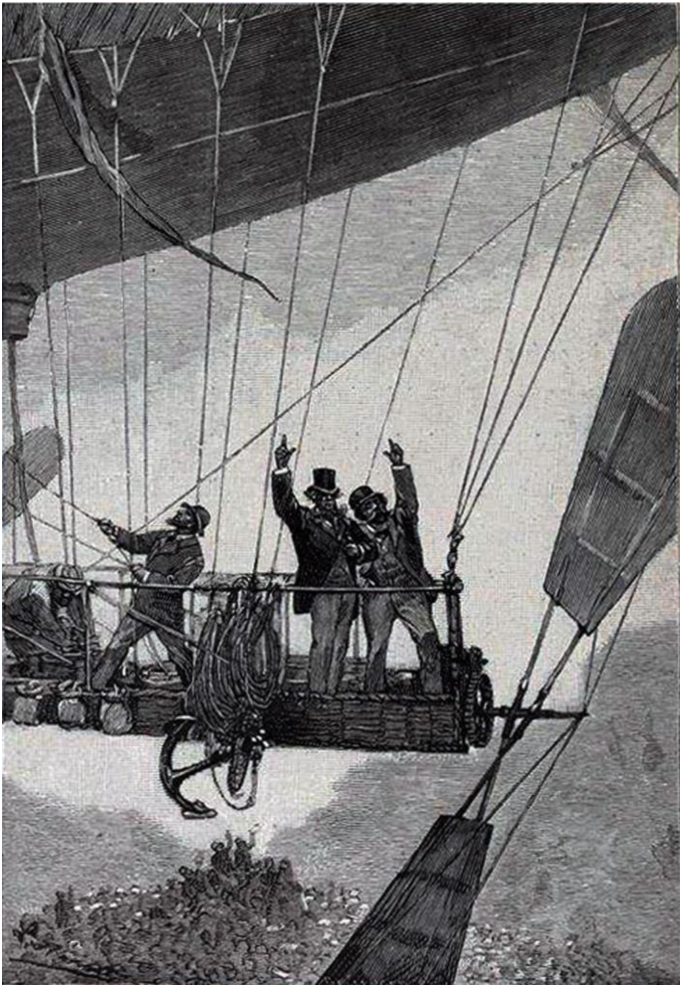
“前进号”笔直地上升——这证明空气绝对平静——在两百五十米的高度停住了。

在那里，它开始水平移动。“前进号”在两个螺旋桨的推动下，以每秒十米的速度迎着太阳飞去。这是鲸在水中的速度。将它和那种北方海域里的巨兽相比，倒没什么不恰当，因为它的形状和那种巨大的鲸目动物一模一样。

又一阵乌拉声向灵巧的飞行者们飞去。

接着，“前进号”在舵的作用下，做出各种飞行动作！环绕，斜飞，直飞。它转小圈，前进，倒退，以便让反对派对气球的可驾驭性彻底折服——如果真有反对派的话！……如果真有反对派，也早被撕成碎片了。

可是，为什么进行如此壮观的试验时，竟连一点风也没有呢？真令人遗憾，否则公众会看到“前进号”表演各种飞行动作，或是象逼风行驶的帆船那样斜着偏飞，或是象蒸汽



“前进号”“威严地”升起来了。

船那样逆风行驶。

这时，飞艇在空中又上升了几百米。

人们领会了这个动作的意图。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要到更高的空中去寻找气流，以便使试验进行得更全面。这也是为了表明，类似鱼鳔的、可以用泵充进一定量气体的内部充气系统能够使飞艇垂直移动。上升时，无需扔掉重物；下降时，也无需放掉气体。然而，气球上半部还是安着一个阀门，以备不得已时紧急下降之需。总之，用的都是已经为人类所掌握的系统，但却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

“前进号”此刻沿直线上升。它巨大的体积在人们眼里逐渐缩小，好象是由于光学的作用似的。这可真是新鲜事，巨大的鲸鱼渐渐变成了鼠海豚，过会儿还会变成普通的鮈鱼，观看的人们望得颈椎都要折断了。

“前进号”不停地上升，到了四千米的高度。但是，天空是这么晴朗，一点雾也没有，所以，在地面上始终能看见它。

然而，它始终保持在林间空地的上方，仿佛有几条线从不同方向扯着它似的。即使一口巨钟罩住大气层，也不过平静如此。在现在的高度和在别的任何高度上都没有一丝风色。飞艇在运行中，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因为距离太远，它显得很小，仿佛人们是在望远镜的小头中看到它的。

突然，人群中传出一声叫喊，紧接着是十万声。所有的手臂都指向地平线上的一点，这点，是在西北方。

蓝天的深处，出现了一个移动的物体，这物体在靠近，在变大。是一只鸟在高空振翅飞翔？是一颗轨迹斜切大气层的流星？反正它的速度极快，而且肯定它要从人群上空

经过。

一种猜测象电一样闪过所有的大脑，遍及整个空地。

好象“前进号”也看到了这个奇怪的东西。它肯定觉得受到某种危险的威胁，因为它正加快速度向东逃去。

人们明白了！十万张嘴重复着一位韦尔顿学会成员吐出的这个名字：

“‘信天翁号’！……‘信天翁号’！……”

果然是“信天翁号”。罗比尔又出现在空中了。它正象一只巨大的猛禽朝着“前进号”扑去！

九个月以前，飞行器被炸毁了，螺旋桨被炸折，平台断成了两截。要不是工程师惊人地镇静，改变了前螺旋桨的旋转方向，把它变成了提升螺旋桨，“信天翁号”的全体船员都会由于急速下落而窒息死去。然而，如果说他们脱逃了被窒息的命运，罗比尔和他的同伴们又怎么没溺死在太平洋呢？

这是因为平台的碎块、推进器桨翼、舱房的隔板，所有“信天翁号”剩下来的这些东西集成了一堆残骸。如果受伤的鸟掉进波涛，它的翅膀还可以把它维持在水面上。罗比尔和他的人先在这堆残骸上度过了几个小时，然后又乘上了在洋面上找到的橡皮艇。

上帝——据那些相信上天对人间事物的安排的人认为，偶然——据那些不信上帝的人认为，来搭救遇难的人们了。

天亮后几小时，一条船发现了他们，在海上收容了他们。不仅收容了罗比尔和他的伙伴们，还收容了漂在水面

的飞行器的残余部分。工程师只说他的船撞沉了，对方也并没有强求他说明身份和姓名。

这是一条英国的三桅船，利物浦的“两个朋友号”。它驶往墨尔本，几天后便到达了。

罗比尔知道他们是在澳大利亚，离 X 岛还很远。必须尽快返回那里去。

工程师在船尾舱楼的残骸里找到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这使他可以供给同伴们的一切需要，不用求助于任何人。到墨尔本后不久，他买到了一条一百吨左右的双桅纵帆船。就这样，精通航海的罗比尔回到了 X 岛。

他只有一个确定的念头，一桩心事：报仇。但是要报仇，必须重造一个“信天翁号”。对于造过一个的人来说，这毕竟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他们利用了和其它碎片一起装在双桅船上运回来的旧飞行器部件，包括两部推进器，重造了机械部分、干电池和蓄电池。总之，八个月后，工作完成了。一个和被炸毁的那个一模一样、同样强大有力、同样快的新“信天翁号”可以起飞了。

想不到船员还是原班人马，这些人对韦尔顿学会，尤其是对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都怒不可遏。这一层，无需多说也可以理解。

四月初，“信天翁号”离开了 X 岛。飞行中，它不愿被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发现。因此，它几乎始终是在云层中飞行。到达北美上空后，它挑选了西部平原一块荒凉的地方着了陆。在那儿，工程师严密隐瞒姓名，打听到最使他高兴的消息：韦尔顿学会将要进行试验，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

文思造的“前进号”将于四月二十九日在费城起飞。

这正是罗比尔和他的同伴们无时不在寻找的报仇的绝好机会。“前进号”逃不出可怕的复仇，将证明飞行器优于一切飞艇的复仇！

正因如此，这一天，“信天翁号”象秃鹫一样从高空冲下来，出现在费尔蒙公园的上空。

是的！正是“信天翁号”，连从来没有见过它的人也很容易认出来！

“前进号”一直在逃。但它很快明白了：靠水平飞行，永远也逃不掉。因此，只有垂直逃跑去寻求生路。不是要靠近地面，因为飞行器会挡住它的去路，而是上升到可能受不到攻击的高空去。这很危险，但却很合乎逻辑。

但是，“信天翁号”也开始跟着它上升。它比“前进号”小得多。这象是箭鱼在追被它用箭刺伤了的鲸鱼，鱼雷在奔向将被它一下子炸毁的巡洋舰。

下面的人们看得清清楚楚，不由得都焦虑起来。不一会，“前进号”升到了五千米。“信天翁号”随着它上升，在它两侧盘旋，围着它兜圈子，圈子的半径一圈比一圈小。它一跃就可以把对手撞坏，把那脆弱的皮囊戳破。那样，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就会可怕地摔下去，跌得粉身碎骨！

观众们吓得出不来声音，他们呼吸急促，被看到有人从那么高掉下来的恐惧心理所攫住。这种心理压迫着胸膛，使他们两腿发软。正在酝酿着一场空战，连海战中的得救希望都没有的空战——这是第一次类似的战斗，但大概不会是最后一次，因为，进步是这个世界上的一条规律。“前

进号”上挂着美利坚国旗，“信天翁号”也悬挂着旗帜，那是一块薄纱，上面缀有星星和征服者罗比尔的金色太阳。

“前进号”企图继续上升以摆脱它的敌人。它抛掉了艇上的重物，又跃上去一千米。这回，它在空中只不过是一个点而已了。加大螺旋桨的速度、始终跟着它的“信天翁号”，现在已经看不见了。

突然，地面上响起一声惊叫。

“前进号”明显变大了。“信天翁号”再度出现，随着它在下降。这回飞艇是在往下跌。气体在高空过度膨胀，胀破了皮囊，气球瘪了一半，正在迅速向下摔。

这时，“信天翁号”减低了提升螺旋桨的速度，在匀速下降。它在离地面一千二百米的高度上，追上“前进号”，靠了上去。

罗比尔要结果它吗？……不！……他来营救，他要救出飞艇上的人！

“信天翁号”行动十分灵巧，“前进号”的驾驶员和他的助手跳到了飞行器的平台上。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难道拒绝罗比尔的救援、拒绝被他救出去吗？他们真能那样做！但工程师手下的人朝他们扑过来，强迫他们离开“前进号”，上了“信天翁号”。

然后，“信天翁号”躲到一边，在空中停了下来。已经泄光了气的“前进号”落在森林中的树上，象一大团破布挂在半空中。

地面上笼罩着可怕的沉默。仿佛所有胸膛里的生命都停止了似的。许多眼睛都闭上不愿看这场空前的灾难。

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又成了罗比尔的俘虏。他既然又抓住了他们，是不是要把他们再次带往谁也没法追踪的空中？

可以这样想。

然而，“信天翁号”并没有升往高空，而是继续朝地面降下来。它要着陆吗？人们这样想着，纷纷后退，在空地中央给它让出一块地方。

激动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信天翁号”离地面两米停住了。随后，在一片沉默中响起了工程师的声音。

“合众国公民们，”他说，“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又落入了我的掌握之中。我可以行使复仇者的权力，把他们扣下。但是，看到‘信天翁号’的成就在他们心中引起的情绪，我明白了这一点，对于征服空间将导致的重要革命，人们的思想状况还没有作好准备。普吕当大叔和菲尔·埃文思，你们自由了！”

韦尔顿学会的主席和秘书，驾驶员和他的助手一纵身便跳回到地上。

“信天翁号”随即升到了人群上空十米左右的地方。

然后，罗比尔接着说道：

“合众国公民们，我的试验做完了。但是我认为，今后什么事物都不应过早成熟，进步本身也是这样。科学不应超越习俗。应该进行的是演变，而不是革命。一句话，应该水到渠成。今天，我想来消除利益上的矛盾和分歧，但我来得太早了。各民族实现联合的时机尚未成熟。

“因此，我走了。我把我的秘密也带走。但是人类不会失掉它。等有一天，人类有了相当的教育，可以从这秘密中获益；有了相当的理智，不去滥用这秘密，那时，这秘密就属于他了。再见，合众国公民们，再见！”

“信天翁号”用它的七十四个螺旋桨拍击着空气，由两个推进器推动着，在一阵暴雨雷鸣般的乌拉声中——这次是赞赏的欢呼——消失在东方。

两位同行以及韦尔顿学会的全部成员感到自己深深受到了侮辱，他们做了唯一可以做的事：回家去了。而突然改变了倾向的人群则要报以最辛辣的讥讽，这正是此时所需要的！

现在，再回到这个问题：“这个罗比尔是谁？将来有一天会知道吗？”

今天就可以知道了。罗比尔是未来的科学，也许就是明天的。这是未来的所在。

至于“信天翁号”，它是否仍然在大气层中——这个谁也不能从它手里夺走的领域中——遨游，这一点是不应怀疑的。征服者罗比尔会象他说的那样，有一天重新出现吗？会的！他一定会来提供一次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上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的发明的秘密的。

至于空运机器的未来，它属于飞行器，而不属于飞艇。

征服天空的事业终将属于那些“信天翁号”！

征服者罗比尔
〔法〕儒勒·凡尔纳著
何友齐　陶　涤　译
何 友 齐 校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7.25 印张　2 插页　120 千字
198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8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册　定价 1.10 元

书号　10009・856
定价　1.10 元

读书中文网
www.dszw.net

观者扫描、OCR、一校
2018 年 1 月 18 日星期四
13 时 47 分

观者二校
2018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三
10 时 43 分 33 秒

观者 QQ：113946397
觉得书好，请扫码支持观者，数额随意。

推荐使用微信支付
观者（*彤）
微信支付

支付宝 ALIPAY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
拨打95188-6，为您寄送收钱码贴纸